

人間

八個活了一百歲的人

珍貴照片27張
J.C.Kinkley :

沈從文 和湘西風土

鍾俊陞大陸紀實

畚族：神話和民藝



FUJICOLOR



色彩就是富士

就像七彩顏料
富士軟片詮釋色彩

繽紛的色彩
不是顏料的專利
鮮麗的風景
也不只單純的在畫布上活躍……

將自然界最美的色彩
盡收眼底
富士軟片，正是繽紛色彩的最佳詮釋

富士彩色軟片

代理商
恆昶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公司：台北市吉林路20號(02)537-1166(2000)
台中營業處：台中市文心路三段143號(04)2555123
高雄營業處：高雄市民權一路970號之2號(07)342111

Pfizer

有其父，必有其子

輝瑞針對大人，小孩營養所需，分別調製保健配方

兒童保健配方—— Viterra維他力美味片

- 病中病後，亟需補充營養。
- 及偏食所引起的維他命缺乏症。
- 輔佐膳食中維生素不足。



維他力*
美味片
Viterra*
TASTITAB



成人體力恢復—— RoeriBeC羅力倍膠衣錠

- 體力透支，營養補給。
- 偏食少吃，營養不足。
- 體質虛弱，發育不良。



羅力倍*
膠衣錠
RoeriBeC*
F.C. TABLETS

省衛藥廣字第7605015號

Pfizer

輝瑞大藥廠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敦化北路205號10 F (金融大樓)
TEL: (02) 713-1323

*註冊商標
詳細資料備索

輝瑞大藥廠關心您全家大小的健康



在閤家團圓慶新年的喜悅日子裡，味丹企業
以最虔敬的心意——

感謝您的愛護！恭喜您心想事成！

特別推薦您暢銷世界的味丹味精！

- 味丹關係企業在味精製造經驗方面，累積了三十餘年的時間；而在設備與技術方面，也是全世界最新穎、最進步的工廠之一。因此近年來味丹味精能廣受世界各國喜愛，外銷量不但佔全國出口第一位，同時也佔全世界出口量的第一位。
- 在國內最近也逐漸受到食品業界及美食專家的讚賞，廣為購用。
- 味丹企業是榮獲國貿局連年外銷績優廠商殊榮的世界性的信用招牌。
- 味丹企業是少數榮獲經濟部頒發以「自有商標產品」暢銷國外之績優廠商之世界性品牌。

產品項目

速食麵類：味丹一品系列／牛肉麵、爌肉麵、素食麵、海鮮麵。
味丹A系列／排骨雞麵、香辣牛肉麵、乾麵、鴨肉冬粉、素食麵。
味丹麵系列／味丹麵、鮮蝦麵、牛肉麵、沙茶麵、素食麵。

調味品類：味丹味精、味正味精、味友味精、味豐味精、東海味精。

調理食品類：紅燒牛肉、咖哩牛肉。

飲料類：綠力運動飲料、阿思8樂運動飲料。

健康食品類：東海綠藻、東海藍藻。

*** 味丹味精正舉辦雙重大贈獎活動，箱箱附彩券，包包可對獎！**

味丹企業公司

總公司：台中縣沙鹿鎮興安路65號
電話：(046) 622111(十線)

台北辦事處：台北市復興南路1段127號14樓
電話：(02) 7521621(代表)

魅力新獻 · 舉世信賴

KENNEX
讓您
穿出新時代風采



詩人自一粒砂子
看見了世間和宇宙的奧微與浩瀚
我們在水裡
認識了生命和自然的豐饒與神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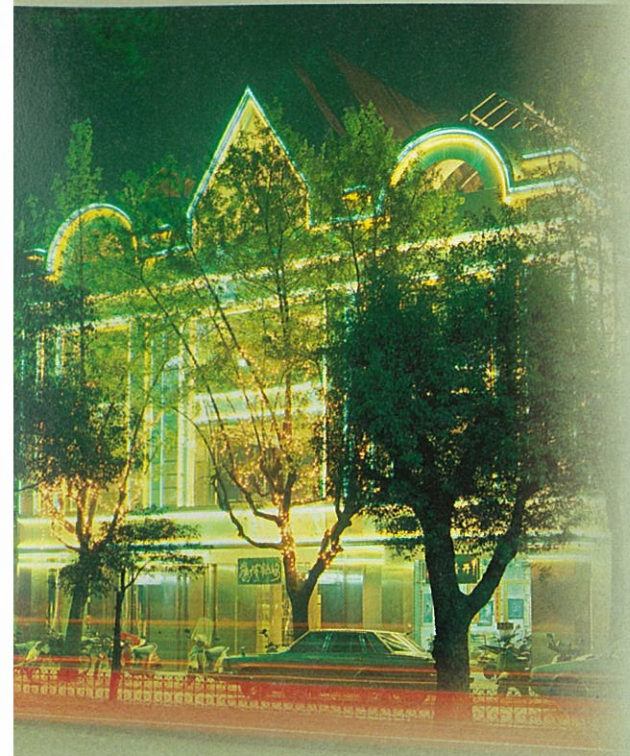
肯尼士運動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中縣潭子鄉樂林村祥和路33號 電話：(045)338507~8
台北分公司：台北市南京東路四段51-1號 電話：(02)7181320~1
高雄分公司：高雄市七賢二路181號 電話：(07)2821809
全省專賣店
台北 長春路77號(02)5433256 / 南京東路四段51號(02)7122883
臺南街3號(02)7414784 / 信義路四段141號(02)7063141
台中 中山路83號(04)2264735 / 經光路62號(04)2220834
雙十路一段6-14號(04)2118017
台南 立人路3號(06)2214072 · 高雄 七賢二路181號(07)2821809
全省各大百貨公司及體育用品店均售
團體訂貨免費專線：080-451000

繁榮漁牧經濟 · 豐富人類營養
請珍愛我們的大自然水資源



漢洋企業機構
THE HANAQUA GROUP
地址：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320號11F
電話：(02)752-3595
傳真：(02)781-4681
電報：24041 STCHIANG

水產養殖 / AQUACULTURE
養殖規劃 · 飼料供應 · 產品行銷 · 經營服務



綿綿舊情見心意

現代都市
最後的夢幻國土

科幻 宗教 森林 燬滅

登現艷
再度展現創作神采

舊情綿綿

現代啓示錄

舊情綿綿咖啡館
忠孝店／台北市仁愛路四段35巷42弄4號
電話／7766740-4
中山店／台北市中山北路三段51號之3
電話：／5928366-7

現代啓示錄
地址／台北市建國北路一段146號
電話／5372820・5637804

發行人／陳永善(陳映真)
編輯總顧問／高信疆(高上秦)

人間

28

社長／王拓
編輯顧問／高信疆 詹宏志 蔣勳
林懷民 吳靜吉 黃春明
郭楓 尉天聰 王禎和
張照堂 阮義忠 蘇俊郎
關曉榮 吳嘉寶 林俊義
王鑫 徐國士 韓韓
馬以工 梁正居

編輯部
總編輯／陳映真
文字編輯／陸傳傑
圖片編輯 蔡明德
攝影採訪／廖嘉展 李文吉
顏新珠 賴春標 蔡雅琴
文字採訪／藍博洲 曾淑美
王墨林
特約採訪／陳列 林柏樑 鍾俊陞
資料管理／李翠瑩
管理部
經理／王拓
副理／曾伯堯
發行副理／廖為民
辦事員／郭娟靜 戴銀芬
廣告部
代表／陳映三 吳明達
黃曼娜 陳瓊姬
出版部／姜靜繪 賴明烈 陳世昌
會計部／吳文娜
美術構成／蔡雅松
美術協力／凌鈺

讀者信箱

關心社會，愛及動物

您好！我們是一群愛護動物的學生，在近期的《人間》雜誌上看到貴社對於「高老太太和她的七十隻野狗」這篇報導，深感佩服，如果社會上能多一些像高老太太及貴社般善心的人士，那麼天下的生物會受到更多憐惜。

我們想知道，這一篇報導引起了多少迴響？而我們更想請教您們是否可幫高老太太解決問題？畢竟這樣的捐款也只能給予那些被唾棄的貓狗暫時存活，有沒有可能將狗兒梳洗整理，再轉送給其他愛狗的人？或者請來獸醫將母狗動點手術，不致於再加重高老太太的負擔。

一群愛貓狗的學生 堅持反核立場

我的新書「核能發電被曝列島」已經在（1987年）12月17日全日本發行。我在採訪時，其中有一部份受到你們《人間》很大的協助，再次向你們致謝。

不論如何，核能發電絕無可能為人類帶來和平與安全。今後我一定貫徹反對核電和一切核能的工作立場。最近，日本有些醫學院的學生開始關心核能曝害的問題。日本的社會，好像稍稍在轉活的樣子。

《人間》雜誌的存在，對我也是一種重大的精神支柱，希望你們繼續發表優秀有力的作品。最近有十幾個學生要來我家過新年。我們要使這個聚會也變成以全新的精神，在未來一年中為報告攝影全力衝刺的誓師大會呢……

日本 樋口健二 隱形的省籍觀念界線

我自幼生長在東部一個小鄉鎮上，村子裡的山上住著原住民，平地則雜居有客籍人士，閩南人士及一些

榮民老兵，平時上街買東西，國語、客家語或閩南語因對象的不同，才有區別，所以一直都沒有特別的省籍觀念。

直到北上求學、工作及嫁到南部，才漸漸發覺到小小一個台灣，在近幾年內，語言和省籍已被清楚劃分；閱讀了第27期《人間》的《海峽兩岸的客家人》更是予人一種強烈的感受。

我是客家人，但我也會說閩南語，而卻支持已被認同了數十年的國語。且不管立法院內曾經引起的語言紛爭是不是兩黨之間對立的一種工具，或是所謂「福佬人」對「客家人」的壓迫是不是屬實，我贊同鄉土語言的存在，但更希望有文字，且通行已久的國語能更為推廣。

《人間》對社會、環境、人性深入的探討，讓讀者閱之心中掠起一陣悲哀後的溫馨，雖然台灣目前存在的許多問題皆與政治有關，但仍由衷地希望，人間能夠儘量拋開政治的陰影，為眾讀者揭開更多值得探討的社會百象，並做有建設性的建議，好讓台灣人民生活得更充實、更滿足，而不再只是徒增一股無奈的鼻酸。

讀者 葉惠雲

「森林保育」只掛在嘴邊嗎？我是人間雜誌的忠實讀者，在看了《為丹大林區伸冤》的報導後，心情非常激動。看到那一片片的國寶——的被竊奪，而外銷到日本，心中也起了疑問，森林保育不是最近我們常掛在嘴邊的嗎？

最近兩次帶隊上七彩湖，一次是76年11月12日，一次是77年元月1~3日，從卡車司機口中得知最近林務局包給包商砍伐的林地，因包商砍錯林帶，而遭林務局禁止砍伐的處

分。原來事實是由富有正義感的《人間》所揭發出來的黑幕之後才被禁止，據山胞卡車司機所說，廿年前丹大林區即已砍伐，到現在已有廿二年頭以上了，在10林班有大片高麗菜田，9林班旁邊的森林已被砍光了，它的坡度大概有60度以上；8林班，海天寺旁上七彩湖的林道已有2600公尺以上，一大片森林也被砍光，光禿禿什麼都沒有，只留下樹根在哭泣。

7林班丹野農場，在卡社溪底，沿著路旁走下去需要30分鐘腳程的時間，整片都被砍伐，變為高麗菜田，其坡度應有45°以上，溪底那一片菜園，還植有康乃馨，所以其稱為「丹野農場」。在八林班旁一間小屋，聽說是私人的，常辦「丹野農場之旅」溪底釣鱒魚。鱒魚現為稀有國寶應是不可以垂釣的。

而且近來，經過上次民生報那一次「丹野楓紅」的報導之後，很多國人假日時都安排往丹野農場渡假，造成溪底垃圾泛濫，很多人在溪底烤肉，飽食之後將免洗餐具、塑膠袋往溪底丟，讓人看了好傷心。而且具卡車司機說，第九林班對面山可能是十七林班吧，那裡台灣國寶「紅檜」最多，最近還在砍伐，一支好的檜木，第一手交易就是百萬，再運到嘉義處理，然後銷到日本。利潤太高了，難怪會有不法情事發生。

很感謝《人間》雜誌正義的呼喊，這裡謹就個人所見到的一點愚見陳述，希望對於森林保育有所幫助，也希望你們繼續深入報導這片被砍傷的森林，為台灣保留一片美麗的森林而努力。我支持你們的做法，下次有再帶隊上山，再拍一些照片給你們，希望有些許幫助。

讀者 張崑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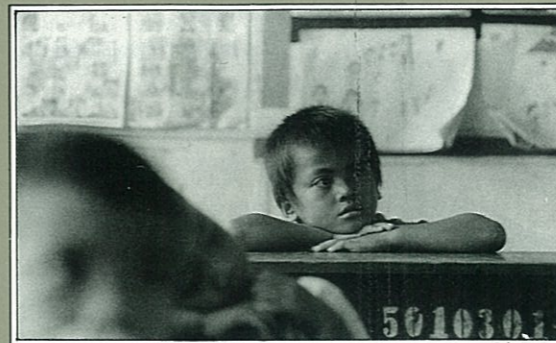
編輯室手札

沈從文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上，不論在藝術上、思想上、政治上，都是個極為獨特的存在。這個獨特性，除了來自於作家獨特的性格，也來自他奇特的冒險家、執袴、軍閥幕僚的家庭；來自他生長的，充滿了最粗獷的生命力、巫術、貧困和神祕的湘西老家；以及漢苗雜處，漢苗混血的湘西人間風土。沈從文的生命、思想和藝術，受到湘西中心主義，或者湘西地方主義的濃重影響。他為中國創造了一個類似福克納的美國南方的、文學的烏托邦，使湘西的地方異色，在中國現代文學上成為一個獨特的象徵、隱喻和一個自主、豐盛的王國。美國聖約翰大學副教授傑夫·西·金克來（Jeffrey C. Kinkley，華名金介甫），以他長年的研究，和深入中國大陸對沈從文所做密集的採訪，寫成了《沈從文和他的「家鄉論」》，並提供大量沈從文早期、晚期照片，從中精挑了27張，在本刊發表，這是近年來台灣有關沈從文文學最為深入的論述，也是沈從文最豐富、完全的照片集（頁22）。

鍾俊陞大陸採訪報導，長期以來，受到廣泛讀者的關注與愛讀。這一期，我們刊登鍾俊陞大陸採訪旅行最富戲劇性的發現，他在福建泉州安溪官橋善壇外山厝的祖家發現他竟是我國東南沿海分佈最廣的少數民族——畬族！他以豐足的照片，為我們報導了畬族人民的歷史、傳說、服飾、生活與風土（《我原來是個畬族人！》頁95；《斗笠·鳳凰頭·畬姑娘》，頁108）

農業問題，一直是本刊關心的重點。今年，我們將更把焦點放在台灣農村問題上。林育德和王墨林的《台灣農業的怒吼》（頁，66）對於這次四十年來頭一次「農民運動」，做了生動的現場報告。

報告攝影家關曉榮的蘭嶼系列，進入了高潮。討論蘭嶼對台灣的「邊陲」性政治、文化、經濟關係的《漢化主義下的蘭嶼教育》（頁，126），揭露了台灣漢族中心主義下，對蘭嶼文化、教育與社會的嚴重歧視。



所造成的加害構造。

接連好幾期，《人間》雜誌對數十年嚴重破壞、荒殆之自然森林和林務，提出了來自現場的嚴厲控訴和揭發。我們的記者賴春標，目前正以忡忡之憂心，在台灣各地森林山區，進行十分艱苦的查訪和調查。立法院對丹大林區的超限砍伐提出了質詢，但黑幕重重，一片漆黑的台灣林業的驚人內幕，一直沒有受到傳播界和民眾的注意。但有心之人，曾經目睹台灣森林生態寸寸崩潰的人們，也加入了我們追究台灣林政的行列。李剛先生從統計數字指出了台灣造林紀錄上的嚴重偽報與虛構的可能性；廣林先生則從台灣地理地形的特殊性和長年濫伐的結果，駁斥伐林的「必要性」，主張台灣自然森林的現狀，非斷然長期禁伐，不足以力拋台灣森林之全面崩潰，皆情辭動人，證據明顯。關心台灣子孫後代的森林資源的讀者，不能不讀（《森林寥落山半荒》，頁78；《永久禁伐也不為過》頁86）。

《上學做詩人，放學做工人》（頁54），是苗栗濱海的海寶國小一位詩人老師教小朋友寫詩的故事。雖然不算是一個頂成功的文學教育，但卻令人對城市中受盡摧殘的制式教育，形成了反省與批評。

第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生活濃似醞釀·小說淡似清水》；作家施叔青對劉賓雁的精采採訪（該文在中國時報發表時被刪去重要部份）和作家李黎對劉賓雁所做的生動的人像畫，讓讀者從多方向去理解當代中國偉大的報告文學家劉賓雁。

又是一個春節了。人間的同仁們以增頁的特大號，向親愛的《人間》訂戶和讀者滿懷感謝與親人般的感情拜年，祝願您們安康進步，也祝福我們的社會有較好的前景。您的續訂，您的推介，便是對《人間》每一個辛勞的年輕人最好的新春禮物……



封面解說：在大陸上，沈從文幾乎已被人們遺忘了，然而在海外他仍是一名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



12 《人間Album》
攝影 / 撰文 ■ 梁國龍
當您活了百歲以上……
長壽和財富、子孫同被我們中國人視為人生至大的祝福。光是「人瑞」兩個字，就說明我們的社會把超高齡人口當作人中祥瑞。但我遍訪了幾十個活了足足一個世紀的人們，才知道我們的老人尊崇是何等令人吃驚的欺瞞

22 《人間文學》
撰文 / 攝影 ■ 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
沈從文和他的「家鄉論」
沈從文，以他獨特的思想和情感，頑強而孤獨地在激盪的中國現代史中，生活、感受、行動和寫作，為中國湘西和楚文化樹立了斑斕、溫柔、瑰奇而又神秘的傳統……

54 《人間兒童》
攝影 ■ 李文吉 · 撰文 ■ 藍博洲
上學做詩人，放學做工人。
海寶國小童詩人的生活報告
海寶，是一片土質貧瘠的海埔新生地。住民曾投入大量的勞動，但，土地依舊荒廢了。令人驚奇的是：這片惡土竟綻開了童詩的奇葩！



66 《人間農村》
攝影 ■ 林育德 撰文 ■ 王墨林
台灣果農的怒吼！
你可想到吃便宜的美國水果要付多少代價？

78 《保衛森林的緊急呼籲》之一
攝影 / 撰文 ■ 李剛
森林寥落山半荒
試探台灣造林的「無底洞」
從造林業績的帳面上看，台灣造林的面積，遠遠超出伐木面積53萬公頃之多！但是，為什麼全台灣的森林地，極目所及，寥落而荒蕪。



94 《保衛森林的緊急呼籲》之二
攝影 ■ 賴春標 撰文 ■ 呂廣林
永久禁伐也不為過！
一位年青的生態保育工作者對於虛構的「合理砍伐」論提出了有力的批駁……

98 《鍾俊陞大陸採訪專題》之一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我原來是個畚族人！
《祖先來自福建、廣東，盤、藍、雷、鍾四姓的「台灣人」，很可能都是我的畚族同胞喲！》鍾俊陞自豪地說。



108 《鍾俊陞大陸採訪專題》之二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斗笠 鳳凰頭 畚姑娘
小姑娘藍珠釵充滿自信的說：「穿著自己民族的傳統服飾是一種榮耀！我們畚族女子結婚後就一直穿著它。」

118 《鍾俊陞大陸採訪專題》之三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我從大陸採訪回來

122 《人間事》
攝影 / 撰文 ■ 蔡明德
想家，就真回家了…
元月14日上午，「外省人返鄉促進會」，狹小的空間洋溢著一股溫馨的、遊子回家的喜悅。



126 《關曉榮蘭嶼紀事系列》之八
攝影 / 撰文 ■ 關曉榮
漢化主義下的蘭嶼教育
漢族中心主義下的蘭嶼教育，不斷地在生產著蘭嶼人民的挫折、羞辱與絕望……

141 《副刊人間》劉賓雁專號
撰文 ■ 劉賓雁
但願我生命的衰竭
不要來得太快
生活濃似醍醐
小說淡若清水
撰文 ■ 李 黎
我所認識的劉賓雁

本刊圖文版權所有
未經同意轉載者依法追究

出版者 / 人間雜誌社
登記證 / 局版臺誌字第4880號
社 址 /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 話 / (02) 7091920-3
廣告部專線 / (02) 7008113
中華郵政北字第1726號執照
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
印刷所 / 沈氏藝術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發 行 / 雨辰書報社 電話：(02) 3811897
裝 訂 廠：嘉明興業股份有限公司
電 話：2519704
照相打字：宇晨企業有限公司
電 話：7006133 · 7034165

零售 / 新台幣148元
長期訂閱 / 全年新台幣1480元
半年新台幣 750元
歐美全年：(空運) 新台幣2872元
美金102.6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8元
亞洲全年：(空運) 新台幣2644元
美金 94.4元
(海運) 新台幣1900元
美金 68元
港澳全年：(空運) 新台幣2404元
美金 86元
(海運) 新台幣1696元
美金 60.6元

國外經銷處：
加州：長青書局 TEL：818-2849066
芝加哥：士林書苑 TEL：312-2886565
香港：田園書屋 TEL：3-858031

郵政劃撥帳號 / 1008791-0號
國內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
●國內郵資如有調整，國外訂費將隨著調整。
(國外訂費，均含銀行代收手續費)

保護台灣原始森林，您能做什麼？



這是正在全省陡峻的山區查訪台灣原始森林悲傷的創痕的，「人間」雜誌記者賴春標。

省林務局主秘林德勝說，超限「誤伐」，只有丹大山區的一個地方。賴春標跋涉台灣深山查看觀測的結果，却發現偽造標高坡度濫伐，在全省各超限林地所在多有。他更發現了廣大造林地，有帳無木，巨額造林公帑，不知流向何方……

立法委員、調查局、大學生都因賴春標的緊急報告，要深入調查重病、黑暗的台灣林業。國民保衛台灣自然森林的運動，正在形成。

賴春標和「人間」雜誌有決心徹底揭發一團漆黑的台灣林業，不促成全面改造台灣林務政策和機關，誓不罷休。



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雜誌，是對於我們最直接有力的支持，我們的劃撥帳號是 1008791-0 號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本刊兩周年擴大訂戶贈獎 陳素梅·林文寶 分別幸膺頭獎及壹獎

人間雜誌在76年10月、11月、12月當中，舉辦「紀念兩周年擴大訂戶贈獎」活動。三個月來讀者熱情踴躍地訂閱人間，使人間的訂戶數激增，在此我們要表示至誠的謝意！您的訂閱，意味著對人間雜誌的肯定，是對於人間全體同仁莫大的鼓舞。在人間走向第三年的同時，我們將以更深入的製作，做更好的呈現，表達我們的謝意！

「兩周年訂戶贈獎活動」已在77年1月15日由發行人陳映真領頭抽獎完畢，中獎名單如下：



- | | | | | | | | | | | | | | |
|--|--|--|--|---|--|---|--|---|---|--|---|---|---|
| 頭獎(1名):
金肅作品全集
藏版一套
002980陳素梅 | 壹獎(1名):
Fujica Axi
相機一部
002199林文寶 | 貳獎(2名):
各得「自然圖鑑系列」、「科學探索」、「資訊式圖書目錄」一套
001514劉祥麟
002967賴明仁 | 參獎(3名):
各得Fujica HD-S相機一部
002419蕭裕慶
002744巨河傳播
001014樂樂書 | 肆獎(2名):
各得「宇宙的時代」、「油墨技法」一套
001109林佳蓉
001214李德浩 | 伍獎(13名):
各得「倪匡科幻小說全集」一套
001019廖桂芸
001254賴漢財 | 陸獎(50名):
各得藝術造型象棋一套
001314品俊股份有限公司
002616柯淑芬 | 002960H.K.
黃耀光
001346林生芝
002703羅美文
002295李全瑋
001386威東投資股份有限公司
002004張宏寺
002277湯淑英
001071逢甲大學
機械工程學書
002365林怡松
002857沈妙齡
002428王昌齡
002892王啓耀 | 002634中央警官學校犯罪防治系
001246宋克仁
002179孫武
001532許銘輝
002303施錦欽
002770喻麗菁
002533蔡易昇
002088吳孟芳
001064徐士程
002011Mrs. Ellen Deterding
002981施善耀
001283林麗玲
002572李煜耀
蔡甘銘
002657林先生
001976簡淑玟
002688逢甲大學圖書館
002389黃秀蘭
002903蔡家文
002830井口晃
002042洪慧珍
002462洪瑞婷
002162姜靜嫻
002400姜明珠
002458陳慧琴
001307吳昭賢
002077王坤輝
002398陳祐靜
002258李明俊
001433林良雅
002431中國海專
002709林玉體
002799張偉常
001943鄭世宗
002193台南神學院
001366陳昇榮
002766汪正宇
002968許明仁
001511羅清南
001619凌慶揚
001658賴東揚
002580陳秀清 | 002025劉建宏
001287羅冠廷
002420劉乃一
001001王小槐
002089曾東陽
002482盧道杰
002763黃英哲
002749蔡得時
001542陳旭彥
002715梁淑蘭
002527雷文娟
002011Mrs. Ellen Deterding
002981施善耀
002705楊勝吉
002894莊俊忠
002901鍾文清
001056楊伍岳
002658林欽龍
002353李勤棟
002884語言訓練測驗中心
002078楊慧娟
002910陳致和
002896曹維瓊
002855杜宗瑋
001927劉瑛瑛
001256陳在夫
001027山田國史
002874林宜均
001443林世皇
002500董莉娟
001037廖銘利
002867李志明
001284台大農推系圖書室
002379柏楊
001295林震銘
002261楊尚演
001442劉秀倩
002964文化大學地理系
002084高錕長庚醫院
002599林欣穎
002740廖文山
001181陳榮基
002396黃大倫
001953謝牧民
002216許敬惠
002756夏文學
002362陳國斌
002550黃順峰
001365李英芳
001405潘煥堯
002680劉秀珠
002153玉山神學 | 002737簡永珍
002156林麗卿
002637謝金玄
002108王翠華
001252江德政
001983李世農
002382楊寶山
002390林英聖
002509蔡坤龍
002143施敦恩
002581林玉鳳
002451行天宮附設圖書館
002474許芳瑜
001547陳奇昌
002742曾淑惠
002198張慶源
002767林慧蘭
002868王永俊
002351武明福
002962鄭際院
001004省立新竹女中
001003林佳範
002274林金成
001094林仁澤
002056杜政隆
002012王一民
002654中山醫院附設醫院
001290莊金木
002965文化大學中文系文藝組
001193蔡博文
001933中原大學學生輔導中心
002549心 岱
000996潘合妹
001279黎孝先
002342賴元芳
001055李維斯
002269余幸枝
002588陳添益
001269李鎮鏗
001165江天賦
002535杜松輝
002120高坤祥
002925羅明瑞
002367張廷彰
001938錢正宗
001077廖家瑤
001447廖煥華
002225吳敬濤
002846鄭登平
002913洪綺婉
002287王廷俊
002550黃順峰
002045謝懷安
002726鄭大學
002956文化大學韓文組 | 001228蘇惟宏
002642台聯公司
圖書室
001278齊毅雯
002106王翠華
001401陳清瑜
002710莊瑞璋
001529李世倫
002010鄭曉興
002164林碧蘭
002347趙英珠
002096施瓊華
002911李阿明
002022林振安
002864潘榮吉
002957文化大學廣告系
001143PROF. S.
002769伍秋娟
002531王志立
002666舒詩琪
001998洪嘉宏
001362呂進財
002274林金成
001094林仁澤
002056杜政隆
002863王慧中
002720尤瑞鴻
001099鄭重興
002890高馬里
002549心 岱
000996潘合妹
001279黎孝先
002342賴元芳
001055李維斯
002269余幸枝
002588陳添益
001269李鎮鏗
001165江天賦
002535杜松輝
002120高坤祥
002925羅明瑞
002367張廷彰
001938錢正宗
001077廖家瑤
001447廖煥華
002225吳敬濤
002846鄭登平
002913洪綺婉
002287王廷俊
002550黃順峰
002045謝懷安
002726鄭大學
002956文化大學韓文組 | 002020城北聖教會
002337劉燦美
001247工研所勸進會
001396黃太政
001533李宇宙
001929朱秋勇
002221吳素幸
002704蔡伯倫
002352朱文慧
001302岳太實業有限公司
002392劉家泰
002922陳 權
002127楊權州
001993王弘仁
002792鄧明珠
002235蘇品如
001065瑞興商專圖書室
002105張玖珍
001451鍾秉光
002660蔡維恭
002123周慶輝
001244林志吉
002056杜政隆
001265梁偉華
001535陳榮嶼
002667長庚醫院圖書室
001010張明和
001427茂油公司
002869榮大公
002508何雅宏
001160李榮芳
002625余逢宏
002387王司宏
002175劉秋月
002883柯明吉
002853韓怡杉
001038張大勇
001556何美華
002567吳煥興
002023李樂金
001183鄧聖瑋
002726鄭大華
002452呂功利
002361傅祖麟
002568趙善壽
001074申維年
002827陳安定
002130許素朱
001113政大國中 | 001296林榮銘
002564鍾榮華
001530邱淑慧
002444國立藝術學院舞蹈系
002354陳佩君
002132 林惠美
001079汪幼敏
002641羅晴云
002961Y.C.LAM
002852張祺昌
001400陳麗盆
002178陳肇基
002392劉家泰
001063PROF. W.TAY
001239林植城
001048吳美玲
002516吳素君
001541林杰杰
002029陳嘉喜
002583台中國小圖書室
002831許清輝
002056杜政隆
002500思齊圖書室
001435歐湘君
002222黃意淳
001047Mr.ROYCE Hong
001129鄧啟豐
002851黃盛堂
001342黃銘錦
001974蔡美惠
001020李悅源
002575梁世傑
002166陳柏輝
002074陳財部
002286台大第一
001556何美華
002929陳麗娟
002173梁明珠
002232鍾金貞
002567蔡善貞
001996施怡和
001462何文川
001919阮錫山
001084王武忠
002759吳煥興 |
|--|--|--|--|---|--|---|--|---|---|--|---|---|---|

人間雜誌社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當您活了百歲以上……

我沒有見過祖父，卻有一位年紀可以做祖父的父親。因此，從小對於上了年紀的人，感覺特別親。拍攝百歲人瑞，開始是挺偶然的。老人和小孩，最容易引起喜歡拍照的人注意。阮義忠老師看重這個題材，鼓勵我好好拍，我才從戶政上著手，遍訪島上活了足足一個世紀以上的長壽公和長壽婆。

長壽和財富、子孫同被我們中國人視為人生至大的祝福。每年重陽，地方政府總要給長壽老人送匾送禮，還拍個照在報紙上登，表示對人瑞的體制性尊崇。光是「人瑞」兩個字，就說明我們的社會把超高齡人口當作人中祥瑞。但我遍訪了幾十個在地球上活了足足一個世紀的人們，才知道我們的老人尊崇是何等令人吃驚的欺瞞。這些百多歲的老人，十之八九居於貧困、簡陋、狹仄的陋屋，十有七八皆是貧戶，沒有受到合理的營養、醫護上的照顧。有不少的人，辛苦地捱著時間，等待生命的終點。一百年，大清王朝垮了；民國誕生；軍閥割據；台灣割日；武裝和非武裝抗日；製糖會社的剝削；日本臨戰敗時政治和經濟的高壓；台灣光復；土地改革；通貨膨脹和改革；從進口替代工業向加工出口工業轉換；經濟起飛……一個人得活一百年以上才能活著經歷這一切。

是他（她）們活過這一百年。但在他們（她）們生命中殘留的，是生活的艱辛，今昔的嘆息，以及捱著過來的漫長而貧困的晚年。

從戶籍資料看，目前全省有200多個百歲人瑞，分布上以台北居冠。我查訪過的百歲人最高壽是115歲。

女性佔著絕對的多數。在籍貫上，有閩南人、客家人、外省人和山地人。

攝影 / 撰文 ■ 梁國龍

鍾李尾

生於清光緒10年(1884)·今年105歲·住台北市大同區。

鍾老太太在台北市活了一個世紀。一個世紀的台北經歷了大清、日帝、民國三個歷史時代的更迭，市容、區域也有翻天覆地的變化，她卻從一個世紀前活到今天。

她身材高挑，雙手細膩，可以看出當年她是「大家閨秀」吧。



據鍾老太太的家人說：她之所以能活到這麼老，是因為她有一個做中醫的兒子，對她特別的看護、孝順、調養的緣故。家人又說，鍾老太太的娘家是大戶人家，從當時台北城區嫁到這個她住了近百年的大龍峒來。她的丈夫幹的是賣珍花異卉的寬裕營生。在日本帝政下，她的丈夫暗地參加了抗日活動，被日本當局逮捕，嚴刑拷打，終至病死，使鍾老太太早早的就守了寡。

光復那年，她已六十一歲了。今天她對幣值的記憶，依舊還停留在日政時代。有一回，市政府來發放敬老金四千元。當家人告訴她金額時，使她大驚失色。四千元在日政時代，據說大約值今天七、八百萬元。偶然間，如果鍾老太太聽見兒孫談論政治，她總會憂心忡忡地告戒：「日本人聽見了，不得了哦！」



甘黃有

清光緒8年(1882)生·107歲·住
桃園縣大園鄉。

「母啊，我如果也活得像您這麼老，一定連走路的力氣都沒，不在地上爬著才怪。」

今年107歲甘黃有老太太83歲的媳婦說。

「哼，你有本事活到我這年紀？」甘老太說。她78歲的乾女兒問她，「阿娘，您愛吃什麼，我做來您吃。」

「我什麼都愛吃。」甘老太說。

這是兩年前我去訪問甘老太時，甘老太的媳婦和乾女兒說給我聽的。

甘老太和83歲的媳婦、53歲的，因病弱未娶的孫兒住在一起，靠一點點貧戶救濟金過日子，住在海邊偏僻的陋室裡。

最近我又去看他們一趟，甘老太已經病倒在床上。「上回那個後生來看您了。」甘老太的媳婦在她耳邊大聲說。



陳黃阿卻

清光緒13年·(1887)年·102歲·住
桃園縣。

102歲的陳黃阿卻，看來還是神智清明，身體也算健康。我說老阿婆您真健康哪，不料她卻說：「後生人，千萬別活得像我這麼老……」

陳老太太的家族子孫都很孝順她。可是她患氣喘，深以為苦，覺得生不如死。

但是陳老太太卻很健談。活了一個世紀多，她有今昔之比。例如：從前的人想吃卻沒得吃；今天的人有許多東西吃，卻挑食、浪費；從前人和人比較親，現在的人卻對面鄰居不相借問；以前的小孩成天有大人陪，稍大，跟著

大人作穡，早出晚歸。現在的人呀，小孩成天看不見出外上班的父母，稍長，又因為上課補習，也「早出晚歸」。從前的小孩喜歡大人講古，現在的小孩只看電視，老人講古，誰聽？

我們聊得開心，臨走，陳老太太突然拉著我的手，說：「後生人，你這麼有心，特意來看我這個老人，你將來也一定是個五代同堂的百歲公！」

「還有人來看我這老巧婆呀！」她哽咽地說。

我沈默地握著她枯乾的手，看著牆上貼滿了縣政府和鄉公所發給她的敬老獎狀和一幀她笑著和來送重陽禮物的官員合照的照片，感到悲傷。



洪春元

生於清光緒10年（1884），今年
105歲，住新竹市香山。

兩年前他還常出入一座市區的老人公園。那時他已經103歲，也是公園裡年紀最大的一位。有一位經常在公園裡閑坐的老人說洪老爹使其它九十歲的高齡老人也顯得「年輕」多了。

洪先生不但從來不為年齡發愁，還時常向別人誇耀自己的高齡。「我呀，一百零五嘍！」他常得意地說。談論年齡時，要是有人少報了他的歲數，他就會大聲糾正，並且會立刻拿出他隨身攜帶和保存了七年的「敬老獎狀」，用以證明自己的高壽。如果有人想要為他拍照的話，一定得先讓他知道拍照的人完全、充分知道他的高齡，否則他會花很長的時間、很多的話，先讓你知道他確實有多高壽，否則根本無心，也定不下性子讓你為他拍照。

兩年後，在他一位已經八十二歲的女婿帶領下，我再次會見了他。老先生住在四面稻田的舊式三合院。由他兩位七十多歲的兒子照顧他。和兩年前比起來，他的身子已衰敗許多，已經無法再到公園去閑坐了，但健談的個性一如往常，他拉著我的手，仔仔細細的計算和證明他如何已經活了一百多個寒暑……。

鍾陳曲妹

生於清光緒13年(1887)·今年102歲·住苗栗縣·頭份鎮。

白天裡，她常一個人守在一棟寬敞的房子，她的兒子已過逝，孫子們白天全在上班，所以她常常守著空屋直到深夜還沒有人回家。白天她吃孫兒們為她留的飯，有時候她還得簡單自炊。

「沒辦法啊！後生人各個有頭路，總不能把他們綁在家裡伺候我。再說，他們若不做，我也沒得吃啊！」她說。然而活了一百歲的人，依然會感到寂寞的。

因此，當我突然進入她獨守的住處時，她不但不驚懼排拒，還親自倒茶招呼，她一再謝謝我來拜訪她，辭色欣然。問她調理餐食是否困難：「那還簡單，只是我常忘了自己做的是早餐還是晚餐。」

活了一百歲有什麼感受？

「如果現在才四、五十歲，不知該有多好。」鍾老太說著自己也愛笑起來了。



劉葉鍛妹

生於清光緒8年(1882)·今年107歲·住苗栗縣芎林鄉。

在公園裡，我好奇地向一群喧鬧的老人們走去，卻赫然發現，這些老人正圍繞著一位百歲人瑞品頭論足。當我端起相機對著這位今年已經107歲的劉老太太，老人們尤其高興了，有些老太太甚至熱心的替她梳理，建議她用什麼姿讓勢我拍照……。

我從觀景窗中看見公園裡居然有人從皮夾掏出伍佰或壹仟圓鈔送給她，公園裡的水菓小販也送各類水菓請她吃。據說這一方面敬老，另一方面也算為自己討個吉利。

常在公園出入的人說，當地只要有山歌相褒比賽，她都會到現場唱上兩句。在芎林鄉她因不可思議的高壽而備受敬重，當她走在巷道上，人們就會主動上去攙扶，使她感到不安。鄉裡逢著喜慶宴客，人們一定邀請她入席，沖個吉祥。據說她十四歲就正式坐轎出嫁，十八歲之後開始加入婆家耕田、採茶的勞動。

現在她最大的心願是什麼呢？「現在如果再讓我到山上採茶，不知該有多好哦！」她無限嚮往地說。



盧邱泉妹

生於清光緒11年(1885)·今年104歲·住鹿港鎮。

今天盧家是人丁興旺的家族。她53歲那年，從貧瘠的苗栗舉家遷到鹿港來種田。在這以前，盧家的營生，是今天已經消失的職業——挑伏。

在交通運輸不發達的那個時代，荒村苗栗的交通運輸，靠挑挽勞動來運搬木炭、甘蔗、蕃薯……。後來道路和公共設施越來越發達，挑伏幹不下去，全家決定遷居改行，耕田作穡。



回想起來，在日據時代，辛勤的收穫，在戰時經濟下受日警支配與管制，她總是設法把一部份收穫藏起來，躲過日警的搜查，「回想起來，現在都還怕。」她說。

當年的日子和今天比較起來，盧老太有具體感慨：「從前，人們沒米吃，沒有地種的人，日子可苦了。今天，地種得越多，日子越苦惱……」稻價低賤，農耕投資大，物價貴，農民盧邱泉妹有具體的感受。

她最驕傲的記憶，是她過門到盧家，是三台轎抬來的，聘金是160日圓。「我大嫂的聘金算是出名的了，也才140圓……」她笑著說。

涂宋金娘

清光緒13年·(1887)年·102歲·住雲林縣崙背鄉。

光是從「金娘」這名字，就知道她出生的時代隔我們有多遙遠。她還記得80年前，她22歲，她們全家從楊梅遷到下港的崙背來找大一點的土地種莊稼。



她的孩子全比她先過世了，身邊只剩下唯一的一個四十多歲的孫子和玄孫，守著一片不值錢的地，種些蔬菜過著清苦簡樸的生活。

她聽說我是楊梅人，激動地握著我的手，彷彿我是打幾千里遠的，她的故鄉來的人。她問起80年前的楊梅，楊梅的路、巷、水、井，當我向她描寫今天楊梅的新貌，她搖著頭，歎息了：「當初，不來下港就好……」她說，「從前，

巴不得有更多的地來耕；現在，作田的人，反而餓飯……」

問她活了一百歲秋冬，有什麼感想？

「唉，活著，吃人家（昂）貴（的）米罷了……。」

沈從文和他的「家鄉論」

沈從文小說中的湘西世界，
像福克納小說中神秘而豐富的美國南方，
充滿了詭異、綺麗、粗獷、激烈
放縱而又不馴的地方色彩。
沈從文，以他獨特的思想和情感，
頑強而孤獨地在激盪的中國現代史中，
生活、感受、行動和寫作，
用他獨特的，時而「鄉土」，偶而「現代」地，
以他那經百折而不死的文學，
為中國湘西和楚文化樹立了
斑斕、溫柔、瑰奇而又神秘的傳統……

撰文 / 攝影 ■ 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

作者簡介

金介甫 (Jeffrey C. Kinkley) 是美國紐約聖約翰大學中國研究中心副教授。

1980年，金介甫先生親自到中國大陸訪問了沈從文，直接從沈從文的談話和文獻中豐富了他的沈從文研究。翌年，沈從文夫婦訪美，他們又有一次研究性的接談。



本文作者金介甫和沈從文攝於長城上。

這些研究，結晶為一九八七年金介甫先生由史坦福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沈從文的浪遊歷程」(The Odyssey of Shen Congwen, Stanford U. Press, 1987)。結構性地呈現了沈從文的傳略；從沈從文的老家湘西地方傳說和歷史看中國近、現代史；沈從文的文學藝術觀點，和本世紀中國文學背景中沈從文的地位。



在大陸上，沈從文幾乎已被人們遺忘了，然而在海外他仍是一名有希望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中國作家。

本文承金介甫先生特別為本刊撰文，並且為我們提供了極為珍貴的、大量有關沈從文的照片，至可感謝。由於匆促刊出，本文譯文不及經中文造詣極好的金介甫先生校訂，殊為可惜。譯文若有誤譯及劣譯，一切責任當由本刊負責，並經指出後另刊訂正。

—— 編者謹識

人們經常提出這樣的問題來討論：真正的沈從文是什麼樣的一個人？這一方面是由於沈從文本身學識淵博，在文學上有重大的成就，另一方面更因為各種政治上的極左派和極右派都希望「逮住」他，來為他們各自的政治利益服務*。文學評論家們雖然把沈從文視為美學家或是純粹的文體作家，但卻忽略了沈從文作品中的反權威、反體制的弦外之音。不過，沈從文依舊可說是他同輩作家中政治色彩最淡薄的嚴肅作家之一。

在他確實是懷著政治含意而寫作時，沈從文有意不使用20~30年代大部分中國作家、思想家的術語和引證架構。所以他的政治目標，不是任何黨派，毋寧是更為抽象的社會傾向和自古綿延而來的歷史，其中有的具有極為獨特的中國特性，有更多的部份卻具有普遍的人間性。

沈從文從來不依從當時的時流把其他作家和思想家截然劃分為「朋友」或「敵人」。他的哲學思想近似徐志摩和胡適。但他卻很少替這類有自由、民主理念的思想家寫頌揚的文章。

雖然沈從文不搞政治，他卻以他獨特的方式敬神至虔。但他不屬於任何教派、也不宣揚任何特殊的教義。在30年代，他是一個泛神論者。他受到佛教、基督教和別的他認為「博愛」的思想精神——而非教條——的深刻影響。所以要了解沈從文的作品，最好先把他的信仰撇開一旁，仔細去注意某種他所認同的、更為具體的東西：他的「家鄉」。

「現代」與「鄉土」的辯證法

「家鄉」暗指一種對於「土」、「洋」之間古老的分辨。這一點在我的朋友林培瑞（Perry Link）

教授的書和論文裡時常提及。究竟沈從文的作品是非常「洋化」，還是非常「本土」？他的作品究竟是瀰漫著傳統的農村風味，還是現代主義？

目前中國大陸對沈從文作品提出的這些問題，使我想起曾經在台灣發生過的「現代」與「鄉土」的論戰。事實上，現在有些大陸批評家把沈從文歸列為「鄉土」作家，這樣的界定可能是受到台灣的影響。因為在毛澤東主義盛行的時代，大陸批評家很少提到「鄉土文學」這種分類，但他們也談一種做為一個社會階級的農民文學。

大陸批評家們簡單地指謂包括方言在內的地方色彩為「現實主義」，雖然那只是中國北方一當年中共的核心地帶——的方言和地方色彩。

依我之見，沈從文既是個現代主義者，同時他也熱愛地方色彩和平民百姓，反抗政治教條和外來的經濟侵略。在他反抗「外來者」以形成他自己的地方認同時，沈從文的反抗絕不是共產主義或是當時的北洋官僚。

在不平等條約下的國民政府時代，共產黨和其他政治勢力都還很薄弱，而經濟強權和帝國主義在中國通商口岸地帶卻很強大。原籍湖南的沈從文所厭惡的「外來者」，是那些聚集在強大的江南地區，特別是上海和南京的勢力。姑且不論這種可能表現了他對江南人反感的偏見，沈從文最好的文學作品，不管是「現代主義」或是「鄉土」，至今仍然感人至深。

不論是以中國的方言土話寫的，或者是以比較國際性風格寫成的作品，沈從文總是糅合了良心和技巧，使現實主義的深度和想像的深度融合為一。沈從文大概也



80年代沈從文與張兆和合影於北京香山碧雲寺。



1934年沈從文與張兆和合影於《邊城》完成之後。

不同意把現代主義看成必然脫離現實，而台灣「鄉土文學」論辯卻認為「鄉土」文學必須遠離技巧的實驗和外來文化影響。

「鄉下人」這個概念

首先，讓我們來探討沈從文本土性的一面。沈從文以頌揚中國「鄉下人」，並且以「鄉下人」自命而著稱於世。當然，他所同情的「鄉下人」，是指比農民更為廣泛的一群中國老百姓。

沈從文小說中的人物，往往是士兵、部落民族、打零工的村夫，還有一些包括鐵工、河濱的渡船夫、繙夫、碼頭工人、工匠和說書人，小店主、批發商，小販以及擁有一點薄田，卻不富裕也不剝削他人在內的中國鄉下農業人口。這些書中的主人翁，又經常是對男人惟命是從的女人。

譬如他的小說《三三》，就比當時一些主流派的3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所描繪的鄉村生活，更具有全面性。

沈從文在表現生活的悲劇和不幸時，並不藉助於當時現代化歐洲常見的階級描寫，他顯示中國的「鄉下人」知道用好幾種方式來謀生存。

究竟沈從文是不是「鄉下人」，還有待爭議。沈從文祖父，是殲滅太平天國叛亂時的湘西軍事英雄。他白手起家，替沈家掙了一點田產。而沈從文的父親是個武人士紳（也是「哥老會」的一員），而不是社會地位更高的地方士紳。1911年，沈從文的父親在老家鳳凰搞了一次下場悲慘的革命造反之後，又參與了同樣遭到失敗的一項謀刺袁世凱的陰謀。沒有幾年，他隨軍旅周遊全中國，欠了一身的債，把沈家弄得傾家蕩產（而沈從文事親至孝，不肯說明為什麼他父親把生活搞得

一團糟，也或者因為他父親存心10年不和湘西家裡連絡，所以沈從文也真不曉得究竟）。結果，沈從文從事寫作時，生活真是窘困不堪。他沒能力上大學，後來也就沒資格教書。在20年代之前，直到1929年胡適幫他不必有學位而破格請他在吳淞中國公學教書為止，沈從文一直是當年中國幾個重要作家中生活過得最窘拮的一個了。

總結他早年生活，沈從文生於一個武人士紳階級的家庭，幹過低層軍人，在軍閥時代，幹過文書士，而後又直接混進20年代北京的那些講教養時髦的無產階級裡。沈從文深愛中國的「鄉下人」，尤其因為他也把當時全中國為數兩百萬的一般當兵的都含括在他的「鄉下人」的範疇裡。

使沈從文在精神上對中國的「鄉下人」深切地認同著，是因為他在一個少數民族地區長大。沈從文的母親是個「土家」（一種講西藏—緬甸語的民族，如「羅羅族」），而祖母則是一個苗族人。沈從文血緣上的少數民族背景，一向密而不宣，因為人們以非漢人的血統為恥。就在沈從文老家鳳凰以西幾里路外，還有苗族人民在叫做「苗寨」的地區，依其祖先傳下來的方式生活著。在湘西鄉下大部份說中國話，過中國生活的大部份人，全是苗—漢—土家的混血。在文化上，他們基本上是漢族的，卻總帶著一點兒少數民族文化的影響。沈從文的小說《邊城》裡，就談到這個問題。在舊社會裡，實則在今日也一樣，大多數鄉下人叫城裡人看不上眼。但在沈從文年輕的時代，大部份屬於漢族人的湘西城裡人尤其會歧視來自農村的人，因為那些打鄉下來的人都不是漢族。事實上，在舊時代的湖南，說人



沈從文的父親沈洪富，1911年他在鳳凰搞了一次下場悲慘的革命，後來他又謀刺袁世凱，同樣地也遭到失敗的命運。



1924年的沈從文，那時他剛到北京不久。



1969年赴湖南五七幹校改造前夕的沈從文。

家是「鄉下人」，其實是個說著好聽的話，免得直接叫人家「苗子」。從被漢化了的苗人看來，也寧願人家叫他們「鄉下人」而不叫「苗子」，因為他們已經都以為當苗人是羞恥的。而「鄉下人」這個詞，就暗示著人家也很可能是像那些有錢有勢的城裡的軍爺，或者從廣東、江西來到湘西市場上做買賣的漢族系中國人。

因此，沈從文對於中國農村和它的文化的想法，與一般人的想法有些不同。正如他那一輩大多數的作家，他痛恨「封建主義」和「孔孟之道」。在傳統的儒家思想下，父親為子女擇偶，禁止子女閱讀小說和學習科學，只許背古文，不許女兒離家上大學、剪短頭髮和外出工作。那個時代的人，把這些文化的保守主義傾向，和中國農村自然地扯在一起，所以對「鄉下人」充滿了許多浪漫的看法。例如，他不把「鄉下人」看成能夠推翻在20世紀早期支配中國城市的孔教和帝國主義文化的革命力量，而看出他們是一群並沒有被孔教的保守主義弄得愚蠢不堪的人。

事實上，在「苗寨」裡生活的湘西苗人，非但不受儒家或帝國主義的影響，而且在鄉下的漢苗混血農民，也並不完全受到孔孟之道的影響。在沈從文作品的風味背後，就表現出這種「中國衰敗以前」的時代以來，湘西的「鄉下人」就有比較純粹的、前·儒教的部落文化中的浪漫主義。這種浪漫的觀點，特別表現在他所寫有關農民愛情的小說中。

湘西青年的男女關係，並不像大部分「文明的」漢族孔教城市那麼受到禁抑。就沈從文極歡迎的小說《龍朱》和《邊城》中所描述，苗族和土家的年輕人，習慣以對歌的方式挑選自己的情人。

沈從文經常以湘西民間風俗來批判他所不喜歡的現代中國和傳統中國，即城市的中國。有趣的是，有一些80年代中期的大陸年輕人（比如說作家韓少功），在被當局批評有「錯誤傾向」嫌疑之前，在中國文化「尋根運動」裡，像他們的前輩沈從文一樣，把眼光再度浪漫地指向苗、僂和中國「古代楚國」文化。

軍閥混戰下的沈從文

再者，沈從文對湘西和它的地方軍隊有他的看法和情感。超越地方主義的愛國主義，在廿世紀初才開始在中國萌芽。而那時中國的情景，正如中山先生所說的，是「一盤散沙」。

沈從文自己在1917年參軍，為了使他的家園從華北北洋軍閥統治和帝國主義的侵略下解放而戰鬥。當時湖南省主席，軍閥何鍵，雖是國民政府的盟友，但他並不太服從中央政府。1935年何鍵的軍隊征服了湘西之後，沈從文因為湘西地方失去了政治上的獨立而深感不滿。此外，沈從文也曾經做過「湘西王」陳渠珍的私人秘書。後來陳渠珍不得不臣服於何鍵，結果導致何鍵攻擊湘西地方。但是1937年大規模的苗族叛變後，使得何鍵被張治中將軍所取代。沈從文後期小說《長河》，就是描寫這段歷史的經過。他先寫下了1938年到1939年的一卷，經過重重困難和官方檢查，在許多年之後，才被允許出版。但最後他還是不得不放棄完成其他兩卷的寫作計畫。

沈從文以為，1916到1949年中間，中國各省政治上的分裂是中國悲劇的根源，同時也是中國在外敵環伺之前國力積弱的根源。沈從文很難適應國家面臨的這種矛盾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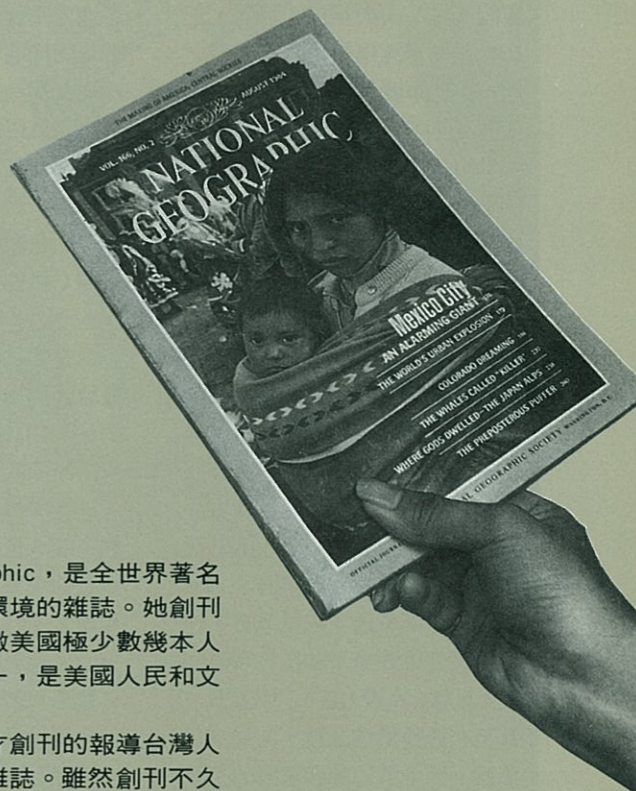


1920年代中期土匪在湘西四處為虐，這人看似軍人，其實是一名土匪。



「軍軍」(湘西部隊)在抗戰初期，因為中央錯誤的領導遭到重大的損失，這也使得沈從文一直不諒解蔣。

美國：National Geographic 中國：人間雜誌



美國的National Geographic，是全世界著名報導地理、風土、人文和環境的雜誌。她創刊於1890年，現在已經是象徵美國極少數幾本人文文化標高的傑出雜誌之一，是美國人民和文化的驕傲。

人間雜誌是1985年11月才創刊的報導台灣人文、社會、環境和自然的雜誌。雖然創刊不久，她的攝影、報導、人文和文化水平，印刷和設計的品質，不但迅速獲致台灣廣泛文化界、工商界的高度評價，也使日本和歐美文化界驚歎讚譽不止。

人間雜誌象徵著台灣反省的、進步的、參與的文化水平奇蹟般的標高。

您的訂閱，是您參與和支持人間雜誌最直接、最有力的途徑。

電話訂閱·專人送書

電話訂閱專線：(02) 7008113

大台北地區專人送書收款！

電話訂閱時，請說明所需期數、收款時間、詳細地址及電話即可。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人間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郵政劃撥帳號：1008791-0號

由於抗日戰爭造成的混亂，和中國政府在戰後的衰落，40年代末的湘西甚至比1930年代末更不屬於國民政府，甚至也不屬於湖南省。當時土匪遍佈，勢力大得足以使整個縣和外面的世界隔絕。更具諷刺性的是，1949年3月湘西軍閥最後一次大規模的叛變，正巧也是共軍渡過長江的幾個月之前。這些軍閥都不是共產黨人。他們一旦打走了國軍，就又在1950到1951年間，組成了反抗共產黨的勢力。（正如西藏一樣，湘西少數民族是不容易平靖的。）

這一切，對於像沈從文這樣重視中國地方的自主性，同時又追求中國統一的人，都是很荒唐而又令人悲哀的事。

沈從文在軍中的老戰友龍雲飛將軍，領導苗人反抗國民黨和共產黨。（龍雲飛的三次反叛，分別發生於1937到39年、1949和1950到51年。）當龍將軍的部隊在1938至1939年間擊退了國民黨時，沈從文曾安排龍雲飛和抗日軍隊和談，以聯合全國力量，一致抗日。甚至在他晚期作品裡，沈從文仍繼續不斷地歌頌湘西家鄉的抗日兵士，以及所有中國抗日的軍隊。沈從文歌頌中國抗日軍隊最動人的小說，就是《會明》了。

讀者對沈從文的看法

因為沈從文的大多數讀者都不是湘西人，人們一定會想知道中國一般讀者對沈從文富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是怎麼看待的？

實際上，沈從文的讀者大多數是在沈從文所不信任和鄙視的上海。他甚至苛責所謂「海派」的不健康作風。

簡單地說，我相信中國讀者對沈從文的小說，至少有兩種完全不同的反應。

許多讀者不喜歡沈從文那些富

於地方色彩的小說。因為他們覺得小說中的方言太古怪（魯迅大概也有同感），所描寫的風俗太特異，而且故事的背景和情節佈局太「不真實」。

但以中國文化區域分割之複雜，尤其在沈從文那個時代裡，中國各地方文化之大殊異，實不足為奇。同樣地，對某些讀者來說，沈從文那些看似語法都成問題的語言和風俗，實際上就是湘西土話。沈從文小說中有些看似離奇不真的情節，也不是他憑空杜撰的，而是取材於湘西少數民族的傳說（例如《月下小景》就是一例。）

但是另外有一些讀者，恰恰是最欣賞沈從文小說中的地方色彩的。他們喜歡那富有神話情調的部落民族的愛情故事。

沈從文不喜歡城市的擁擠、帝國主義、營利主義、趕流行、講摩登的現象。他也討厭當時上海和南京的時髦和優越感。在另一方面，他充滿情感地描寫那些面目黧黑、身材短小的中國南方人。他也揚論南方的雨和食物，貶評中國北方的煙塵和軍爺們。凡此種種，都使得中國南方的讀者對他倍感親切。

特別是湘、鄂、川三省的讀者（湘西方言其實和四川話很像），喜歡讀沈從文描寫的他們的「家鄉」，尤其喜見沈從文在他的小說中把他們的家鄉寫得比中國其他地方更好。這種情形，即使在80年代的今日大陸依然存在。

在1983到1984年中共反「精神汙染」運動中，中共官方又開始批判沈從文的作品（早在1953年，出版書商就毀掉了沈從文作品的印版，所以在1979年以前，中國各地的書店都找不到沈從文的作品）。但是，湖南人和四川人仍然肯定他的作品。此外，遠如香

港，由於人們從鄰近的廣西，熟悉一些少數民族的民間歌謠，所以對他《邊城》這類作品特別感到興趣。

地方色彩的普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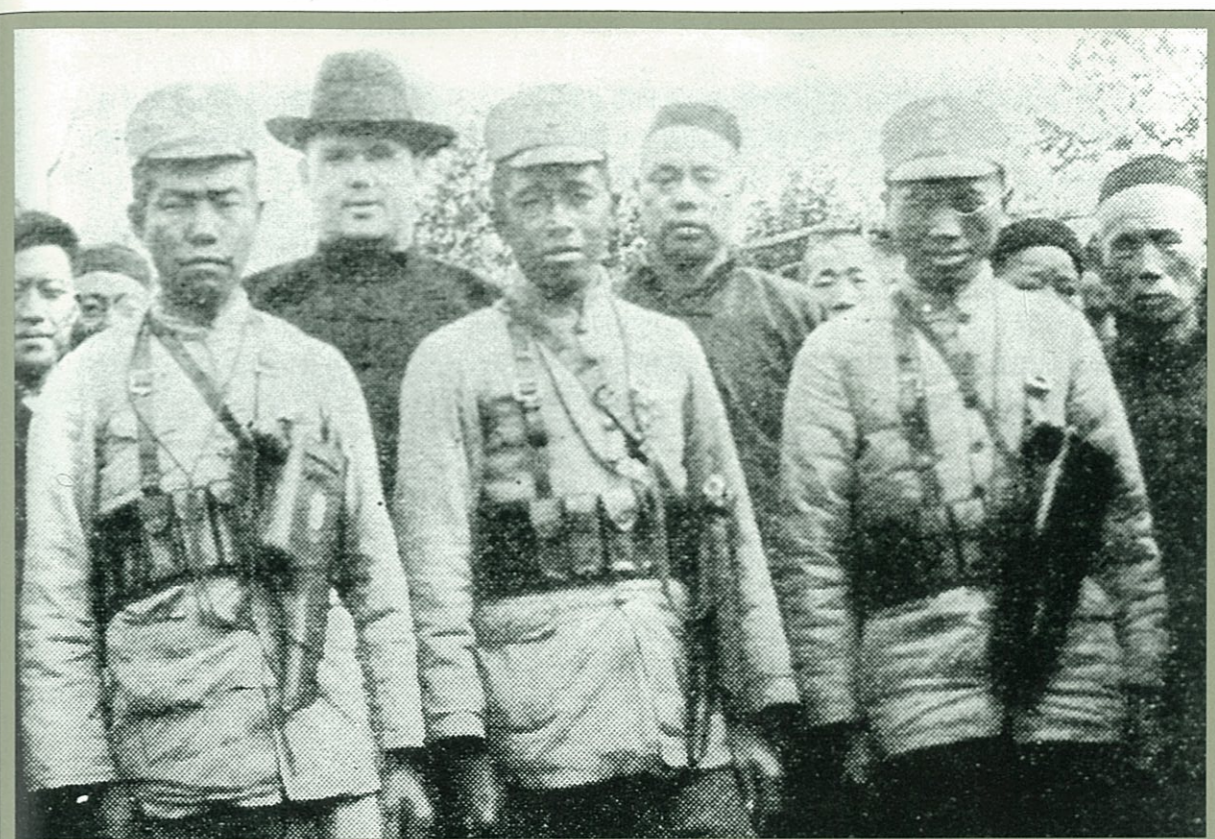
沈從文作品裡的地方特色，經過幾年之後也逐漸淡化了。我想有一部分是受到讀者反應的影響吧。1920年代之後，他的小說裡不再使用太多的湘西方言，因為使用方言寫作造成的隔閡，很難讓全國讀者接受他的作品。但是他在書中人物的對話裡，依然保持一些方言字彙和句子。當他放棄表現他那最原始的地方色彩時，沈從文在他的小說中繼續發展出更多主觀的地方色彩——他把故鄉的風土、老百姓做為一組理念來描寫。

對鄉土之愛，像沈從文描寫大自然，描寫中國農民和少數民族生活中古老的、未被損壞的文化和美麗的神話，這些全是中國人所能了解和欣賞的。讀者會認為沈從文是在描寫整個中國的農村，而不只侷限於寫湘西的「鄉下人」了。於是當他寫的「鄉下人」變得更抽象時，水手、妓女、鄉間小販也出現在他的小說中。而那些中國現代化行程中發了財、卻對中國內政中各種問題置之不理的城市和沿海有錢有勢的階層，依然不是他描寫的對象。

「現代派」的沈從文

那麼，沈從文也被稱為「現代主義者」又緣由何起？事實上，當他把他的「鄉土」主題與風格和他的現代主義技巧揉合時，他表現得力不從心。鄉土的沈從文和現代派的沈從文，簡直判若兩人。

至少，在渴望以中國文化的革新來抵抗和批評中國傳統思想這



1920年代在湘西傳教的
宣教士及其護兵。

龍雲飛是沈從文的
老戰友，他曾三度領導苗人
反叛國、共兩黨。



點上，幾幾乎所有1920年代的中國重要作家，都可以說是「現代主義者」。從胡適、陳獨秀開始，他們反對文言、反對其中的思想，也反對看文言文的人——那些反對改革的保守上流社會人士。20年代的北京，和革命時代的巴黎、莫斯科一樣，是一個中國前衛的文化首都。正是為了那革命的氣氛，年輕的沈從文來到了北京。依我看來，他那個時代的批評家，較之今天東、西方大多數的批評家更具有世界性的眼光。他們注意到中國、西歐、美國、日本、蘇聯和其它弱小「被壓迫民族」的文學動向。

當時的沈從文，除了閱讀周作人和廢名等人的專論和作品，也和陳源、丁西林、陸志韋這些教授交往，所以他學習到的就不只是達爾文、尼采和武者小路實篤，而且還包括佛洛伊德和哈·艾莉斯（Havelock Ellis），一些新的人類學者和神話學者。

那時，沈從文是一個帶反叛個性的年輕人，既貧窮又不快樂，因為他無法進入大學就讀。他的朋友當中有些和他一樣也上不了大學，例如胡也頻和丁玲；也有一些是學生活動的積極份子，例如他的一些後來全成了共產黨人的湖南朋友。

沈從文的早期作品，或者古風太濃，不宜稱之為現代主義。但是在吸收了許多基本的，反抗權威的現代主義理念之後，他確已經在他的作品中呈現出兩種典型的現代主義特質。他不但經常寫些使中國中產階級讀者大為震驚的東西，同時也用不同的技巧來做寫作試驗。

沈從文以著重描寫湘西軍隊粗鄙背德的生活、寫城市青年的愛情故事，並且以諷刺和批判直接攻擊中國城市中產階級和他們的

意識形態（例如《紳士的太太》、《阿麗思中國遊記》）來抨擊中國資產階級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故事大部分探討的是「城裡人」，而不是沈從文早期作品中注入了鄉愁情緒和詩意的「鄉下人」

就如歐洲的前衛派一樣，沈從文的實驗性技巧，可能是他要棒喝中產階級有關文學之美的觀念的一種方式。他宣稱他已從任何文學形式的支配中解放；他要靠自己歡喜的方式而寫。

在1920年代末期，沈從文很可能受到其傳統規範的英語系作家如史坦納（Laurence Sterne），諷刺作家史威福特（J. Swift）和卡羅（L. Carroll）相當的影響。此外，除了受到他自己方言的影響之外，1920年來的沈從文著實喜歡「不依文法」寫作——也就是說，他使用自己的句法和前置詞等等。他也寫非常長的句子，混合不同的手法，不同的形式與風格，模仿外國語（甚至日語）和明、清兩代的中國白話結構，因而激起讀者和批評家對他的指責。許多讀者確實也因此批評過他，卻更加深了沈從文的憤怒和反叛。

魯迅第二

在1930年代，沈從文重返北京和青島，定居了下來。他寫出了他經典性的佳構，如他最著名的《靜》；他也用當時一般作家常用的「寫實主義」寫東西，例如《泥塗》；他的另一些寫城裡人的小說，像《春》；有一些寫的是「鄉下人」，像《鳳子》。最膾炙人口的則是他的《長河》，是一部以具有地方色彩的現實主義寫出來的作品。其中既充滿喜劇，又夾雜了淋漓盡致的社會批評。沈從文的作品優美而柔和，有人

稱他為「文體派作家」。這時，沉長的、「西化」的句子已經從他的作品裡消失了。沈從文被公認是一個「非常中國味」的作家，是「魯迅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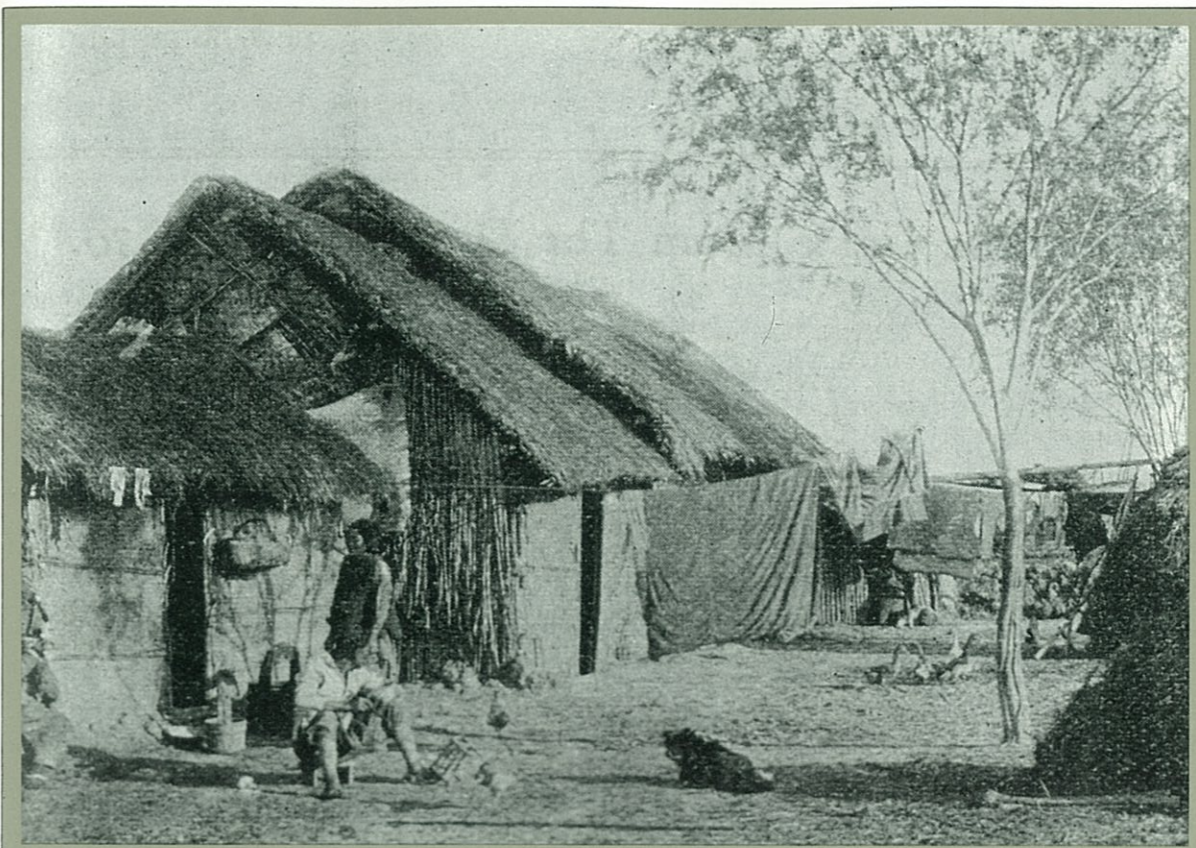
「現代性」和地方特色

但這並不意味著沈從文的定型。沈從文繼續搞寫作實驗。大約是1940年，他又開始嘗試各種新的、西方的文學形式。這是第一次，他在風格上成了真正的「現代派」。他不僅是在象徵主義及夢境的銜接上受到佛洛伊德的影響，而且在文體結構上也受到喬哀斯（G. Joyce）的影響，或者至少在後來中共強迫他寫自我批評時，他坦白了這一點。

沈從文不懂外文，所以究竟他如何學習了歐洲前衛派？首先就是一個使人困惑的問題。但不論如何，他似乎是在與人談論的時候從中吸取新的觀念；或者他是在同朋友談論喬哀斯時，吸收了各種「影響」——因為他太渴望成為一個前衛派了；也可能他在西南聯大教書時，他從一些教育背景更廣闊的同事那兒取得了有關西方文學思想的知識。

遺憾的是，沈從文在1940年代真正的現代主義作品，竟成了一樁醜聞，所以只有一個英譯本《看虹錄》被留存了下來。在當時「極端愛國主義」的戰爭氣氛下，沈從文激怒了讀者和某些政治化的評論家的，不只是他那難懂的文體，還有作品中的色情部分。有一位年輕作家一口咬定沈從文嘗試模仿勞倫斯（D. H. Lawrence）。

總之，戰後沈從文就很少寫這類作品了。（雖然他寫了一些難懂的、象徵的、嚴肅的帶意識流和宗教氣味的雜文。）一直到1940年代末，沈從文才重新繼續他那



1920年代的湘西農家。



湘西的船家是沈從文在《邊城》上描寫的對象。

富於地方寫實主義手法的抒情作品。

饒有趣味的是，在1940年代，沈從文很少將他的地方色彩作品揉合現代主義的寫法。現代主義和抒情性地方色彩的寫實主義，對他而言，依舊是兩種截然不同的寫作風格。這是很值得注意的。《長河》與《看虹錄》的差異，說明了東方與西方、「土」與「洋」的隔閡現象在30年代到40年代的中國文壇中極為普遍，而且至今依然如故。

1980年代，中國大陸有許多優秀的前衛作家，例如北島和張辛欣。同時也有許多優秀的寫實主義作家，例如高曉聲和張賢亮。但是他卻分屬兩種完全不同的流派。為什麼各種中國傳統技巧和各種外國技巧的揉合會這麼困難，令人不解。對沈從文而言，多半可能是心理問題吧。我以為沈從文最有可能揉合地方色彩與現代主義的作品，並不在他1940年代的成熟作品裡，而應該是在1930年代中葉他中期的作品之中，像《邊城》（在《邊城》裡，除了明顯的地方抒情情調之外，還含有佛洛伊德學說的弦外之音）。

在沈文作品裡對中國和湘西的社會關懷這個側面，以及他個人宗教感情的側面（表達在論文《燭虛》裡），可能導致了他在1940年代的某一種鄉土與現代間的分斷意識。所以，1940年代他寫湘西時，就很少不帶著說教的、歷史的訊息了。另一方面，他介紹現代主義技巧時，也總帶著知識的、宗教的色彩。

關於鄉土與現代主義不能好好融合的問題，有待進一步的研究。像福克納這一類作家，就在地方色彩的主題裡揉合了最困難的現代主義手法。而為什麼1970年代台灣會發生現代主義小說與鄉土

小說的分裂也值得研究。

現在我們已經無法知道，假如中國沒有發生共產主義革命的話，沈從文是不是會在1950年代以現代主義和地方色彩的手法繼續寫小說。1949年後的30年間，沈從文一如大多數中國大陸知識分子，不能自由地發表自己的思想和言論，更不可能以小說去批評和探究他所處的社會文明。雖然毛澤東政權贊成有地方色彩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但卻不能容忍對中國地方生活和地方歷史的主觀文學處理方式，也不能容許任何形式的現代主義。令人感到諷刺的是，中共當局鼓勵作家在作品中使用方言，但這方言主要卻是華北方言。而當時沈從文已經減少使用屬於自己方言了。也許他可能早就理解到，中國的新政權會有這種方言問題上的偏見。

1949年後沈從文的世界

1949年前沈從文的一些作品裡，曾經對共產主義所帶來的某些社會影響感到憂慮。我不敢說沈從文反對共產主義，但不可否認，他可能會歡迎某種社會主義的革命。可是他反對中國1949年那個形式的革命。早在1930年代，他已經試著警告他比較左傾的朋友胡也頻和丁玲，說他們對中共革命的性質太過天真了。當然，沈從文居然決定留在共產主義下的中國大陸，確實讓許多人困惑不已。我們只有把自己與沈從文易地而處，試著去重新體會他的感覺才能了解。

我深信沈從文之所以決定留在大陸，反映了「家鄉」對他而言是比政治更為重要的這個事實。對於沈從文思想感情上最好的朋友，如梁思成、朱光潛、李健吾、金岳霖、楊振聲、吳宓、丁西林、陳夢家、張溪若、靳以和孫大雨

等人來說，情況也是一樣的。當然，沈從文也受到妻子和家庭的束縛。他們的族人中，有些也相當的左傾；甚至他有一個妻舅就被共黨奉為共產主義的殉道者。此外，沈從文在知識上，最大的關切就是中國文化的重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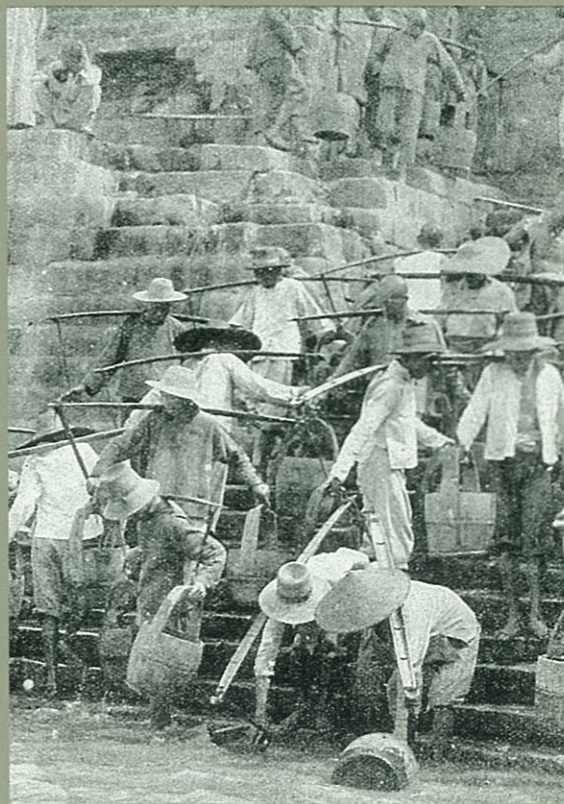
沈從文從不曾出國旅行（雖然他曾寫信給胡適，希望1944年能去美國，避開國民黨的檢查，以完成《長河》），也不懂外國語文。1940年代後期，沈氏的作品顯示，他像大部分「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一樣，對美國干涉中國的內戰，感到真切的忿怒。他以為美國以武器支持中國政府的戰爭機器，無意中助長了中國內戰和國家的分裂，同時，也給予國民黨好的藉口，不必為中共的政治理想尋求政治解決。沈從文那一輩的知識分子比什麼都渴望和平和民族統一，以免中國的結局會像印度、巴基斯坦或韓國一樣悲慘。沈從文和其他「第三勢力」的知識分子（例如聞一多）不一樣的地方，在於：他認為「第三勢力」的「民主黨派」，不可能比那兩個在中國打內仗的黨，對中國人民更有好處。

事實上，沈從文指責「第三勢力」的黨派企圖以典型的美國模式來解決中國的未來——以各種外國教育，而非中國人民的苦難來號召人。沈從文時常遠離各民主黨派，基於多種原因，讓沈從文在中共取得政權後嘗試流亡的生活，是有困難的，尤其是要他生活在美國和它的意識形態和經濟的「帝國」裡，更無可能。

由於沈從文在舊政權下，經過太多的挫敗，他不知道國民黨政權如果繼續存在，他會有什麼遭遇。沈從文對於國民黨是否有重建中國社會（一如它果真在台灣做到的）的能力，也從來不抱樂



湘西的繃夫也是沈從文小說中的人物。



1920年代沅水是湘西老百姓用水的主要來源。

觀的態度。

如果沒有美國人的干涉，中共或許在1949年就征服台灣了（直到韓戰爆發前，美國的政策確實是要任中共打垮國府的）。一向比較敏感而且比較內向的沈從文，對於1940年代末中國所發生的一切，似乎也有一種責任、甚至罪過的感覺。如果他們那一輩的人們不必對中國社會的崩潰和內戰負責，也不必為後來的革命偏激主義負責的話，那麼又該由誰來負責？

感情的因素，再加上共產黨員的迫害，促使沈從文在北京淪陷時一度企圖自殺。當時，沈從文的腦筋裡想的是什麼？至今無人知曉。沈從文認為中國社會道德的崩潰，並非始於1940年代末期，而是1940年代初。讀者可以從他的作品裡清楚看到這一點。

北京陷共的前一年，沈從文就停止寫小說了，也就是中共新政權建立前兩年的事。所以早在他被迫停筆之前，他已先行結束了他自己如日中天的寫作事業。這也該有一個心理上的原因。沈從文對他的環境變化當然很敏感，而且可能對於橫在他眼前的未來，有一種預感吧。他知道中共在得勢之後，一定會設法翻出他過去的老帳。雖然是這樣，在公開場合，沈從文拒絕軟化他反對政治支配文學的立場。他拒絕擁護一般類如「西方即頹廢論」的左派論調。他打定主意，對於中共有關中國未來和文藝上的觀點，絕不妥協。所以，依我推測，沈從文從現代小說中撤退的原因之一，是失去了自信，同時對未來也同樣失去信心。這信心的喪失，也導致他後來輕生自殺的企圖。

他企圖自殺不論是正確或錯誤——我相信是錯誤的，但卻是勇敢的——他一定已經在無意識中接受了中

國激進青年的觀點，以為他那一代應該為了中國的挫敗而受到審判。沈從文很可能是他自己的理想主義的犧牲者，也可能是他那「文學救國」信念的犧牲品。當他的中國崩潰時，他便不可能希望再寫出能引導年輕人走向他理想世界的「新小說」了。

歷史恩怨

沈從文平常就有一個當時自由思考的中國知識份子所共通的反國民黨、反中共的情緒。他個人對於蔣介石有一種特別強烈的反感。這一點，也和沈從文對「家鄉」的感情息息相關。有一部分的理由是，做為一個湖南人的沈從文，一向不喜歡華東地帶，尤其是浙江、上海和南京的經濟、文化、政治和軍事勢力。同時他特別痛恨藍衣社的特務迫害了他的朋友胡也頻和丁玲。而領導著沈從文一貫認為文化上反動的「新生活運動」，也正是這些特務。

沈從文對中央不滿是因為：抗戰時期，中央命令軍（湘西部隊）而不是浙江或中央的部隊，去防衛浙江戰綫（抗戰時，這條防線號稱為中國的馬奇諾防線）。至少這是沈從文的看法。（這又一次顯示，不論是沈從文的、或是蔣系的地方主義，一直都起著重要作用。）

當時國軍主力已從浙江戰綫撤退，而湘西部隊卻被連夜以貨車從杭州調遣到前綫去。湘西部隊以「苗族的狂熱」戰鬥，直到全軍覆沒為止，因為他們接到撤退的命令時已經太遲了。為了對這重大傷亡以及戰敗的羞辱，抗日湘西部隊的幾個指揮官（其中有一位是沈從文的親戚）竟被誣控抗日不力。而沈從文的家鄉便在短短的一個星期多一點的時間裡，變成了一個盡是孤兒、寡婦

的城市。當地的領導階層於是被摧毀了。這個事件變成縈繞在沈從文心底的烙痕。他永遠不會原諒造成這個悲劇的中央領導。從一個湘西人的觀點看來，這有點像1947年的台灣2·28事件：對地方精英施以預先設計過的摧毀行動。

如果沈從文當年來了台灣……

我們無從知道，假如沈從文到台灣去會怎麼樣。但既使他到了台灣，他似乎也不太可能繼續他那描寫在抗日戰爭中背叛中國道德和社會的，史詩般的小說，也不可能寫些挖苦上海、南京上流社會——一些正被中共領導人強制拆散的社會——的小說。

沈從文早在1940年代初，就已經開始多少把自己從小說創作的領域中，「撤退」到古詩和內省式的雜文裡了。在台灣，沈從文的讀者大概不會有很多，而以外語能力超過沈從文的梁實秋的經驗來研判，沈從文可能無法以國際上的新讀者來彌補他在中國大陸失去的讀者。我猜想，如果他真到了台灣，他可能會把他的興趣側重在藝術史、書法和古董的欣賞上面，一如他在大陸這幾年來所做的一樣（其實，早在1930年代，沈從文就已經開始把興趣從文學轉移到這些範疇上面了）。也許他會恢復寫些像抗戰時期他寫過的有關宗教、心理學和漢學或國學這一類論文。他也可能去台灣去搞古體詩，像他在1970年代在中共政權下所做的一樣。

毫無疑問，沈從文一定樂於看見在三民主義下，中國社會得以在台灣重生。但是，這也很難使他心靈中有關40年代中國的巨大悲劇，稍得安慰。因為沈從文那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為之奮鬥不息，以求取和平、知識進步、社會平等、現代化的偉大國家，已經就



這對母子是湘西的少數民族「土家」人，沈從文的母親也個「土家」。

此終結了。

在大陸的沈從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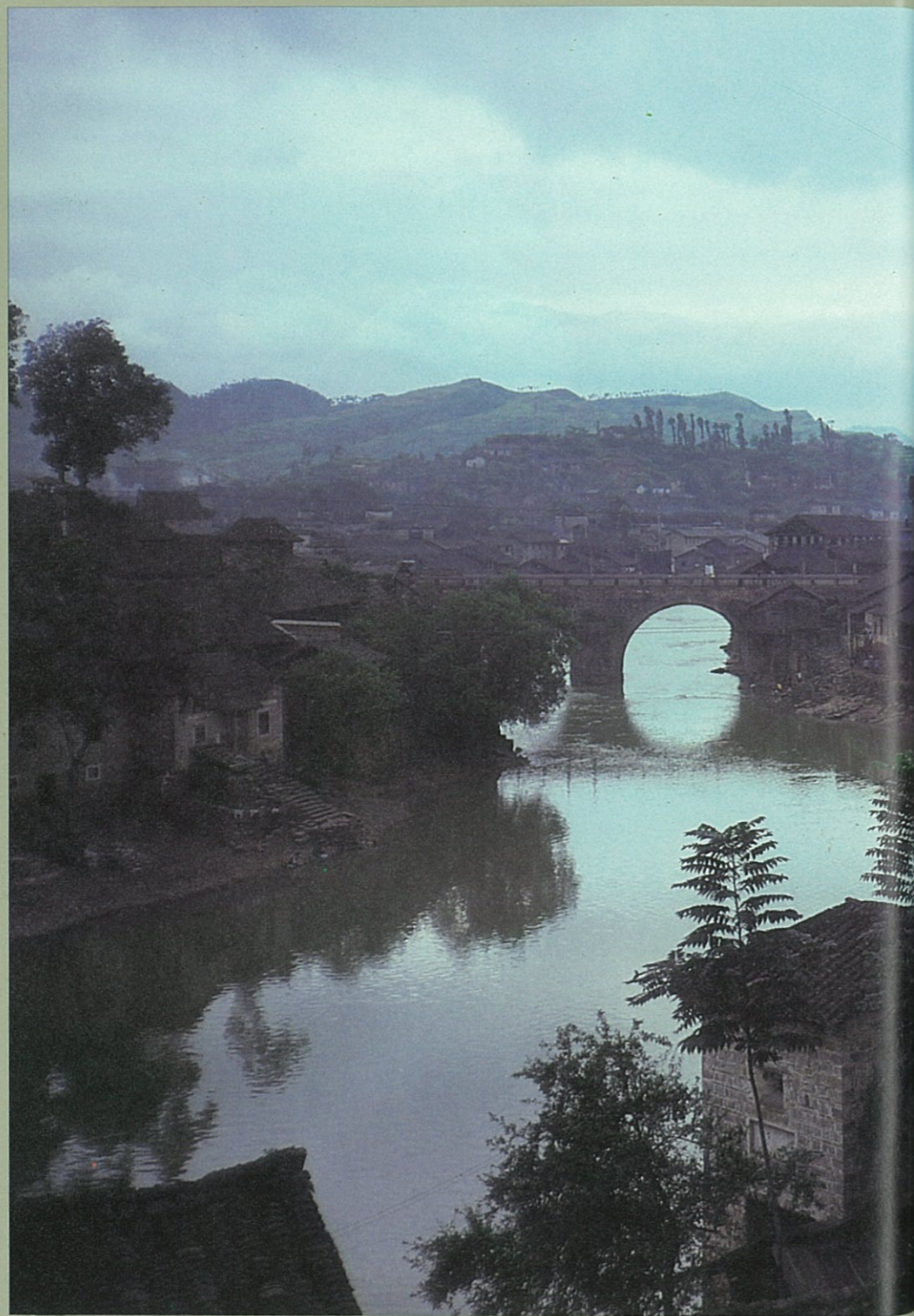
中國大陸是沈從文自己選擇留下來生活的地方。但他的愛國主義反而使他受盡苦難。我想中共之所以不相信他，並不是因為他不曾擁護共產主義革命。直至今日，沈從文仍不同意共黨對歷史的解釋，也不支持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他拒絕把共產主義當成「一個新的真理體系」來接受——正如他拒絕把國民政府當做一個「新的真理體系」來接受是一樣的——雖然他為了能讓中國「站起來」，用自己的一套支持過國民黨的革命和共產黨的革命。中共之所以對他不滿，主要的可能是因為他曾經在1930年代抨擊過一些無聊的左翼作品。而這些左派作家後來全當上中共官員，他們對沈從文輕視各「民主黨派」感到很高興。

對中共領導而言，攻擊那些「民主黨派」，和攻擊中共是一樣嚴重的事。因為中共從來沒有要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進入領導地位。沈從文也許了解到這一點。所以他甚至避開一切政治黨派時，也絕不做特別政治聲明。他打定主意遠離所有的宗派——甚至也不參加抗戰時由國民黨、中共、各「民主黨派」和完全中立的中國作家（其中好作家並不多）所組成的「抗日統一戰線」組織。這也是國民黨、共產黨都不相信沈從文的另一個原因。不過到了抗日戰爭末期，沈從文卻是一個和平主義者。雖然他沒有給日本任何好處和協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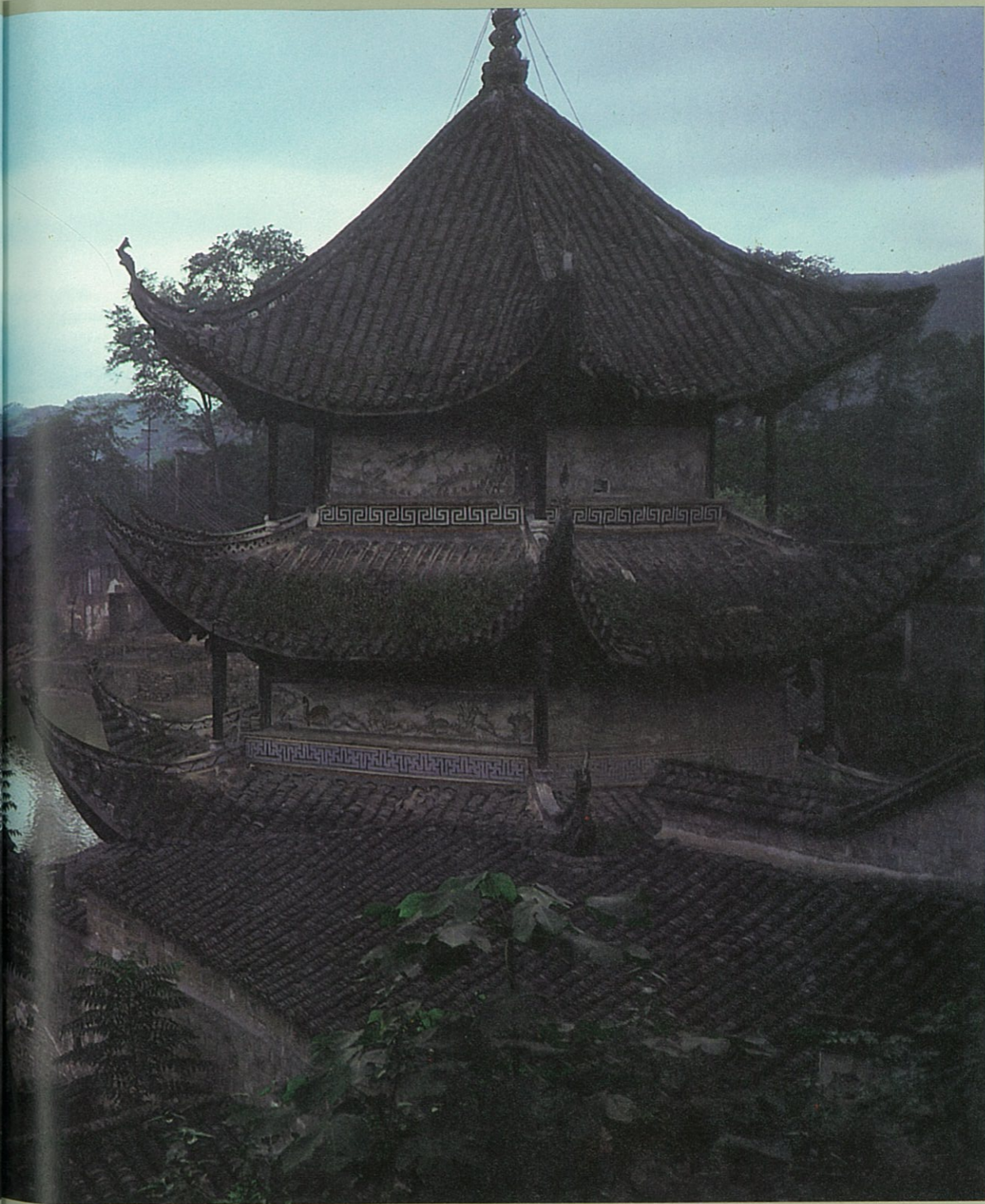
山江公社的苗族少女。



山江公社是昔日「軍軍」的兵營，如今兵營已湮沒無跡，而當地却仍不減特有的少數民族風味。



在少數民族聚居的湘西，鳳凰縣城依然充滿漢文化的風味。





龐大的壓力使沈從文在1949年北京淪陷時企圖自殺。做為一個作家，他幾乎完全被封禁了。雖然在1960年代早期，他有一個機會把自己改造成為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作家——但他辦不到。大部分他的老朋友，包括丁玲和吳晗，都拒絕與他有任何關係。像大多數和中國知識分子一樣，沈從文在文革時期吃了苦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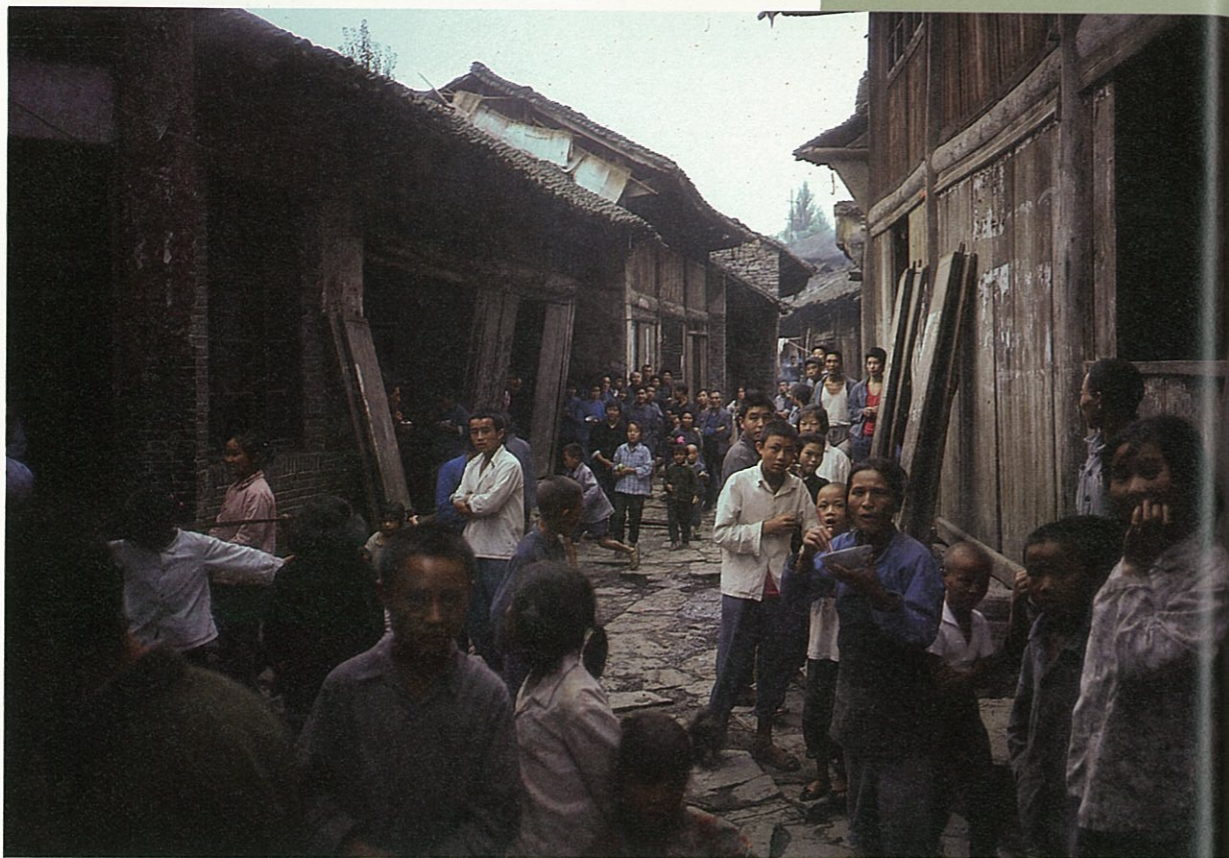
奇怪的是，由於他早已脫離文學圈，謝絕了權勢的地位（他開玩笑地套用毛澤東在大躍進之後的一句話，說他「退到第二線」去），而且也不曾批評過任何人——甚至也沒批評過批判他的人——所以他居然比大多數的其他知識分子朋友，包括共產黨員丁玲和非共產黨員的好友巴金，受苦較少。沈從文受的苦頭，甚至比他那在「人民文學」擔任編輯工作的老婆還要輕些。

今日大陸上大部分的人，可能比在台灣的人更忘記了做為作家的沈從文。沈從文幾乎已經從中國文學史教科書上被抹煞掉了。

這位苗族婦女在湘、黔邊界上趕著一群羊。



「湖南辣子」，既使在台灣也很著名。



但奇怪的是，沈從文因其他方面的事業，依然在中國文物史上享有盛名。他有一份相當於副部長級的薪水和額外津貼。外國代表團會想盡辦法把他找出來，因為他是中國服裝史方面的專家。著名的電影導演拜訪他、請教他歷史劇中演員的服裝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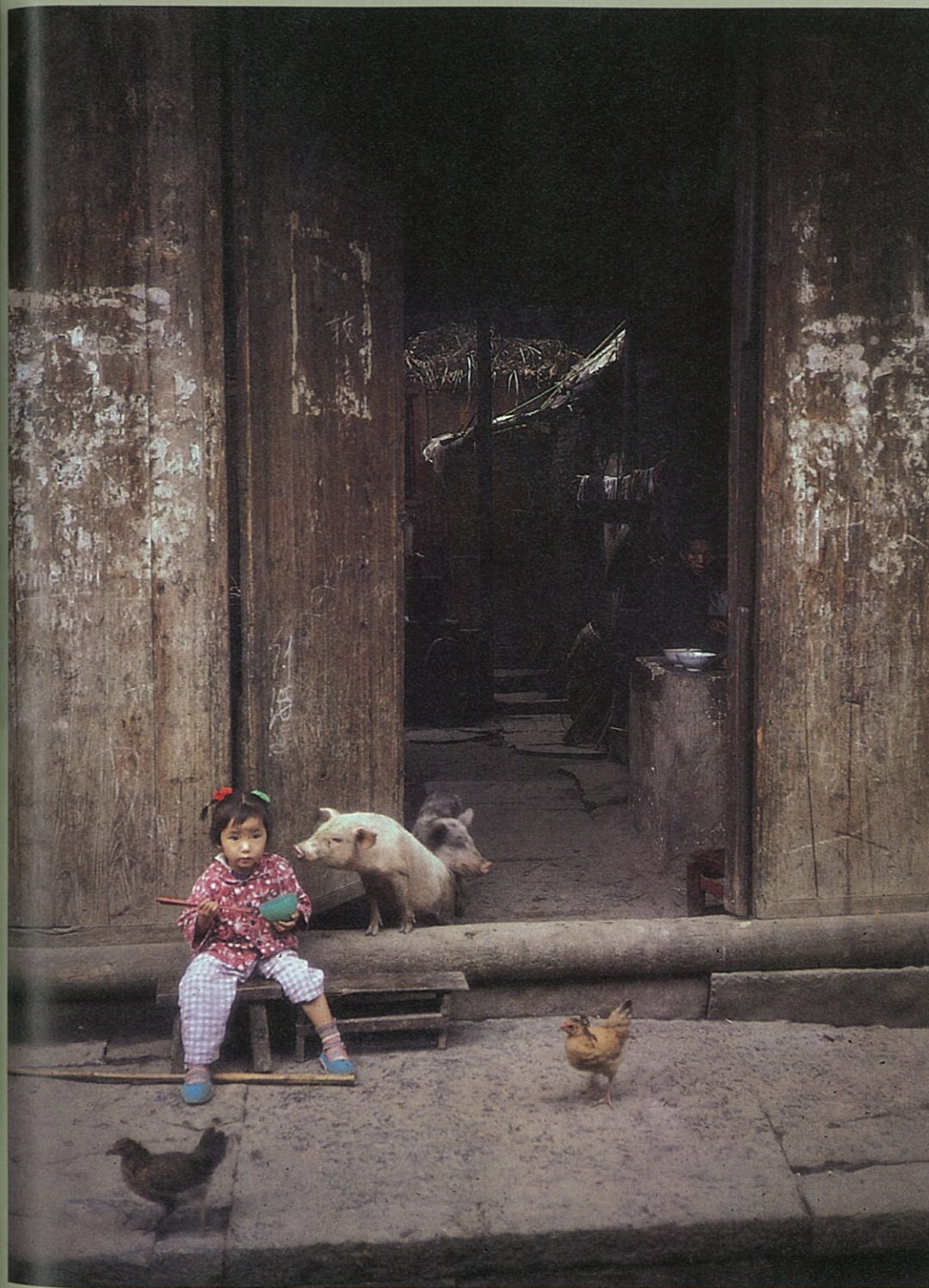
令人感到諷刺的是，我們可以把沈從文今天在大陸的地位，與他同為「新月派」的梁實秋在台灣的地位相比。他們同樣是某種名士，除了寫過少許關於過去文壇的小掌故和雜文，他們也都對各自社會的文化和教育做了獨特的、或者是「重要的」貢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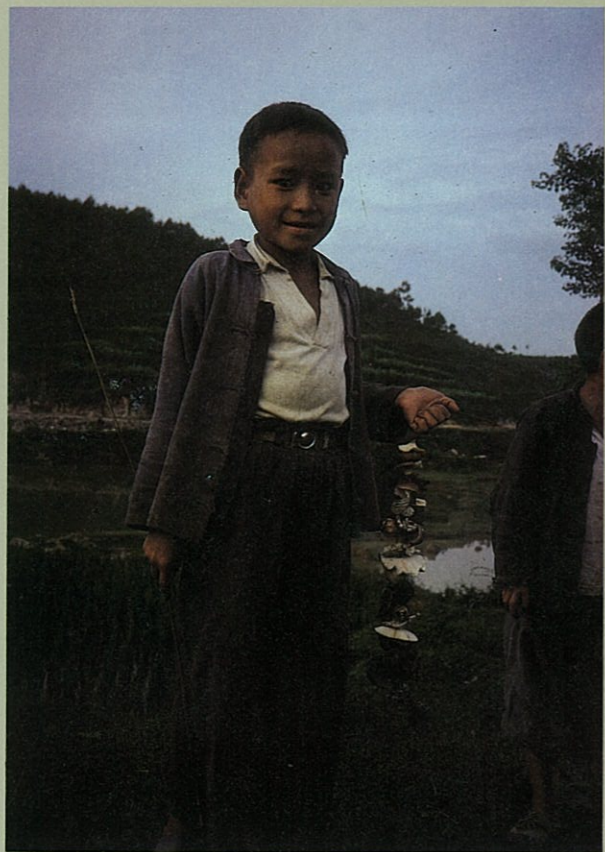
阿拉村內的鐵匠。

從另一方面說，他們的貢獻，基本上已經被他們各自社會的大眾文化所煙沒了。做為一個知識分子，他倆誰都沒能在各自的社會中，像在30年代那樣，對中國文化方向發揮他們深刻的指導力。

阿拉是鳳凰縣內的一座村莊，當作者到達當地時，居民都湧到大街上來了。顯然他們對外國人的好奇仍不減於19世紀華、洋接觸之初。



阿拉是湘西典型的一座漢、苗交錯的村落。



這位可愛苗族兒童，手中拿的是什麼？



麻陽境內，辰河上的一位老漁夫正收拾捕蝦漁網。



如今，辰河上依舊停泊著幾艘千百年就沒有多大變化的小船。
沈從文的鄉愁就像辰河一樣靜靜地流過中國的大地。

「民族性」和「國際性」的二分主義

今天，中國大陸的學者，開始對沈從文在台灣、香港和海外享有極高的文學聲譽，感到興趣。有人告訴我，大陸上的沈從文專家對沈從文之所以發生興趣，是因為他們看到海外中國學者（像夏志清）因沈從文的作品有「世界性」而給予他很高的評價；而像我這樣的外國評論家，則因認為沈從文的藝術表現出中國獨特的民族風格而喜歡他的作品。即使這樣的看法也有點簡化，但其中仍然有一些值得我們加以分析的真實性。這種說法顯出了沈從文文學成就的廣度，事實將也顯示出一位作家寫自己的人民時，只要寫得夠精緻，同樣會受到國際文壇的注目。對於沈從文文學的評價，台灣的文學批評家們也應該參加討論，因為台灣的批評家已能在批評上高度調和文學的國際性和民族性了。

不幸的是，在中國大陸，「民族性」被定義得比較狹窄。1970年代曾經在台灣的「鄉土文學」爭論中也有同樣的情形。有人以為「民族性」與現代主義和其它國際主義的思想模式是互相矛盾的。而且「現代主義」被視為就是「西方」的、就是資產階級生活異化的產物。

為了避免這種錯誤的概念，喜歡新的技巧和富於想像力主題的大陸批評家們讚揚「拉丁美洲文學」（實際上就是拉丁美洲的現代主義，例如作家波赫士（Borges）和略薩（Vangos Llosa）做為他們支持國際主義的理由，而不必提及西方帝國主義國家的作家們。我想，中國大陸的文學研究方面的進步，端賴打破這種民族主義的偏見。有些宅心良善，而觀念錯誤的大陸文學批評家，試著以淡化沈從文用國際文學的技巧搞寫作實驗、淡化他和徐志摩、胡適的友情、也淡化他反對激烈革命的立場，來恢復沈從文的文學地位。假如沈從文贏得諾貝爾文學獎，左派可能為他們的革命而高舉他，就像右派也會把沈從文頌揚成一個反共烈士一樣。所有這樣的評價，對沈從文的智慧和寬容，都是不公平的。

中國——世界的沈從文

我確信，沈從文已經替他的中國地方文化樹立了文學的紀念碑，也創作了具有世界讀者的許多作品。他把握他那個時代的社會歷史，同時也超克了對中國內戰中狹窄的愛國主義關懷。

在精神上我相信一切善良的人民都會熱烈歡迎「沈從文重回台灣（文壇）」。沈從文的作品，他生命的尊嚴，是屬於一切中國人民的，也屬於全體人類——不論他們是地方主義者、民族主義者，還是國際主義者。

附註

* 本文中所使用的文獻和論點，可在拙著《沈從文的浪遊歷程》（The Odyssey of Shen Conwen, 1987,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這本書最後一章的最後四頁，曾經在中譯之後發表在一九八七年五月號的「聯合文學」第十三至十六頁。由於該譯文過份改寫甚至誤解我原來的用語，使得我不能不出面否認該譯文和原作者的關聯，並且要指出，這種做法，其實就是惡用了沈從文，以為做為個人政治資本的做法。這真是一件叫人遺憾的事。因為在該期聯合文學的《沈從文專號》中所選的沈從文作品，都選得很好，而雜誌也弄得挺漂亮。這些全應歸功於原作者沈從文和「聯合文學」的編輯們。

我媽媽是義工 媽媽常說，她是個平凡的家庭主婦。照顧我們，把家料理得俐落有序，她，給我們一個乾淨舒適的家。家事之餘，她總是有很多時間，走入社會去參加社會服務工作。經常到公園、智障中心、甚至十字路口

去幫助需要幫助的人

其實，在我的心目中媽媽並不平凡，因為她不只是我媽媽，也是社會的母親。愈來愈多的家庭主婦

選用品質優異
使用方便的莊臣系列產品
不但把家整理得乾乾淨淨
更利用節省做家事的時間
走入社會
義務為廣大的人群服務
做個社會的母親

女人， 社會的母親

無私的大愛，來自一群平凡的女性

莊臣公司謹向每一位致力於社會服務工作的家庭主婦致敬
因為她們默默地付出，才使社會更溫暖和諧

莊臣系列產品
美商台灣莊臣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雷錫街421號2F TEL: (02)7602211



莊臣 Johnson wax

世界在你眼前 未來在你手中

使你的心跳與世界的脈動同步——

只要擁有它，世界瞬息萬變的資訊，就會在極短時間內呈現在您眼前；使您的思考跟上時代的軌跡，心跳與世界的脈動同步。它能為您提供下列服務：

- 資訊存取：包括證券、貿易、旅遊、氣象、新聞...等
- 訊息交換：與指定對象交換資訊
- 進行交易：進行交易活動，訂購物品
- 群內通信：具保密性，群外人無法獲知訊息
- 電傳軟體：可依您需要，取用電傳中心所有軟體

除以上這些服務外，它同時也是一部最親切的十六位元電腦，外型帥，品質好，功能強，體積小是一部最適合現代生活的中英文個人電腦。



神通 **小貴族**
電傳視訊專用機

網路申請可由經銷商代辦

神通 電腦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民生東路585號9樓

神通電腦世界

- | | | |
|----|----------------|--------------|
| 北區 | 北市民生東路530巷4號1F | (02) 5020622 |
| | 北市民權西路112號 | (02) 5113109 |
| | 北市民權東路122號1F | (02) 5651456 |
| | 北市信義路四段138號8F | (02) 7541766 |
| | 北市八德路二段447號之一 | (02) 7711191 |
| | 北市重慶北路四段164號 | (02) 8123666 |
| | 北市文林路487號 | (02) 8363618 |

- | | | |
|----|---------------|--------------|
| 北區 | 北市士林文林路291號 | (02) 8828211 |
| | 中壢市元化路2-15號 | (03) 4251915 |
| | 新竹市西大路92號 | (035) 260261 |
| |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622號 | (035) 713561 |
| 中區 | 台中市民族路18號 | (04) 2261961 |
| | 台中市互助街30號 | (04) 2249781 |
| | 台中市錦中街10號 | (04) 2321990 |
| | 台中市西屯區福星路403號 | (04) 2554285 |

- | | | |
|----|----------------|--------------|
| 中區 | 台中縣沙鹿鎮沙田路53號 | (046) 352911 |
| | 彰化市三民路9-1號 | (047) 240471 |
| | 彰化縣員林鎮和平街16號之一 | (048) 343969 |
| 南區 | 台南市民族路二段18號 | (06) 2206156 |
| | 高市五福二路59-2號 | (07) 2513411 |
| | 高市建工路452號 | (07) 3866527 |
| | 岡山鎮民族路71號 | (07) 6214463 |
| 東區 | 花蓮市中山路285號 | (038) 335728 |

精美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本

分開來，「人間」是一本值得細讀的好雜誌；
合訂，「人間」是一部值得典藏的好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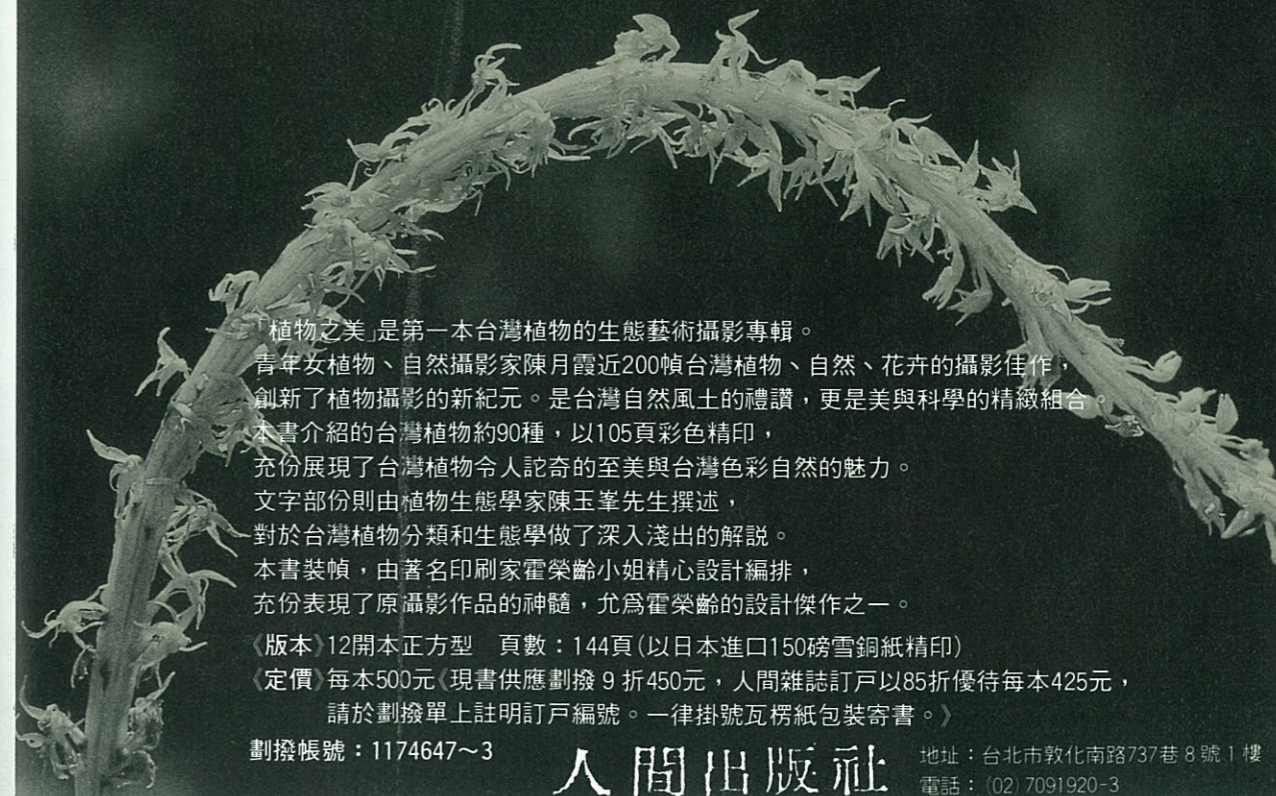
- 典藏版「人間雜誌」合訂版特價大優待
- 合訂版「人間」〈9-12〉及〈13-16〉〈17-20〉
- 每卷4期訂價：600元，2卷8期1200元，3卷1800元
- 郵購8.5折優待：單卷510元，2卷1000元，3卷1500元

冊數不多，請從速訂購！

- 供書時間：〈9-12〉合訂版(現書供應)
- 〈13-16〉合訂版(現書供應)
- 〈17-20〉(2月供書)
- 郵寄：掛號交寄
- 劃撥帳號：1008791-0號 人間雜誌社
- 查詢電話：(02) 7091920~3

人間雜誌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啊，美麗的台灣植物！



「植物之美」是第一本台灣植物的生態藝術攝影專輯。青年女植物、自然攝影家陳月霞近200幀台灣植物、自然、花卉的攝影佳作，創新了植物攝影的新紀元。是台灣自然風土的禮讚，更是美與科學的精緻組合。本書介紹的台灣植物約90種，以105頁彩色精印，充份展現了台灣植物令人認奇的至美與台灣色彩自然的魅力。文字部份則由植物生態學家陳玉峯先生撰述，對於台灣植物分類和生態學做了深入淺出的解說。本書裝幀，由著名印刷家霍榮齡小姐精心設計編排，充份表現了原攝影作品的神髓，尤為霍榮齡的設計傑作之一。

〈版本〉12開本正方形 頁數：144頁(以日本進口150磅雪銅紙精印)
〈定價〉每本500元(現書供應劃撥9折450元，人間雜誌訂戶以85折優待每本425元，請於劃撥單上註明訂戶編號。一律掛號瓦楞紙包裝寄書。)

劃撥帳號：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樓
電話：(02) 7091920-3

上學做詩人，

海寶國小童詩人的生活報告

海寶，是一片土質貧瘠的海埔新生地。

住民曾投入大量的勞動，

但，土地依舊是荒廢了。

令人驚奇的是：

這片惡土上竟綻開了童詩的奇葩！

但小詩人們卻因貧困，而面臨失學的威脅。

指導童詩寫作的杜榮琛老師深信

詩人楊喚所云：「生活，是詩的土壤」。

然而以杜老師的生活方式及詩的內容來看：

童詩教學仍是絕緣於海寶的住民生活。

放學做工人。

攝影 ■ 李文吉
撰文 ■ 藍博洲



海寶國小六年甲班正在上童詩創作課，杜榮琛老師拿雨傘當道具，引發學生對傘的聯想，繼而導入詩的motif。

午後的鈴聲

海線的火車駛過後，海寶國小午后第一堂的上課鈴聲響了起來，在操場打躲避球、盪鞦韆、吊單槓的學童們，迅速地跑回各自的教室上課。原本在冷冽的海風吹襲下充滿孩子們活潑熱鬧的笑鬧聲的校園，立即安靜下來。

海寶國小，是一所全校只有97個學生的偏僻國小，它位於苗栗後龍鎮的北邊。1966年創校時，只是鄰村大山國校附設的分班；1970年改為分校，7年後獨立為海寶國小。

從後龍經造橋往竹南的苗9號公

路，是貫穿海寶里東西兩側的唯一公路。自1980年11月起，苗栗客運開始每天在後龍、造橋兩地之間，對開12個班次的班車後，海寶里的住民總算有了比較多的機會與外界聯繫。

海寶國小就位在公路旁、鼻尾山下的沙丘上。目前僅有普通教室6間，6個年級和6個班。全校的教職員數，從校長、主任一直到工友都算在內，也不過是11人而已。然而，這樣一所「迷你小學」，近幾年來卻因為學童們的「童詩寫作」，馳名海內外。負責推展童詩教學的杜榮琛老師，1975年6月，畢業於省立新竹師專後，便

自願分發到這所國小任教。而且他也曾經許諾，將在這裡服務終生，直到退休為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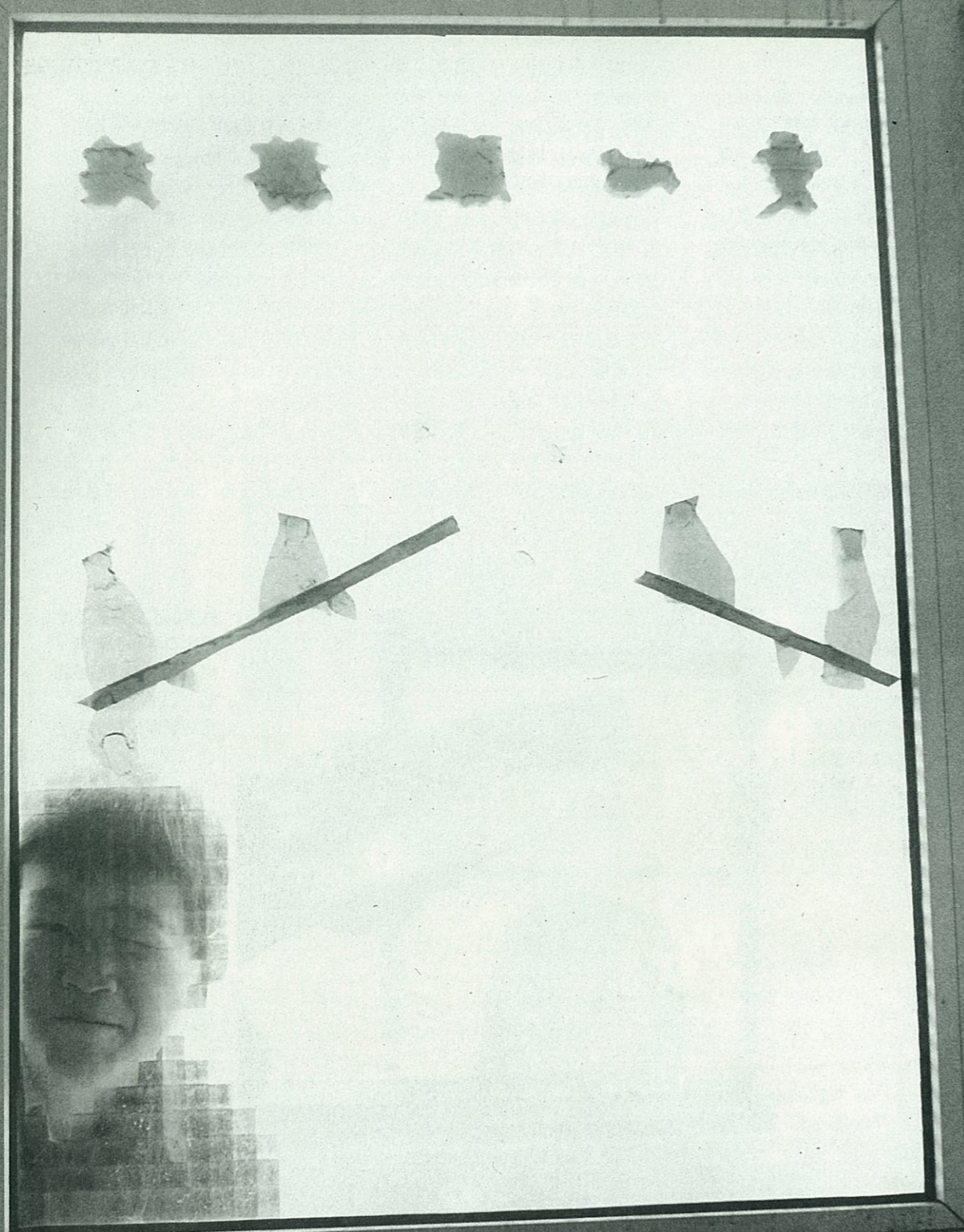
然而海寶國小的學區內，有205戶人家，大約700人，主要是靠海埔地的農作及打零工謀生。那麼在這個並不富裕、甚至可說貧窮的環境裡，究竟是在什麼樣的生活條件、教育條件下，10多年來，杜老師得以通過個人對詩的喜好，以寫詩做為作文課和課外活動的教育方式，並且普獲校長、家長與學童的接受？

在這種教育環境下，會寫詩的兒童與不會寫詩的兒童之間，會不會產生歧視、自大、自卑的現

三年級的體育課。
校門外，轟隆隆的
海線火車兀自穿過
枯寒的田野。



杜老師正朗誦童詩，
紀秀滿專心地聽講。
她和紀秀瓊兩個雙胞
胎，功課名列前茅，
童詩做得更是出色。



雖然不斷有記者來訪，海寶的小學生依舊對外來人物充滿好奇。

象？乃至於畢業後，孩子們的升學狀況？還寫不寫詩？以及以詩做為兒童基礎教育的一環，對學生日後思想品德和世界觀的形成，或者就業，有沒有實質的影響？

這種種互相聯繫的疑問，在元月4日前往海寶國小的路程上，一直盤旋腦際，揮之不去。終於，海寶國小校園裡午后響起的鈴聲，就要引領我去調查、採訪這樣那樣的事實了。

就是他帶動了童詩的創作

杜榮琛老師在上課鈴聲響過之後，便挾著一疊學生的詩畫作業，及平時蒐集的人像畫報、舊照片，離開辦公室，向校舍南端的六年甲班教室走去。

六年甲班總共只有16個學生；男生9名，女生7名。教室桌椅的編排以三張桌子為一組併成凹字型。教室的空間顯得空曠。學童們在杜老師進來前，仍然延續著午休時間未完的話題，彼此聊天。

這兩堂課是作文課。杜老師走進教室，學生行完禮後，便把手中的畫報、舊照片，一一地黏貼在黑板的上緣，然後在黑板右方，寫下「人物詩創作」5個大大的粉筆字。

杜老師開始接觸兒童詩，是在1973年的師專三年級時。那時候，學校有個文藝社團——洪鐘社。他參加了其中「兒童文藝」和「想像力應用」兩組。他曾經嘗試寫了幾首童詩，寄給國內最早指導兒童寫詩的屏東仙吉國小的黃基博老師修改。

這段時間，作為一個現代詩爱好者的文藝青年杜榮琛，在校內刊物發表的詩作，卻儘是從日記中整理、改寫的少年情愁；手中捧讀的是坊間出版，施穎洲所譯的泰戈爾、濟慈……等古典名詩。

1977年9月，服完預官役，回到

海寶國小服務時，23歲的杜榮琛開始試著在學生的作文課上，教導學童寫作童詩。

1979年，他參加板橋教師研習會第6期的兒童文學寫作班，接受林良、朱介凡、嚴友梅、馬景賢……等教授的指導。從此他對兒童文學有了比較深刻的認識。

於是，回到學校後找到同樣喜歡詩的年輕的老師——劉丁財和洪志明，他們一起向陳枝文校長提出指導小朋友寫詩的構想，沒想到，校長和學校的兩位主任不但沒有異議，反而全力支持他們的想法。從此在每個禮拜二、禮拜五的課外活動課，開設童詩寫

作班，通過詩歌的欣賞、解析，以團體活動為核心，大力推展兒童文學的教育。

培養小詩人的土壤竟是那樣的貧瘠

在六甲的作文課上，杜老師藉著遊戲說故事，引導學童們從生活聯想的方式，讓每個學童一人接一句話地漸漸帶入「人物」這個主題上。

緊接著，他一張一張地給小朋友們看黑板上的人物畫片，讓小朋友認識社會上各行各業，各種不同階級的人。就在一張他從舊書攤上購買的50年代台灣兒童的



上完體育課搬墊子回教具室。貧窮並不會減低海寶小孩隨時嬉戲的本事。

照片時，杜老師向學童們談到自己幼年時候貧窮的生活狀況。

1955年出生於後龍鎮的杜榮琛，由於家境貧窮，從小便經常在課餘時間，跟著父親奔波於鄰近村鎮的廟口、市集、擺地攤，賣些日用百貨以營生。因此，一股掙脫貧窮與無知的志願，支持著他在惡劣的升學條件下求上進。也因此，當他初中畢業考上公費的新竹師專之時，便立下日後返回故里執教的心願。

在杜榮琛的記憶中，10年前，海寶國小的學生，比自己的童年

更窮、更苦。學生們一般都是打赤腳上學的，也經常會有學生繳不起學費的情況。杜榮琛說，由於自己幼年的貧窮經驗，對這些學生們的愛也就更深，代繳學費也就義不容辭了。

10年後的現在，從學童們的穿著來看，海寶里住民的生活比以前要改善多了，杜榮琛說，但是一般說來，學生，下了課仍是煮飯、下田，再不然就是串聖誕燈泡賺錢，沒多少時間唸書。

更因為學生家長近親結婚的，或是「老芋仔」與山地人、半癡

紀秀滿的媽媽到沙灘上扒蛤。
她們喜歡「做海」而不喜歡種田。
她們辛苦一個上午才扒到三、四斤蛤仔。



赤腳將剛收割的稻穀扛上路邊的
陳先生說，海寶原本都是沙地，他們都從外地
運來泥土覆蓋在上面才有辦法種稻。

呆者結婚的情形不少，一般說起來，學生的程度是中下，許多本該送啟智班的學生卻無處可送，所以程度也就參差不齊了。

第二堂，學童們開始提筆，發揮各自的想像力寫詩，並且在下課前交給杜老師指導。

「班長」和她那 「貪玩的奶奶」

六年甲班有一對雙胞胎姊妹。姊妹紀秀瓊是班長，因為班長難當而寫了一首「班長」，藉此抒發心緒——

班長

「不要講話」
一陣急促的聲音
在同學的耳邊響了起來
同學還是不停的

ㄐ一 ㄌ一 ㄍㄨㄛ ㄌㄨㄛ，
ㄐ一 ㄌ一 ㄍㄨㄛ ㄌㄨㄛ，

班長只好拿出上發（方）寶劍
ㄉㄩㄝ 一聲，
嚇得同學都用可怕的眼光，
看著班長，
班長擺著又紅又生氣的臉孔，
趴在桌上，

好像心事重重，
一點也不快樂。

兩姊妹的奶奶久病不癒，在一個月前半夜過世了。妹妹紀秀滿有感而發，寫了一首懷念的詩「貪玩的奶奶」：

貪玩的奶奶

奶奶最貪玩了，
有一天，
她到了天堂去遊玩了，
看見風光那麼美好，
就再也不回來了。

紀秀瓊和紀秀滿雙胞胎姊妹，是升上了5年級，杜老師擔任她們的級任老師後才開始喜歡寫詩的。奶奶去世了。大姊嫁到台北。家裡還有爸爸、媽媽、讀國中三年級的二姊和兩個弟弟——一個8歲，另一個10歲。

紀家姐妹的父親紀木琳今年52歲，原本在後龍一家牛仔褲工廠做洗布工，因為身體承受不了染料揮發的化學氣味而辭職，前兩天才又到附近的嘉勤紙廠做工，工資是一天500塊。紀太太說。

紀太太和紀木琳是海寶里同庄





花了一千多萬蓋的保安宮正做最後修飾，廟旁邊堆著魚籃和菜籃的「土角厝」是典型的窮人農舍。



紀木琳的大兒子出外到新竹做生意，將稚子留給紀太太撫養，海寶幾乎家家戶戶都是少壯人力外流的十分嚴重。

的人，21歲嫁到紀家時，紀家也沒什麼財產，只有一小塊田，也種不出什麼來，就放著讓它長草。誰知這還要繳稅。說著說著，她進屋裡拿了一張稅單給我，原來是「苦苓腳段，國有原野及區外保安林解除地內之農地放租」76年2期、甘藷161公斤-483元的地租。

在海寶里不遠處的南北兩端，源自中央山脈的中港溪與後龍溪，穿割了重重起伏的高山與丘陵之後，各自流經苗栗縣境南北兩區的城鄉村鎮，挾帶著沿途沖刷的大量砂礫，平行入海，並且在出海口處的兩岸，沖積了一大片的海埔新生地。

就在這一大片沙地上，海寶里的住民曾經投入大量的勞動，先在濱海處豎立起一道道緊密的擋風竹籬，然後在竹籬後間隙地植下一株株木麻黃幼樹，於是就在偏地林投、野草的海岸沙地上，開闢出一畦畦可供種植花生、甘藷等旱作的田地。如今，也因著經濟收益不大而荒廢了。

紀家祖母去世時，因為治病、喪葬等費用，欠了鄰居10多萬塊的債。

「唸國中3年級的二女兒，讀好班要補習，想說不讓她補，老師卻又免費給她補。我們夫妻倆都不識字，吃足了沒讀書的苦，過得去的話，當然要給這些孩子讀書的。問題是錢薄薄的，雖然沒什麼開銷，日子還是過得很辛苦。」

目前，兩個雙胞胎姊妹放學回家，書包一放，就幫媽媽串聖誕燈泡。串聖誕燈泡的工錢十分微薄，一個晚上下來，兩個姊妹也不過幫家裡多掙了30、40塊錢。去年，她們每天下課後還到大山的一家羽毛球工廠打工，每天從下午5點一直做到9點，一個月約有3千多塊的收入；暑假時，繼續

做了2個月的整天工，每人各賺了一萬多塊的工錢；除了繳自己的學費外，還可貼補家用。

「國中當然想唸啊！」紀秀瓊有點委屈而自許地說：「爸爸、媽媽沒錢，我們可以自己打工，賺自己的學費。希望將來也考得上師範，回海寶國小當老師。」

這個聰明的小詩人是誰家的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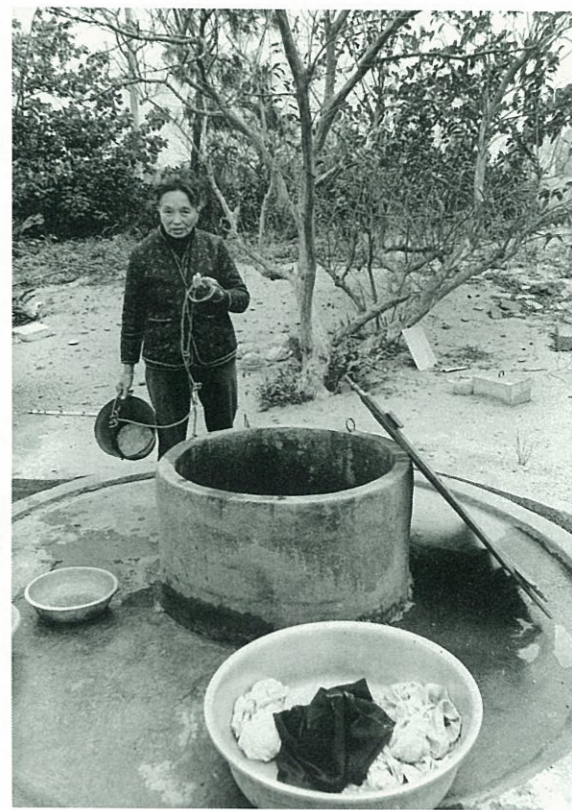
離開紀家時；天色已經完全暗了下來。村子裡找不到什麼飲食店；跟著我們身邊作採訪的小朋友說：「李孟宗的爸爸會做水餃。」

於是，在小朋友的引領下，走了一段漆黑的小路，來到蓋在一片防風林內沙地上的李孟宗家。

李孟宗，聰明、沈靜、而又靈敏，是六年甲班9個男生中的孩子王；然而，他的母親卻是個半癡呆的女人；父親李喜發是個自謀生活的所謂「老芋仔」。

1926年出生於廣西靈川的李喜發，1947年被拉去當兵，遠赴山東參與國共內戰。後來跟著黃杰的40路軍，從廣西一路撤退，1953年經由越南到台灣來。

1973年時，因為胃穿孔開刀，以二等殘廢在金門申請退伍。過



老太太說：雖然海寶近海，這井裏的水可沒有鹹味。她的獨生子被管訓，宿命的海寶鄰居說，那是她做人太計較的報應。

農曆年前，退伍令批准下來了，因為未達上士50歲退伍的規定，所以只領到保險金和退伍金共4萬8千元。

李喜發在1970年時，曾經隨著部隊到海寶里駐防過半年，與此地的老百姓相處還不錯。他想，當地還有一個連的士兵，在那裡做點小生意，混口飯吃該沒問題吧！

李喜發於是提著行李袋，來到海寶里落戶。老里長吳芳河的三弟，借給他一塊地；他就在那裡搭起塑膠帳篷，自己用石頭和沙土慢慢蓋起一棟簡陋的房子，然後到後龍火車站後的彈子房，花了一萬二買了一架舊的撞球枱；連帶賣些麵食，做起阿兵哥的生意來。

起初，生意還不錯，每天有幾十塊到一百塊不等的利潤。附近的老百姓就勸他成個家；給他介紹住在造橋鄉，24歲的黃秀蘭。

黃秀蘭的父親種了5、6分地的茶，除了她以外，家裡還有4個弟弟和3個妹妹，生活困苦。黃秀蘭因為小時候發高燒，把腦子燒壞了，有點癡呆。介紹人跟李喜發說：「腦筋不好沒關係，重要的是人活著一定要留個後代。」

1975年4月，李喜發和黃秀蘭結婚時，女方連他一毛錢的聘金也不收；他自己則花了三萬六千塊錢做大餅，分送女方的親友。

第2年的2月，李孟宗出世。黃秀蘭既不會帶小孩，也不會做飯。甚至連幾塊錢也不會算；李喜發又要賺錢，又要照顧一大一小，忙不過來。他想，有個孩子做種就好，於是不再生了。

5年前，部隊裡頭開了福利社，同時不讓阿兵哥出營區，李喜發的店也就漸漸沒有生意。然而有了小孩不做也不行；於是投下一生的積蓄60多萬，養了一百多條毛豬。1983年國內毛豬價格遽跌，

他虧了50多萬，搞得血本無歸。

此後，李喜發就靠著海寶鄰居的介紹，到竹南、頭份，做零工、挖水溝或到工廠掃地，賺取不固定的微薄工資養家。

年前，從竹南搭苗栗客運的巴士回家，汽車卻在談文派出所旁的路上翻車，他的頭和大腿骨盤受傷，在頭份綜合醫院躺了13天。出院後，苗栗客運除了代付醫藥費外，只賠償他8千塊。

這樣，生活就更不順遂了。12月，他又到台中榮總做攝護腺的開刀手術；還好，因為榮民是免費的，不用花什麼錢。

李喜發既無終身俸可吃，也不曾受到政府的貧民救助；僅靠著偶爾有外地人進村子做工時，賣些水餃、香烟，賺個不固定的錢。一家三口人，每個月包括水電在內，大概也需要3、4千塊才夠用的；自己還種點菜，勉強可以過下去。

在這樣窮困的家庭長大的李孟宗已經小學6年級，馬上就要讀國中了。「幸好，這孩子沒有受到他媽媽遺傳，」李喜發說：「從小就愛看報。如果他書唸得來就給他唸，再苦也沒關係！等我病好了，還可以做工的。」

在課堂上，他寫了一首詩——「我們理想的居住環境」，彷彿把人口日漸外移的海寶里與內湖垃圾山比擬似的，他寫道：

在內湖垃圾山，
要什麼，
隨便翻翻找找，
就能找到東西。
要大號，
找個地方，
挖個洞，
就能解決。
要食物，
抓隻老鼠，

烤一烤，

就能吃飽。

看！

內湖垃圾山是個「天堂」，

就是沒人搬去住。

生活是詩的土壤

離開海寶國小前，杜榮琛老師在校長室的坐椅上為我們解說海寶國小童詩推展的成果。他說，自從1978年推展童詩教學以來，他們在1980年出版了一本童詩專集《含羞草》。

1981年，因為推展童詩，海寶國小還列入「杏壇芬芳錄」；並且在這一年，出了2本童詩專集《海寶的秘密》1984年，第3本童詩專集——《小龍兒》，由台灣省國民學校教師研習會承印，並分贈全省各校吟賞。1986年，海寶國小被教育廳指定為兒童文學發展重點學校。

教學之餘，傾力於兒童文學的研究與創作的杜榮琛，已出版了《稻草人》、《兒詩寫作與指導》、《童詩五家》……等多種作品。擔任中華民國兒童文學學會理事的他說：「每月的月薪再加上各種稿費、版稅，也有5、6萬收入，生活總算還過得去！」

杜榮琛的太太，也是海寶國小的老師；他們兩人住在後龍鎮上，下了課就回家。

杜榮琛深信已故詩人楊喚所云——「生活，是詩的土壤」然而，總的來看，海寶國小童詩寫作所以能推展起來的原因，先是有喜歡詩的杜榮琛老師作觸媒，再加上一般家長經濟貧困無力提供孩子升學需求，所以海寶國小的小朋友似乎能盡己所能創作童詩。然而，以孩子們詩的內容和杜榮琛的生活方式看來，童詩的教學與寫作還是孤立於整個海寶里住民的生活，而進行的。



放學後到海邊防風林撿枯枝回家當柴燒。海寶國小的學生有半數參加課外活動課的「童詩創作組」，而個個有裝聖誕燈、扒蛤仔、撿柴、打零工的經驗。

「既然有心終生服務於這貧窮的濱海的國小，是不是該搬進村子定居，與村民更具體而密切地生活在一起，使童詩教育在海寶更進一步地推展呢？」臨走時，我向送行的杜老師這樣問。

他笑了笑，沒有說什麼。 ♀



海寶農村兒童豐富、生動的生活經驗似乎很少成為他們創作童詩時的材料。

台灣果農的 怒吼！

您可想到吃便宜的美國水果
要付多少代價？



水果開放進口，
使得其豐收的省產水果
在山上任其腐敗。

爲了「平衡」美國和台灣的貿易，
除了強迫提高台幣的匯率，
美國還大量賤價向台灣傾銷水果。
一箱橘子跌到100元還沒人來收；
一斤葡萄只能賣7、8塊錢；
梨山蘋果每斤從100多元跌到6、7塊錢。
東勢一帶的果園裡，
檸檬、橘子、楊桃全掛在枝椏上，
任它成熟，任它萎墜一地。
一位種蘋果的老榮民因爲果價暴跌，
坐在地上泫然流淚……



東勢鎮，一個從台中進入谷關山區的小山城，因為氣候適於栽培溫帶地區的水果，自然成為台灣水果的王國。鎮上的果農大都是客家人。不管在市場與小賣的果農交談，或在果園裡跟正在勞動的農民搭訕，都能從他們拘謹的應對之中感受到中國農民那一份樸直、守成的性格。歷代族人在這塊土地上傳承不斷地耕耘，東勢客家人的精神面貌裡自然就

蘊涵著深厚的中國農村的特質。從東勢街上的商店裡可以看出並沒有很多摩登商品，當地居民的消費行為，仍然簡樸。我甚至還在大街上看到不少家傳統的打鐵鋪子，偶而經過，聽到那鏗鏘有力的打鐵聲，讓人感到一陣驚喜，也感到一種對過去時日的鄉愁。東勢這個濃厚地發散著農業社會氣息的小鎮，在台灣逐漸被都市消費文明侵蝕的其他鄉鎮生

態之中，已然不多見了。

然而，去年入秋以來，以東勢為中心的水果產銷鄉鎮，卻開始起了變化。一大片果園裡的果樹上的纍纍果實，因無人採收而枯焦在枝椏上，或任其爛熟墜地；在東勢果菜市場裡，每天的早市與晚市一改以往的熱絡場面，變得像廢墟一樣冷冷清清；果農黧黑的臉上，彷彿鋪上一層晚秋的蕭瑟之色，憂鬱而凝重。這股經

濟上的秋意波及到街上，以農民為對象的商業活動，也呈現出幾許疲態。農藥、肥料等商店，甚至百貨業、裝璜業都受到一定的影響。農業經濟上早來的隆冬，已經降臨到這座水果王國。

徐超群

今年35歲的徐超群，苗栗縣卓蘭人。初中畢業以後，就開始從事水果種植工作。他與家族五口

葡萄價格大跌，
使得吳建喜放棄耕作，
把希望轉移到葡萄架下的枇杷。

人在梨山共同經營了兩甲多的果園。「我們農民沒天沒夜的幹，到頭來卻成為大家剝削的對象。像裝水果的紙箱，冷藏水果的冰庫，每次到了產收期就開始漲價，」他說，「現在連政府都和美國人聯合起來剝削我們農民。人家美國為了保護自己的農民，硬要把這些水果賣給台灣，我們為什麼就不能拒絕這些水果的進口，來保護自己的農民呢？」徐超群說，這可見中華民國根本不是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他怎也不了解政府的農業政策為什麼偏跟自己的農民利益衝突。「我們體諒政府受到大國的壓力，但我們農民能夠忍受在自己能溫飽下開放美國水果進口，不要像現在一箱橘子因為美國水果進口，價錢跌到一百塊錢都沒人要。這叫果農怎麼活下去呢？」

李榮

李榮，湖南人。民國41年從軍中退伍下來，參加了開闢橫貫公路的隊伍。民國58年完工後就留在梨山，又繼續開闢果園。他今年已經73歲，幾乎大半輩子都在梨山度過。他激動地說：「在梨山種蘋果，必須要等10年以後才見收成。那10年裡可真苦啊！除草、施肥、噴藥，每天工作不斷。為了維持生活，又在蘋果樹下種高麗菜賣。住的地方是臨時搭的工寮，沒有水，沒有電，就這樣

辛苦耕耘了10年。好不容易等到開始收成，因為氣候過低，收成很少，老婆在家做布鞋代工貼補家用。沒想到這幾年收成愈來愈好，卻碰到美國蘋果開放進口，現在梨山蘋果一箱成本四百塊，卻賣不到兩百塊，我把房子抵押給華南銀行，弄到50萬，只換到三千多箱蘋果放在冰庫裡凍著，把我都凍得麻木了！」

徐可鴻

徐可鴻，32歲，卓蘭人。民國72年，省主席李登輝喊出「八萬農業大軍」的口號，以挽回農村嚴重流失的勞動力。那時他適巧從軍中退伍下來，就參加了這個「隊伍」，首先得到青年創業低利貸款，開始種田。一年後，又在省主席邱創煥提出的「精緻農業」政策下，轉作水果，萬萬沒有料到收成正在連年增加的時候，政府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大把鈔票已經投資下去，也不能就拋下不管。現在徐可鴻一家大小四口人的生活陷入進退維谷之中。「我們農民很容易認命，我既然出生在這裡，只好認命守在這裡過日。但是，我怎樣也無法對政府開放美國水果進口認命。要是真的認命，只好去做乞丐了。什麼八萬農業大軍，根本就是坑人的敢死隊嘛。」

吳英總

今年58歲的吳英總，每天都用摩托車載著幾箱葡萄到東勢果菜市場去賣。但是面臨水果價錢瀉跌的厄運，也只能坐在摩托車の後座望著地上那幾箱葡萄搖頭嘆息。「水果箱夾層的舊報紙一斤四塊五毛錢，而一斤葡萄只賣七、八塊，扣掉報紙錢能不賠本就算走運。我種了十幾年的葡萄，碰

三斤20元！連工錢都不夠，成本更不用說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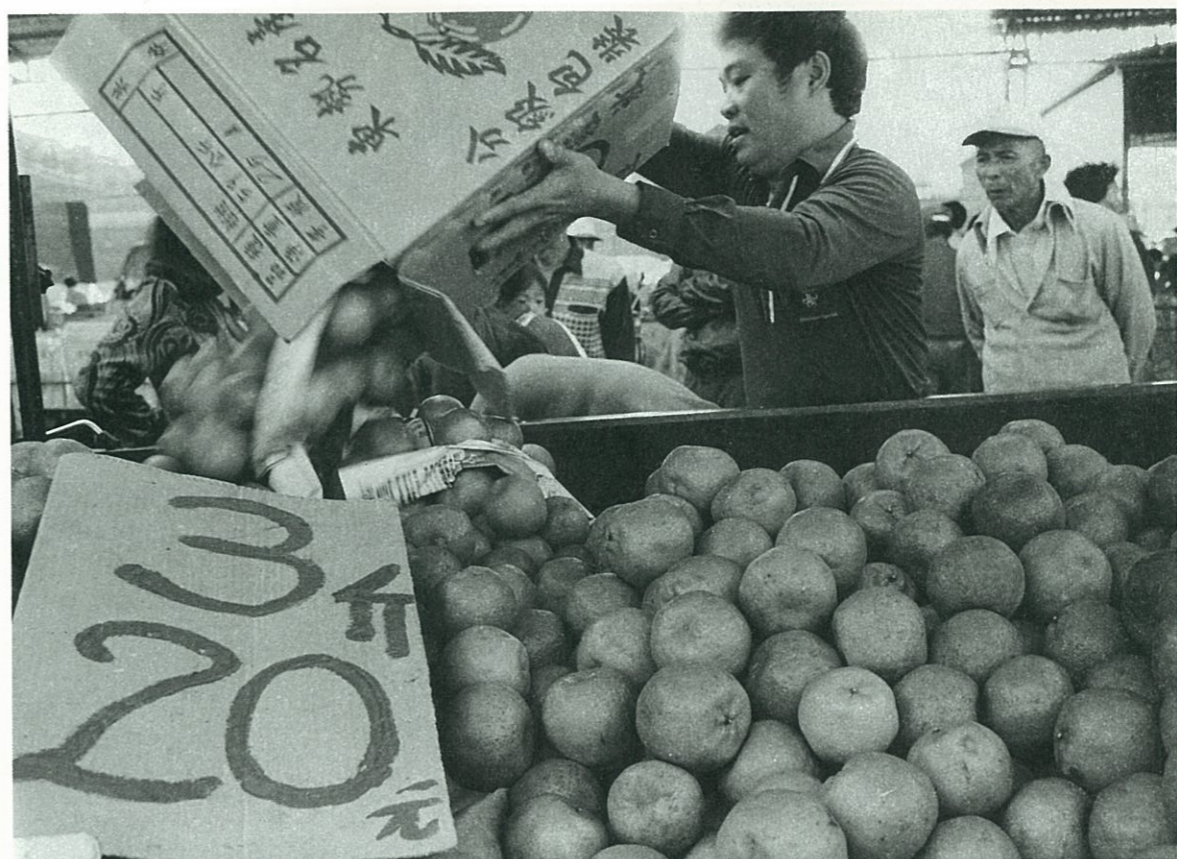
到這兩年美國葡萄進口以後，被打得一塌糊塗。一家十幾口人都靠我吃飯，現在我也想不出辦法解決這些問題。」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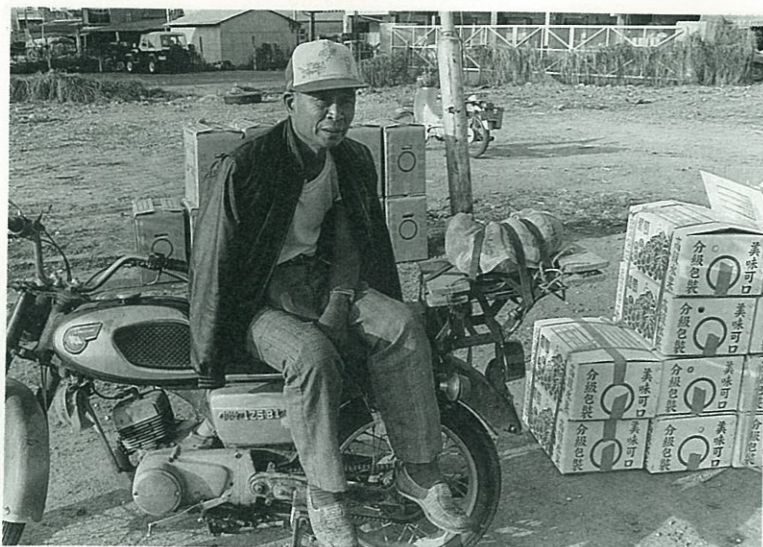
即使吳英總的口氣充滿百般無奈，但是臉上依然堆滿樂天知命的自嘲的笑容。他不斷笑吟吟地說：「歹運哦！」

葉天賜

葉天賜在東勢鎮上開了一家裝璜店，以前也是種過「新世紀」水梨的果農，因此提到農業問題，他是個過來人，吐了一肚子的苦水：「台灣的水果產地大都在山坡地，很難全部機械化栽培，只能採取小面積人力經營，因此生產成本比較高。台灣的葡萄一箱1000元左右，美國葡萄進口以後，一箱葡萄被逼跌到300至100元，跌幅竟然高達4、5倍。梨山蘋果在10年前是一斤一百多塊錢，這一、兩年來跌到一斤二、三十元，現在甚至跌到一斤6、7元。」他說：「以前稻米生產過剩，政府提倡稻田轉作，農會全力推廣水果種植，結果彰化、南投、花蓮一路都種葡萄，生產過剩，市場價格大跌，椪柑、楊桃、檸檬都一樣的情形。現在開放美國水果進口以後，火上添油尤其淒慘。

從開花到收成，
每一個到消費者手中的橘子
都要經過六七個農人的手。





苦笑是吳花統的表態，
他說「不笑，不然要哭啊」。

有的果農為了省下一筆工錢，乾脆就不採收了，讓果實爛在枝頭上。你到果園去繞一圈，就可以看到成熟的檸檬、橘子、楊桃都讓它們掛在樹上任其腐爛，有的人還把檸檬故意倒在路邊，讓大家看哩。」

去年10月20日晚上，民眾在東勢舉辦「國會全面改選說明會」，有人在現場散發傳單，上面這樣寫道：

●勇敢地站出來吧！

《果農們！請您仔細算算看，您今年的水果一斤賣多少錢？獲得多少利益？再回想3年前水果一斤賣多少？今天一切生產費用漲價，而水果價錢漲了沒有？這是什麼原因？您是否曾去想一想？政府為了平衡中美間的貿易，一再開放外國農產品進口，使國內農業屢受打擊，致農民淪為次等國民，成為被遺棄的孤兒，任人宰割，台灣的農民竟成為貿易平衡的代罪羔羊。果農們，覺醒吧！

自己的生存，自己的權益要靠您自己去爭取！團結就是力量，請大家告訴大家，手牽手，心連心，一起來參加超越黨派的「東勢區果農自力救濟委員會」這個屬於您自己，為您爭取權益的團體。請不要猶疑，請不要徬徨；為了生存下去，勇敢的站出來，歡迎您的加入。》

胡壽鐘

這張傳單可以說是第一次把台灣農民長期以來默默地在心中所澱積的委曲公開化。農民為了和剝削果農合理權益的官商結合的果蟲體制抗爭，自行組成自力救濟的團體，化為具體的行動。

這張傳單的創造者是由40歲的胡壽鐘獨力製作。他也是東勢鎮的農民。當喜歡登山的胡壽鐘敘說如何站出來為農民爭取生存權利的心路歷程時，好像在談自己的一段登山經驗，沒有浮誇的形容，也沒有氾濫的情緒，倒顯示出一種實實在在的力量。尤其在



他甚少出現笑容的臉上，常常看到一抹沈靜的顏色，令人感覺到他的沈隱正表示他觀察力的銳利，他說他喜歡一個人開著車子到處跑，幾乎走遍了台灣的農村、漁港，「我每到一地，就跟當地人閒聊，或實際接觸他們的生活環境，深入去了解台灣的基層建設是否如宣傳所說。」他說，「結果我才發現台灣基層人民的所得，幾乎都是靠第二代在工廠做工、跑漁船，或其他職業賺來的。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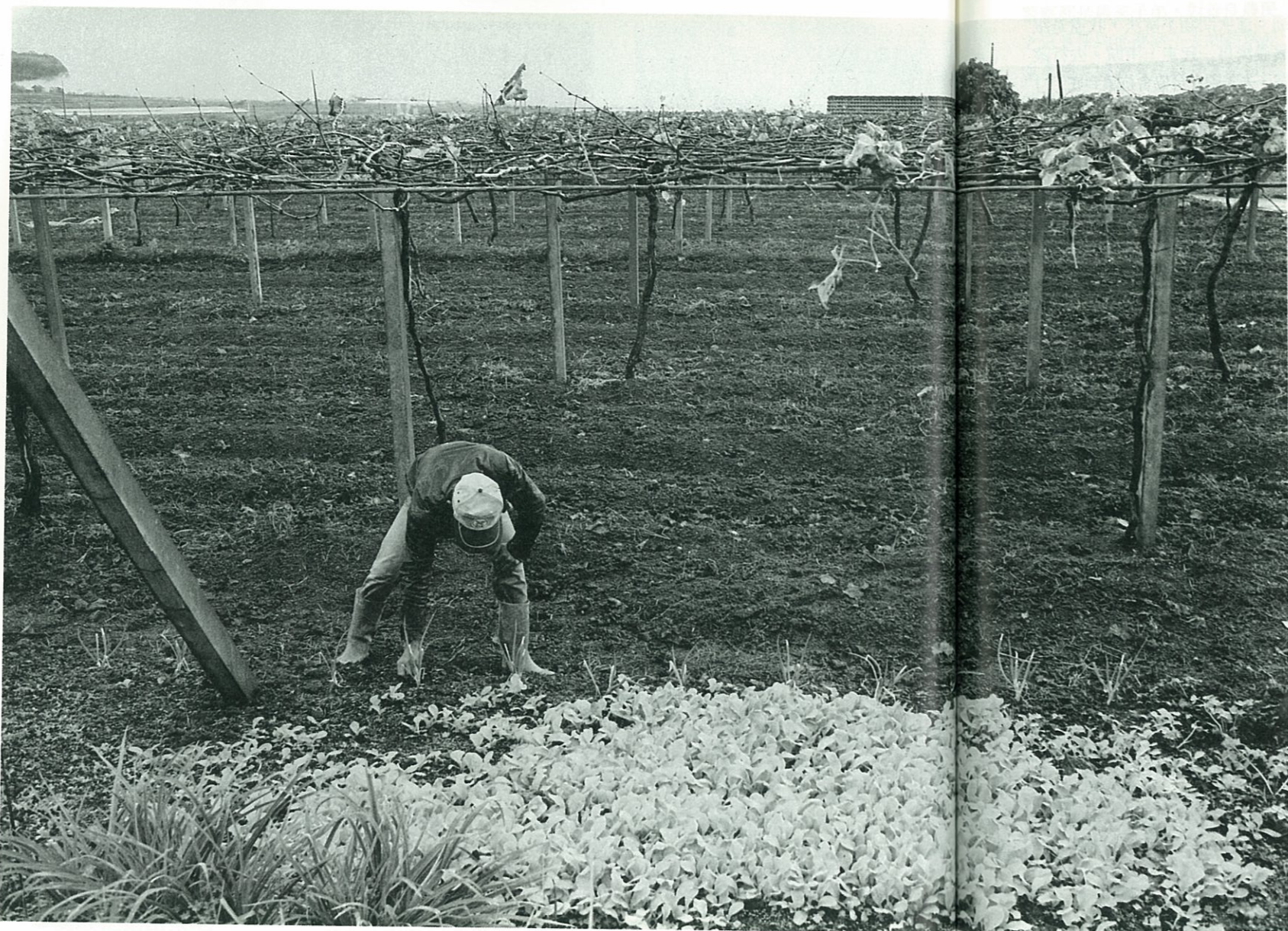
真為他們感到不平！」

幾年前，胡壽鐘曾經花了5萬元促成一個「中部地區山難聯合救難中心」的成立。他說，以前讀市政專校時，就喜歡搞社團活動，話劇社、土風舞社都是在他手下成立起來的。他說藉著不同的組織，可以接觸到不同的人 and 不同的事，對於這個社會的深入了解，是有必要的。他曾經為前立委黃順興助選，後來也為黨外搞過選舉。胡壽鐘說，搞運動要能針對

現實環境的需要。他在那張傳單所提出的主張，就充滿問題的焦點。

「9月份，我在梨山看見一個老榮民，手裡拿著一份水果報估表，坐在郵局前哭」他說，「我從來沒見過六、七十歲的老人哭，看起來是那麼教人心酸。有人在旁邊說這老榮民因為水果報價太低，弄得血本無歸而傷心。這情景使我受到很大的衝擊。」胡壽鐘說，後來他到果菜市場去找果農閒聊，

水果批發市場
一改昔日熱絡的景況，
李榮和徐超群相至渲洩
豐收後的悲哀。



果園裡的菜圃，
是東勢鎮最近才有的事，
至少，可省下一筆菜錢。

大家都異口同聲說，日子已經過不下去了，並且問他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果價下跌的問題。「我跑去問農會，他們說，問題早已反映上去，卻一直沒有下文。我想到最後的辦法就是用自力救濟行動引起有關單位的正視！」他說。

● 三劍士

他又找了在鎮上開鞋行的王昌敏一起參與。王昌敏在台大法律

系畢業後，因為雙親乏人照顧，就回到東勢老家，聽從父親的意思，開了一家鞋行，一做就是8年。鎮上有人知道他懂法律，有什麼財務、法律糾紛都來找他調解，他就像鎮上的仲裁者一樣受到一定的尊重。「在這小鎮住久了，生活變得很簡單，我對政治活動並沒有太大的興趣。我參與胡壽鐘的活動，實在因為看到身邊許多農民朋友，每天辛勤地工作，

卻得不到合理的代價，反而讓不合理的制度不斷地剝削，我覺得有必要站出來為他們說話！」

胡壽鐘又找了爬山時認識的林豐喜，借重他長期以來在黨外運動中搞群眾運動的經驗，為這回農民自力救濟運動發展，助一臂之力。就這樣，歷史把這三位志同道合的東勢鎮草根青年結合起來，共同為台灣40年來第一個農民運動的展開而攜手合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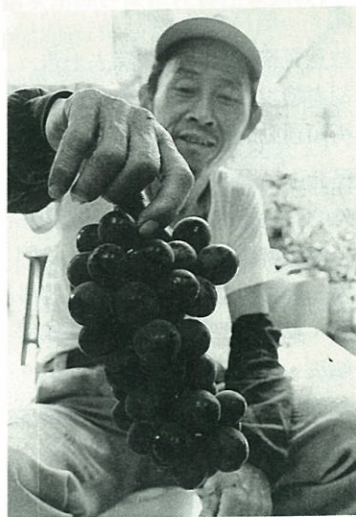
傳單散發出去以後，得到廣大的迴響，其他鄉鎮也有不少農民來向他們投訴各種困境。於是，他們把原來「東勢區果農自力救濟委員會」的名稱，改為「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會」，使得這個壓力團體能夠號召更多受盡剝削的農民。因為胡壽鐘尚未成家，就把辦公室設置在他住的地方，又陸續找了一些朋友，大家不時就在胡壽鐘家裡開會商討各項事宜。

去年11月5日，「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會」預定在東勢中山國小大禮堂舉行成立大會，卻沒料到台中縣長陳庚金向中山國小校長施加壓力，校方只得收回租借大禮堂的允諾。胡壽鐘他們臨時匆忙把成立大會改在仙師廟活動中心舉行。成立大會除了順利選舉出30位委員，並且發表了一份宣言，其中有這一段文字：

《多年來，農民默默地承受苦痛，辛勤地耕耘這塊相依為命的土地。今年，政府為了彌補錯誤的外匯政策，為了平衡因工業大量輸出造成的中美貿易問題，竟大量開放進口農產品，使土產農產品的市場價格跌落谷底，農民不能享受豐收的成果，卻為了血汗的付諸東流而欲哭無淚。台灣的農民再度被無情地犧牲，台灣的農村即將破產，面臨萬劫不復的境地……。》

● 農民第一次走上街頭

「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會」成立之後，附近其他縣市也紛紛成立各地區的「農民權益促進會」，表示響應。胡壽鐘、王昌敏、林豐喜三人在這段期間奔走於中部地區各鄉鎮輔導「促進會」的成立，並且在村里召開座談會，蒐集各地民情準備具體地向社會公



一輩子種水果的胡老先生
拿著自己種的葡萄說：
「人家美國葡萄，
怎麼抖都抖不掉，
我看八成是泡了藥水。」

開。一個月之後，他們決定將這些意見帶到台北立法院去上告。胡壽鐘說：「我沒有參加過任何街頭運動的經驗。這次為了帶農民北上請願，我特別先去體驗黨外的民主聖火長跑運動。我們在各村里辦講習會，告訴農民我們為什麼要去立法院抗議。我問農民，萬一受到警方的封鎖應如何解決，農民都認為應該往前衝。我們又辦了糾察隊講習，安排每部遊覽車有一個領隊和兩個糾察，都由農民自己義務出來擔任。儘管準備得很週詳，農民還是有些緊張，因為這是他們生平第一次走上街頭呀！」

●一個好國民黨員

東勢農會理事長劉衡松也積極參與「促進會」的活動。因為他具有國民黨東勢區黨部常務委員的身份，與外界認為帶有濃厚的黨外色彩的「促進會」立場似乎矛盾。但是，他頗不以為然地說：「剛開始時，他們的確對我有一種排斥態度。但是我一直不肯放棄跟他們溝通，才獲得他們的信任。到目前，我們彼此並沒有發生觀念上的衝突。」他為什麼肯積極參與這個由黨外促成的農民抗議活動？「農民是不管什麼黨的，只要誰真正為他們做出了成



績，農民自然就會支持誰，一切由農民自己決定。基本上，我並不贊成搞街頭運動，但是我理解農民的情緒已憤怒到極點；因為有關單位從來不去實際了解地方上的問題，只是一味地在紙上談兵，這種官僚作風根本無法解決農民問題。」他說，「為了讓社會聽到農民的心聲，我只有跟著他們一起走上街頭。但是，我們仍然要求請願的農民不要給台北市民找麻煩，不鬧事，不阻礙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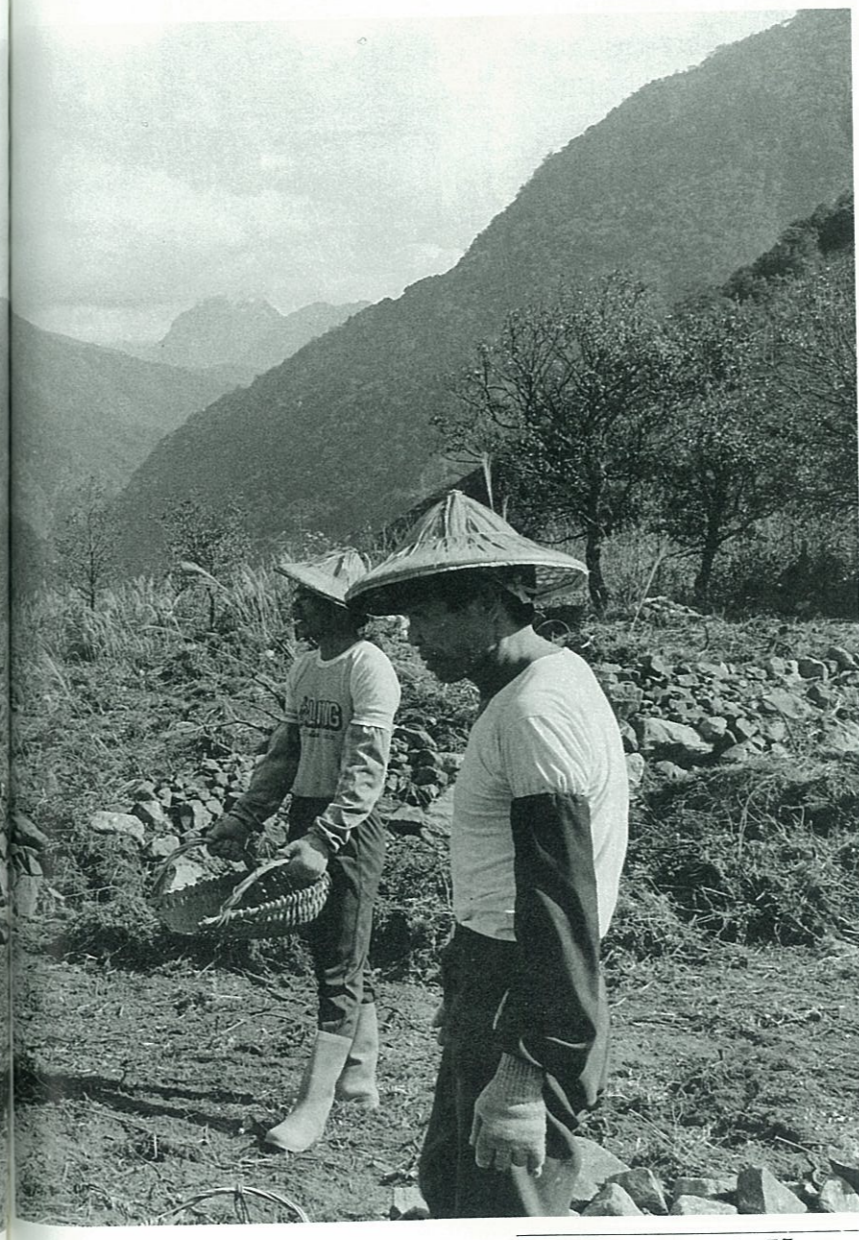
通。這次問題不解決，我還是跟著農民再一起走上街頭，去行政院、去美國在台協會抗議到底！」

●三民主義也要讓人吃飯！

台中縣長陳庚金為了阻止中部地區農民北上請願，特別下令動用鎮暴部隊封鎖北上道路，並聲稱這個團體是「被有心人士利用的暴民組織」，引起現場三千多名的農民不滿。農民並且分別對圍堵的警察曉以大義。由於不少

警察都是農家子弟，對善良農民之只是單純地要活下去的悲願非常清楚。據說有些鎮暴警察自己的農民父母也在請願隊伍裡，因而有些警察表示精神支持，有人更主動替農民向上級溝通，終於一行三千人，得以分乘11輛遊覽車，浩浩蕩蕩地上了路。

這次行動的經費都是出自於農民的捐款。東勢鎮上的肥料商、農藥商，因美國傾銷水果使農村經濟不景氣，生意受到影響，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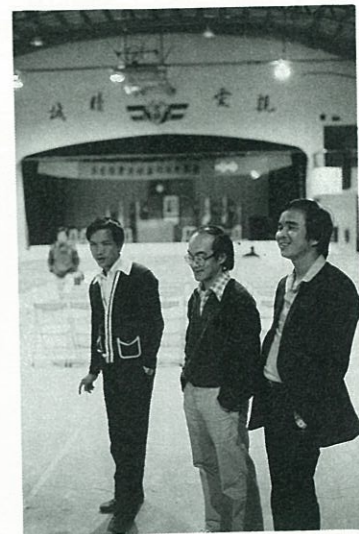
於這次行動也表示了熱烈的同情與支持，他們並且提供大量的便當與飲料給農民在路途免費使用。有一位客家老農說：「現在我們不站起來，以後咱們的兒子、孫子、世世代代永遠都別想站起來！」。

老榮民李榮也參加了這次的北上請願行動。回到東勢後，他以激動的口氣說出了他的感想：「我從來不管什麼政治。我只要吃飯。實行三民主義，也得讓人有飯吃。

這次請願好像讓社會注意到我們的問題。不這樣搞他一次，大家都還是裝不知道，相安無事。」

一向開口即笑的吳英總說：「這次朋友邀我一塊去，我就去了。我認為請願還是不可能有什麼結果啦。台灣好像膽小的小孩子，不敢隨便跟美國人講話。政府要是真疼惜我們農民，當初就不該開放美國農產品進口。」

徐超群在這次請願行動中，自動承擔起許多義務工作，他說：



胡壽鐘、王昌敏和林豐喜在「山城農民權益促進會」成立後，赴卓蘭鎮協助創會工作。

胡壽鐘在他新闢的菓園裡，指著遍地的石礫，他說：「梨山的蘋果就是從這些石頭堆裡長出來的。」。

「這是我們農民自己的事嘛，又不是別人的事，應該要管的。農民必須團結起來，不管什麼黨，只要支持我們農民的立場，大家都可以一起來共事。」

「山城區農民權益促進會」一再強調運動在政治上的中立性，但各種政治勢力試圖插手，也是難免的事。我們不反對搞政治，但是誰真心為農民服務，終竟農民會知道的。

在「農民權益促進會」北上請願之前三日，行政院農委會獲悉此事，立即決定停止「美國以外的水果」進口措施；但是，美國進口水果卻佔台灣進口水果總量的百分之六十一。美國水果進口，才是造成傷害本地農產品價格下跌的最大的原因，農委會的臨時措施，曝露了美國政治支配對我



胡壽鐘在台北的「賤賣農民」運動中，只看到台北人的冷漠和貪婪。

們農業政策的無法反抗的影響。農民在立法院門口高舉起「台灣不是美國的殖民地」布條，是準確看出了問題的焦點。

●消費者的眼光

然而，以都市中產階級的消費利益為主要取向的「消費者文教基金會」和「主婦聯盟」等團體，卻紛紛對農民自保運動表示異議。

他（她）們認為，限制廉價國外農產品進口，將「犧牲全體消費者之福祉」，連聯合報和工商時報也相偕地表示了同樣的立場。都市中產階級把水果進口問題孤立化。單一地從市民消費利益的觀點來看，已經把農村根基解體的水果進口問題片面化了。市民要吃便宜的水果，應該從批判中

間剝削及政府的補貼上看問題，而不是讓外國過剩水果打擊台灣工業的基地——農業來談問題。台灣中產階級的買辦性，自此顯露無遺。農村是整個社會的磐石，即使最先進資本主義國家，仍不能不以國庫保證農民收益，而不敢輕言全面廢棄農業。何況台灣資本主義的依賴性和不成熟性，還沒有妄言廢棄農業的本事。

●傾聽農民的聲音

胡壽鐘的果園在谷關附近海拔九百多公尺的高地上。每天早上六、七點鐘，他就開著一部鬆鬆垮垮的福特旅行車上山工作。當車子開上蜿蜒陡峻的產業山道，幾乎令人不敢置信胡壽鐘竟能把這部老爺車駕御得如此馴服，有時覺得車子突入懸崖絕境，然而輕巧地一彎，又令人有絕處逢生的驚喜。他那種自信、沈穩地把持著方向盤的神情，大概也是他領導農民運動的精神根基吧。

車子開到了他才耕耘不久的果園。環顧四週，青山一片清新。這段期間，每個果園正在翻土，準備栽培蔬菜。幾位請來的工人，伴著在清冷的空氣中迴盪的晶體收音機聲音，努力地以畚箕搬運著累累石塊。胡壽鐘指著地上好像永遠搬不完的石塊說：「梨山的水果，就是從這樣堅硬的土地上種出來的！」

我望著晨霧中的山巒和山坡，想到受盡工業、國家和外來農業

資本不斷盤剝的台灣農業，終於使台灣農民初步站起來行動了。他們和工人一樣，開始要求公平地分享台灣工業成長的福祉。良心的傳播界和文藝界，應該有更多的人為農民說出在他們心中激盪的不平！



在台北人潮湧動的市中心之中，農民們捧著自己辛勤耕耘出的果實，連同中國五千年來的立國根本——「農」，一起賤賣出去，但是，並未引起都市人的關注與同情。

森林寥落山半荒

試探台灣造林的「無底洞」

從造林業績的帳面上看，台灣造林的面積，遠遠超出伐木面積53萬公頃之多！但是，為什麼全台灣的森林地，極目所及，寥落而荒淒。如果53萬公頃的「造林」，竟只是偽造、加水，吹風的謊言，那麼，每萬公頃7億台幣的造林費用，53萬公頃共計是371億納稅人民的血汗錢，是國家一筆鉅大的公帑！政府林務單位，應該對人民有個交待！

●火燒伐木跡地●

我們由山上下來時，天氣已近黃昏；一翻過稜線，我們就一頭陷入了半人深的箭竹窩。又密又細、縱橫交叉的玉山箭竹，編織成一片無邊無涯的彈簧網，下面是「莫測高深」的坎坷山坡，中間還夾著黑漆漆、一段段橫倒的火燒木，人一腳踏下去，一個跟頭就翻了個「倒栽葱」，連滾幾個翻身，又被一段倒木碰了正著；

勉強抓著樹幹站了起來，不但已是一身漆黑，更是臉腫鼻青，渾身痠痛難忍。但我們還是忍著、走著、繼續翻滾著、衝撞著，直到後來找到一小塊集材的土坪，勉強撐起兩頂帳篷，才稍稍可以伸伸腿、喘口氣。第二天，我們又費了一整天時間，在立霧主山到帕托魯山數十平方公里的山谷、山坡之間，掙扎奮鬥。在這些火燒木與箭竹叢之間，偶然也會抓到一、兩尺長、新植的樹，但在這種天羅地網似的箭竹、倒木之間，它存活的機會是太小了。

這是1980年11月，我們由太魯閣大山走到立霧主山，在嵐山林道附近看到火燒後跡地復舊造林的實景。

中央山脈七彩湖附近的伐木跡地——伐木多少年，仍是一片荒涼光禿。

幾乎是相似的一大片山坡、一大片火燒後的箭竹和枯木，不同的是，枯木倒下的不多，突兀孤立著的也不多，箭竹也不長，顯然是伐木後再加上火燒「處理」，一大片林地就變成了果園。那時種的是蘋果，現在則剛好被《人間》雜誌「逮」到了。《人間》雜誌的記者賴春標發現：「如果您上丹大林區來看，您可以看到有200公頃以上的伐木地，被大肆破壞了表土，重大改變山坡地形，闢成數十層梯田……」。「丹大林區曾是台灣最大的檜木林地，如今已被砍伐的五千多頃林地中，

放租給振昌公司四千六百公頃，不是種植低劣的柳杉、二葉松，就是大肆濫墾成菜園果園，因著果率及品質均不佳」現林務局證實已「予以剷除淘汰」，有的甚至被大片廢棄荒蕪……」。這是1981年3月，我們由丹大林道進入丹大山區，登丹大、關門、東郡大以至魯雙諸山所看到的和延續發展的林區實況。

●虛構的造林業績●

在七彩湖、六順山的廣大山區中，一條條狹長的伐木後剩下的「林帶」，像萬里長城似的盤互在山坡上下，可是至今仍看不到有幾片成活的森林。

在郡大山、望鄉山、被砍伐多年後的山坡上，仍是枯木殘株，童山濯濯，也看不到有幾片成活的森林。

甚至像大雪山、太平山這樣新舊著名的兩大林區，伐木其後許多年，也未能恢復生機，一片片殘根剩株，一處處流土坍方。

這就是我們在高山常見的景象；午夜燈前，我們在翻看著林業資料上多少萬公頃、多少萬公頃的造林數字之際，實在不能無疑——這些林造到那裡去了？我們開始「探索」。



伐木以後常見的林道大坍方。

丹大林道山區附近
童山濯濯，我們的
森林在那裡？



造林與伐木是林業經營兩個重要的手段，必須嚴密配合，才能稍減伐木所帶來巨大災害；如果不能適時復舊，待到水土破壞擴大，雜林叢生，再來處理，已是事倍功半。所以，在未伐以前即應準備好造林，而且要勤加撫育，使能迅速蔚然成林。

林務局在造林工作上也曾擬定執行重點，規定：

「伐木造林互相配合，隨伐隨植；研究適當株距離，應用機械及藥劑除草，以減低造林費用。

切實勘察林地地況情形，先編造林計劃，再據以編擬伐木計劃，使伐植作業密切配合。」

所以「植伐密切配合」；「植伐平衡」是林業經營，尤其林業是「永續經營」的必要條件和必要手段。

但「植過於伐」呢？尤其是年年「植過於伐」，而且伐木停了二、三十年之後，還在年年造林，而到處還是一片荒廢，這又表示了甚麼呢？以造林費用之鉅、造林工作之重要，這豈不更值得三思與檢討？

●台灣造林的歷史●

台灣的造林工作，在前清時代就開始了；那時是以可以提煉樟腦的樟樹為主，著眼在「經濟」實用。

日人據台以後，由1900年開始造林，仍以樟樹為主，次及於保安林、經濟林，至1942年，總計約102,000多公頃。

台灣光復以後，起初10年，每年造林約在17,000公頃以上，在「百廢待舉」時期，這個數字應是十分可靠。民國45年以後，農復會與林務局加強合作，擴大造林，當年達到39000公頃，以後每年也維持在20,000~30,000公頃之間，至民國67年止，歷計光復以來，

(表一)

年度	伐木面積(公頃)	造林面積(公頃)	附註
46	7,507.27	45,933.00	
47	8,293.34	39,190.09	
48	8,093.35	32,544.73	省府頒訂「林業政策」，伐木大量增加。
49	10,338.70	31,189.36	「八一」水災
50	9,915.54	28,785.94	
51	9,826.90	25,126.84	
52	10,061.45	21,189.67	「葛樂禮」水災。
53	9,968.06	21,072.77	
54	10,801.30	24,257.32	伐木重超過170萬立方公尺
55	9,559.87	26,520.81	
56	9,395.53	29,869.60	
57	11,177.41	33,301.39	
58	11,400.33	35,965.44	
59	12,346.97	32,703.25	檜木出口獲利最高達9億元
60	16,092.31	36,170.87	伐木量達最高峰190萬立方公尺
61	15,204.28	30,355.10	伐木量達最高峰190萬立方公尺
62	13,622.00	30,799.92	
63	10,632.00	27,413.86	
64	8,690.00	29,341.68	「八一七」水災。行政院通過「改革方案」，
65	7,633.00	30,752.41	著重「保安」，限伐100萬立方公尺。
66	6,878.00	29,192.24	開始虧損。
67	6,440.00	30,591.03	
68	7,576.00	30,946.92	
69	6,530.00	30,135.29	70年虧損高達八億三千兩百萬
70	5,157.00	24,721.87	林務局要求增加伐木量至250萬立方
71	4,821.00	19,659.79	公尺，討價還價後，行政院同意放寬為
72	6,358.00	4,477.28	150萬立方公尺。71年虧損更達16億最
73	5,729.00	5,481.82	高峰。
74	5,502.19	9,673.37	
75	6,295.28	10,390.53	
總計	272,026.08	807,754.19	

國、公、私有全部造林面積已達905,629公頃(以上均據林務局統計資料)。

●疑竇●

到此為止，「數字」的「運用」都很順利；就造林說造林，枱面上可以說毫無破綻。但是，稍一推敲，問題就出來了：台灣究竟有多少林地呀？為甚麼有那麼多林地光在那裡等著造林？每年砍掉的林地是多少？砍伐跡地的復舊造林究竟是多少公頃？

下面是確實的數字：

台灣全島的面積是3,577,700公頃。

全島的林地面積是1,864,700公頃。

生產的林地面積是1,786,500公頃。

頃。

好了。生產林地的總面積既祇178萬多公頃，而造林總面積在民國67年已逾90萬公頃，佔50%強，也就是說，全省的森林有一半以上是人工「造林」。但我們看得出這個事實嗎？

這個「數字」顯然過了頭，林務局內部的資料就說：「由於林地解除、林木輪伐、濫墾侵佔，私有林推算不確及國有林造林撫育失敗，剷除等因數，迄今實存面積為554,808公頃。」並自加辯白的說：「外界所傳林務局造林『以一報二』者，可能指此。」

無論是「以一報二」或是造林「撫育失敗」，總之，35萬公頃的造林，一下就一筆勾銷了(折合下來是多少「公帑」，我們下

面再談)。沒有任何人知道，沒有任何人追究。但我們看到的造林「數字」，仍在繼續膨脹下去：

民國68年全省造林30,946.92公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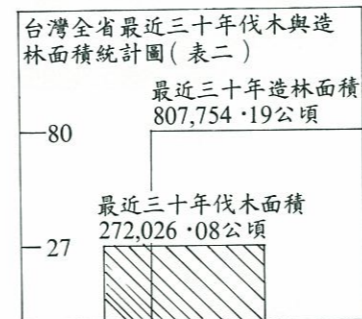
民國69年全省造林30,135.92公頃

為了大家徹底明瞭，我把自民國46年開始至75年止，最近30年所有的造林與伐木面積列為一張表：(表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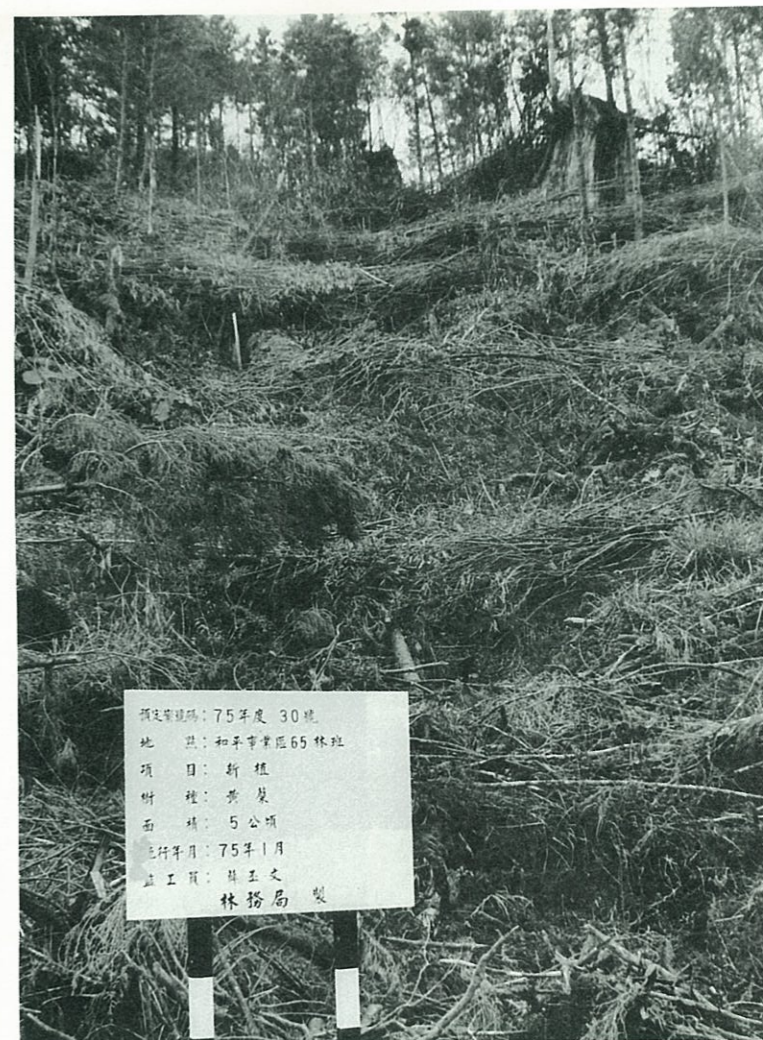
●每年造林17,800公頃

由這個表我們可以看出，造林的「數字」自民國45年以後，始終「居高不下，每年都是20,000~30,000公頃」，至民國75年，30年間已造了多達80萬公頃的林，已達生產林地的百分之四十五以上，再連這以前所造，幾乎我們所看到的林地或我們所看到的樹木，每兩棵就有一棵是林業機關所造出來的，「成就」真是嚇人。

由表上我們也可以看出，最近30年伐木的總面積是27萬多公頃，我們連同造林的面積畫了一張方塊圖(表二)



由這張圖，我們很自然的會問：造林面積為甚麼較伐木面積多？而且多出達到三倍？如屬「植伐不平衡」短期亦屬不合，且有違法令；如屬長期，則不但加大水土破壞的損失，且更無法作任何解釋。基本的不合理是：數十年來每年「超額」造林17,800公頃左



預定號碼：75年度 30號
地點：和平事業區65林班
項目：新植
樹種：杉、松
面積：5公頃
施行年月：75年1月
監工員：林務局製

右，這個林地是甚麼地方來的？尤其是紅檜、扁柏的伐期均在80年以上、一般林木也要30年；而造林自民國57年起已全面發包。民國59年起更實行包括撫育在內的「成活率」保證制度，「補植」之數，絕不會列入新植，更何來這麼多荒地等著造林？

●國法天理兩難容！

當然，我們知道，在「伐木跡地」之外也有「林相變更」之類的造林，但數量究竟有多少呢？實際上，我們再看這張第二次(民國66年完成)林業調查的「生產林型別面積表」(表三)就知道了。

太平山伐木以後，至今林場已幾近關門，75年方在此處開始造林。

林型	林地面積(公頃)	百分率
雲杉、冷杉、鐵杉林	106,700	5.97
檜木林	74,600	4.17
針葉樹、人工林	158,600	8.88
其他針葉樹林	75,300	4.22
針闊葉樹混交林	156,400	8.76
闊葉樹林	803,300	44.96
闊葉樹、人工林	278,600	15.59
竹	133,000	7.45
合計	1,786,500	100.00

太平山過去均為此種榮榮巨材，伐木以後僅剩的「白嶺神木」。

在全部1,786,500公頃的「生產林」中，針葉樹「人工林」祇佔8.88%；闊葉樹「人工林」祇佔15.59%，合計祇佔全面積的1/4不到，共約437,200公頃，與應有的造林面積實際相差一半，已不是任何理由可以解釋的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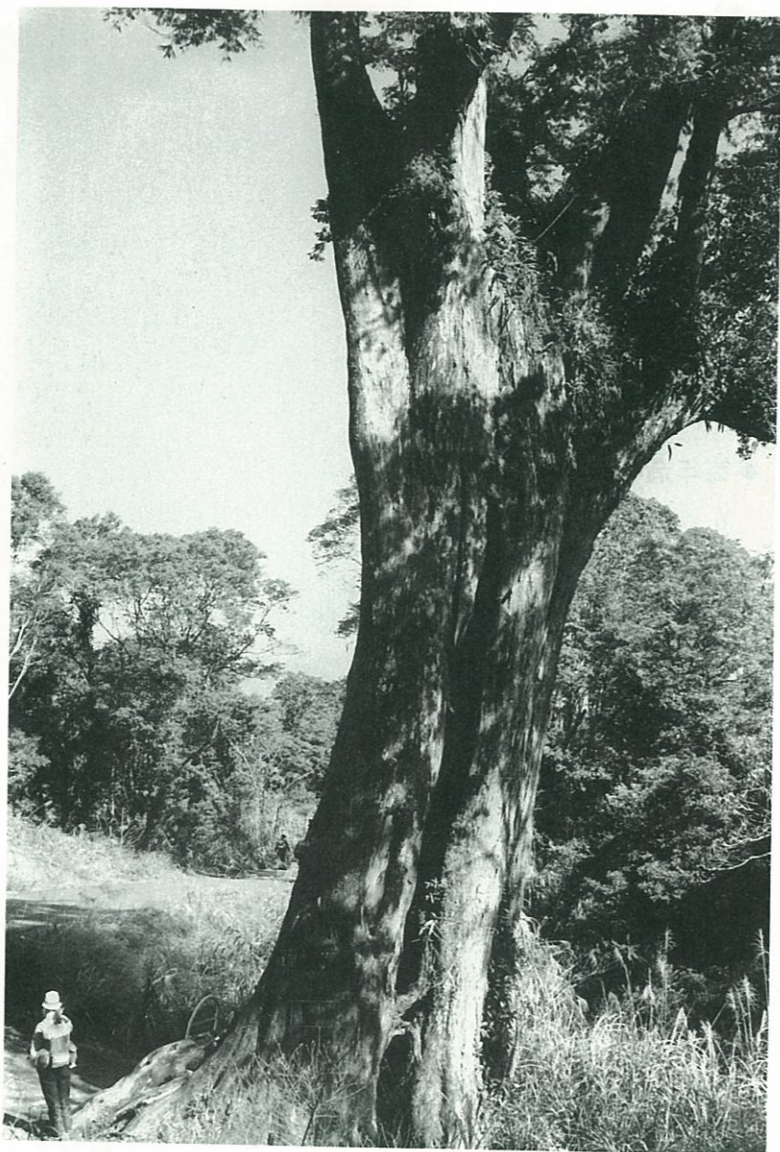
造林數字不實或虛報，牽涉到龐大的預算，和其森林的經濟效益與各種功能。

我們知道，林務機關每年均列有為數達十多億的造林經費，如下表（表四）所示，民國70年到73年，經費預估已共達49億餘元；而由民國76年開始，政府在「六項治山防洪保土工作計劃」之下，五年內的「造林」與「林相改良」，又有93億元之多，可以說，造林這個項目是最好的「生財之道」；其好處更與它的「膨漲率」成正比地直線增加，其被灌水、吹氣，在我們這樣的生存環境之中，也真是「事有必致」、理所當然吧？

在這樣的優厚條件之下，如果連真正的伐木跡地，火災跡地，亟待造林復舊的地方，也不認真造林；或造林之後不善加撫育，則真是國法難容、天理難容！我們的社會輿論與國會機關，必須多予注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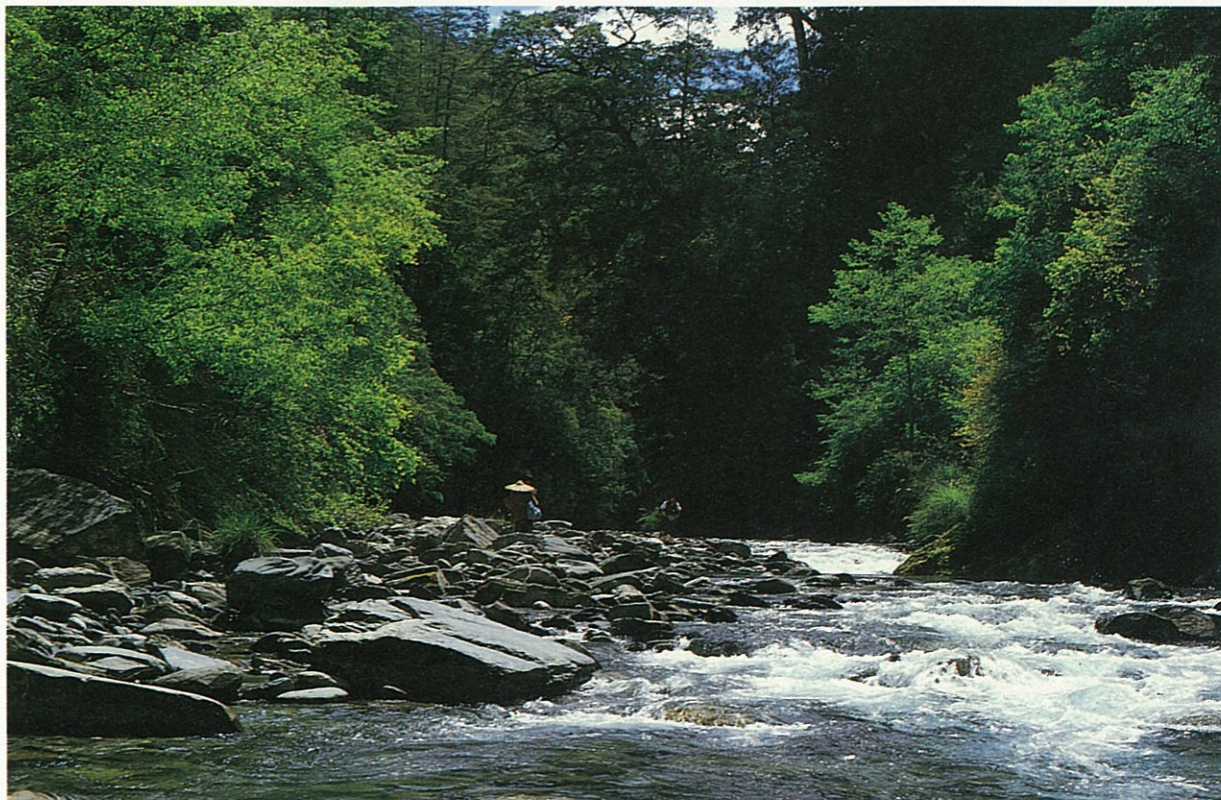
一萬公頃的造林費，已逾7億餘元；40~50萬公頃的造林，達到350億，「虛報公帑」或「虛耗公帑」如均是小事的話，最低限度要堵住這個漏洞，以防為害更大。

一百萬公頃的造林，不是一個可隨意抹煞的數字，無論是「以一報二」或是「績效不彰」，總該有個交代！



70~73年各項造林目標及經費預估 (表四)

年 度	國 有 林		公私有林 縣市政府 造 林	合 計	經 費 預 估 (元)
	林 務 局 直 營 造 林	其 他 機 關 造 林			
70	10,000	1,020	15,000	26,020	1,149,282,000
71	10,000	1,020	11,907	22,927	1,588,348,000
72	7,400	600	8,000	16,000	1,044,107,000
73	7,400	600	8,000	16,000	1,148,518,000
合 計	34,800	3,240	42,907	80,947	4,930,255,000



台灣美麗的自然森林，
千百年所演化聚生，
是大地最珍貴的資源，
也是維護生態平衡
最重要的角色。

以照顧人類的健康
為最終的理念的，
——工研醋
邀請您來共同參與

回饋：



好醋大家分享

益壽多健康酢
益壽多健康露

大安工研食品工廠股份有限公司

工廠：北市忠孝東路三段10巷1號 ☎：(02) 7765711 (7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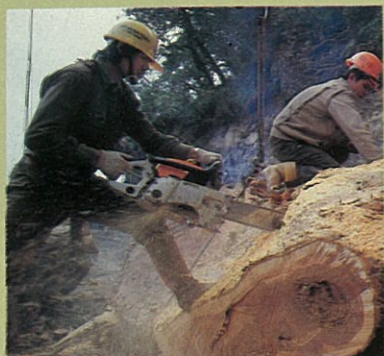
台北門市：忠孝東路三段24號(台北工專側門對面) ☎：(02) 7713492

台中門市：貴和街123巷13號(忠信國小後) ☎：(04) 2269159

高雄門市：九如二路418號(後火車站附近) ☎：(07) 3219540



永久禁伐 也不為過！



七〇年代，在唯發展論的經濟政策下，台灣原始森林大量、全面濫伐達到高峰。一直到台灣原始森林已殘缺不堪的今天，一些森林專家學者的「合理砍伐」論，成為包藏和掩護貪婪的砍林政策。黑暗的官商林業資本、墮落的大學森林教育、毫無社會和環境生態良心的林務單位最冠冕堂皇的藉口和煙幕。一位年青的生態保育工作者對於虛構的「合理砍伐」論提出了有力的批駁……

撰文 ■ 呂廣林
攝影 ■ 賴春標

去年7月17日，監察院經濟委員會通過了一項有關台灣森林經營缺失的調查報告，痛切批評了省林務局一直在實行直營伐木的制度，而政府也以林務局伐木盈餘繳庫的多少，來評鑑林務局的業績。以致台灣原始森林被砍伐殆盡，造成非常嚴重的生態和國土保安的破壞。

提出這項調查報告的監察委員王澍霖、張國柱和陳榮仙指出，行政院早在1975年決議：林業的管理經營，不應以伐林為其財源；保安林區應該再擴大……以維護台灣的森林資源。但是台灣省政府卻我行我素，沒有停下它瘋狂濫砍的步伐。

三位委員建議全面改革當前林務體制，把台灣林業管理和經營權改隸中央，改為公務機關而不是事業單位。但是三位委員最具震撼性的建議，是呼籲立刻全面

停伐台灣原始森林6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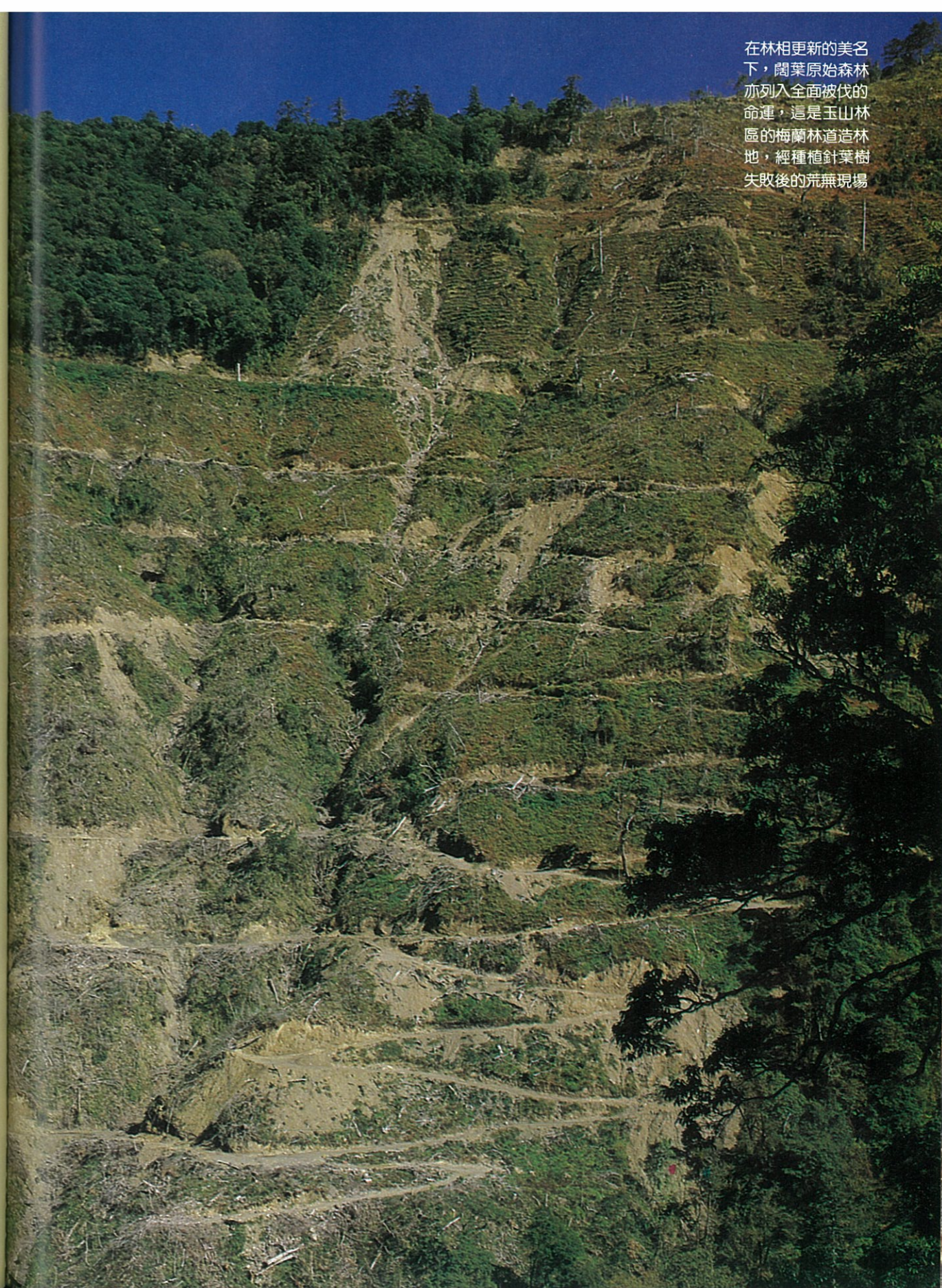
對於這及時、有效、雷厲的建議，當時頗有幾位森林專家提出反對的看法。劉慎孝教授說，從森林經營來說，每年都應該砍伐部份木材。砍伐數量的多少則需視實際情況而定。理論上，每年森林的生長量有多少，就可以砍多少，但實際上砍伐量，就不可超過生長量。所以禁伐60年之論，是「不合理」的。

焦國謀教授說，「合理砍伐」還是有必要的，因為林木老化或行將枯死，也應加以收穫而利用之。

這樣的論點，一直到今天，也很流行。但以我個人多年登山所見，和實際上從事台灣自然生態保育的體驗來看，我卻很難同意這些「理論上」的見解。

森林應當搞「保續經營」，是個淺顯的道理。森林是一種「可

在林相更新的美名下，闊葉原始森林亦列入全面被伐的命運，這是玉山林區的梅蘭林道造林地，經種植針葉樹失敗後的荒蕪現場



再生性資源」，經營得好，就不虞匱乏。但是，即使是由森林專家學者搞「純經營管理」的台大實驗林，都沒有實現過「以林養林」的「理論上」的理想，又何況是從經濟觀點上搞的森林經營和管理呢？

林業的經營和管理，有很多複雜的條件：森林立地條件；生產（造林）技術上的條件和木材市場價格的影響，使森林經營上的「純理論」無法實現。例如要實現「砍伐量不可超過生長量」的森林永續經營理論，就要採取「傘伐」、「擇伐」、「小面積塊狀或帶狀皆伐」（全面砍伐）的方式砍伐。

但是台灣原始森林的立地條件特殊，山高峻陡，路途難及，再加上以利潤盈餘為目的的砍伐，「傘伐」、「擇伐」、「小面積塊狀或帶狀皆伐」，成本過高，無利可圖，不論直營或發包，皆費過於利。所以台灣伐木，都是大面積皆伐，對生態保育、水土保持，造成極為苛烈的破壞。而且在材價低迷時，因為林務單位財力拮据，無法施行撫育措施，

影響林木之生長。因此，生長量永遠無法追上砍伐量。台灣林業的全面崩潰，原因固多，但這是一個重要因素。

再說原始森林，尤其是台灣珍貴的紅檜扁柏雜生林，皆千百年以上大自然的繼替而成的巔峰聚落，是一個生產量與呼吸量相等的穩定聚落。這原始森林一旦遭到破壞和掠奪，非另千百年無法恢復舊觀。

今天的森林經營管理思想，太過於主張唯人類經濟效益論，而太不計及人和森林，以及森林中無數豐裕的生命結構。砍伐之後，代之以經濟效益大，成林收穫快的單一林區，使生態社會失去多樣化，降低森林的生態環境保護力和病蟲害的抗拒力。

林務局和其他機關，為了掠取台灣森林所開闢的林道，縱橫交錯，年遠弗屆。丹大林道直通中央山脈深處的七彩湖；郡大林道直指秀姑巒、馬博拉斯山腰；出雲山「自然生態保護區」則早已成霍霍童山了。專家學者應該知道台灣的原始森林早已濫伐淨盡。

僅存者尤其位於高險陡峻難至之處。「合理砍伐」的理論，特別在利潤掛帥之砍伐政策下，根本行不通，而且易成砍伐論的「理論基礎」，誤導社會。而目前岌岌可危的，台灣脊樑上的原始森林，皆我省國土保安、河川水源涵養所必需，也是走頭無路的台灣野生動植物最後的家；在社會、自然公益和台灣生態維繫上的價值，遠遠超過木材的經濟利益。何況台灣森林，已為前60年代台灣經濟發展，外匯的積累，以森林千百年繁生的軀體，做出了貢獻；別說60年禁伐，即使永久禁伐，也不為過！

可惜去年7月間監院的調查和糾正，和過去對森林的糾彈呼籲一樣，全無果效。近讀賴春標在《人間》雜誌上的緊急呼籲，國家林務單位，偽造文書，偽記標高及坡度而超限濫伐，令人痛澈心肺。保護台灣自然森林，最後的訴求，怕唯有我全體善良國民若賴春標君者起而追訴了……。

♠



一棵棵成長數百年的原始林木，在鏈鋸下幾刻鐘就結束生命。



這是大甲林區伐木現場，右側山嶺是一年多前被伐現場，至今全無造林，但今日左側更高的山脊上，又再度大肆砍伐。

聚光下的驚覺！

在歷史的啓承中，
讓我們共同肩負——
文化復甦與延續的新使命！

- 復刊1號(99期)~復刊12號(110期)
全套典藏12本，僅售800元(限購200套)
- 全年訂價12期：1450元
 - 學生優惠特價：1200元

人間出版社歷史性的企劃／典藏版

陳映真作品集

全15卷

- 編輯委員會召集人／高信疆 ●策劃／王拓 ●總校定／陳映真
●序文／姚一葦、葉石濤、南方朔、詹宏志、蔣勳、李歐梵、尉天聰等。

他纖細、銳敏、憂悒、溫雋的感性；
他揉合了中國三〇年代新文學、日語和西語的獨異的文體和語言；
他那隱秘著耽美、甚至頹廢的，清教主義和激進主義的靈魂；
他那於一世代台灣文壇中至為罕見的，
恢豁的歷史和社會格局；他的文學主題中所表現的
他的多向度的、備受爭議的思想與知性；
他三十年來的評論、訪談、雜文和隨想
曾經絕望、堅毅却孤獨地突破荒蕪凜冽的，
「冷戰—民族分裂」的意識型態，
越過捏造、白痴化和文化貧困的盲點…
都使小說家陳映真，成爲
戰後台灣文壇中獨一無二的存在……



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的分卷內容

我的弟弟康雄
【小說卷：1959-1964】
福雅／我的弟弟康雄／家／鄉村的教師／故鄉／死者／祖父和孫／貓牠們的祖田／那麼衰老的眼淚／加路人猶大的故事／蘋果樹／文書／將軍族／凄慘的無言的嘴

唐情的喜劇
【小說卷：1964-1967】
一綠色之候鳥／獵人之死／兀自照耀著的太陽／哦！蘇珊娜／最後的夏日／唐情的喜劇／第一件差事

上班族的
【小說卷：1967-1979】
六月裏的玫瑰花／永恒的大地／某一日的午／業業／賈大哥／夜行貨車／上班族的一日

萬商帝君
【小說卷：1980-1982】
雲／萬商帝君

鈴鐺花
【小說卷：1983-1987】
鈴鐺花／山路／趙南棟／附錄：從浪漫的理想到冷靜的諷刺／附錄：寫作年表

石破天驚
【訪談卷：陳映真訪人】
訪問許常惠、史惟亮／訪畫家吳耀忠／訪謝維醫師／懷念關大弼醫師／訪菲律賓作家阿奎諾／日籍攝影家三留理男攝影／鍾楚紅：人、女人、演員／日本白虎社社長，企畫訪談錄／訪壯年報人顧文門／訪日籍報告攝影家樋口健二／訪王浩博士／訪劉進慶教授／遼寧大陸作家／附錄：看見是關心的開始

萬商帝君
【隨筆卷】
期待一箇豐收的季節／現代主義底再開發／知識人的偏執／斷交後的隨想／關於十三事件／答友人問／無盡的哀思／思想的索忍尼辛與文學的索忍尼辛／中國文學與第三世界文學之比較／從日文也的遭遇談起／綠島的風聲和浪聲／大家

思想的貧困
消費社會和當前台灣文學的諸問題／「學院理想主義」的憂鬱／兩餐開始佈霜／從台灣都市青少年崇拜風尚說起／我們做的還不夠／日本接觸：真相與虛相／萬山／關於台灣文學的一島論／四十年來台灣文藝思潮之演變／肅穆的敬意／你所愛的美國生病了／作為一個作家／歷史性的返鄉／悼念的方法……等三十九篇。

鞭子和提燈
【序文及書評卷】
在前進的歷史中巡迴徘徊的人們／試論陳映真／鞭子和提燈／懷抱一盞微弱的燈火／顛覆而困乏的腳步／企業下人的異化／一些論爭的參考架構／凝視白色的五〇年代／一面嚴重歪扭的鏡子／原鄉的失落／變貌中的台灣農村／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楊青矗文學的道德基礎／青年的孤獨和悲哀／試論施淑青／再赴台灣文學的聲石／日本軍閥的陰謀未散／最牢固的磐石／自尊心和人道愛／侵略和侵略原史／台灣第一、第三世界電影／電影思想的開放／從一部日片談起／台灣內部的日本

走出國境內的異國
【序文卷】
試評金水燿／台灣畫界三十年來的初春／那身體不能飛靈魂的，不要怕他！／試論蔣勳的詩／試論施淑青／不朽的冠冕／試論吳晟的詩／試著放心下來／釣運的風化與愁結／千年古塚／不怕寂寞的獨行者高華／走出國境內的異國

中國結【政論及批判卷】
鄉土文學的盲點／文學來自社會反映社會／建立民族文學的風格／關懷的人生觀／台灣長老教會的歧路／在民族文學的旗幟下團結起來／致一群自由人／法西斯主義的幻想／中國文學的一條廣大的出路／思想的荒蕪／注視一件在逐漸株連擴大中的文字獄／讀七教授「坦白的建議」有感／向台家老農公司勇猛進軍／路線思考者的貪婪／向著更寬廣的歷史視野／為了民族的團結與和平

西川滿與台灣文學
【政論及批判卷】
嚴守抗議者的倫理操守／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西川滿與台灣文學／反議的反應／「鬼影子知識份子」和「轉向症候群」／黨外重大敗北以後／停止爭論，加緊反省，從頭做起

西川滿與台灣文學
【政論及批判卷】
嚴守抗議者的倫理操守／追究「台灣一千八百萬人」論／西川滿與台灣文學／反議的反應／「鬼影子知識份子」和「轉向症候群」／黨外重大敗北以後／停止爭論，加緊反省，從頭做起

美國統治下的台灣
【政論及批判卷】
台灣山地少數民族問題和黨外／建立真正獨立的產業公會／「炎黃子孫，請那邊站」／一個罪孽深重的帝國／美國統治下的台灣／世界體系下的「台灣自決論」／共同的探索／台灣的殖民地體質／解放神學與神學的解放／反對日本帝國主義復活／「台灣」分離主義「知識份子的盲點」／為了民族的和平與團結／何以我不同意台灣分離主義／戒嚴體制和戒嚴體質／台灣勞工必須組織自己的政黨／習以為常的荒謬

愛情的故事【陳映真論卷】
死亡與救贖／愛情的故事／陳映真的小說／一個「市鎮小知識份子」的心聲／一則故事兩種寫法／試析「夜行貨車」／偏執的真相／知識份子回歸鄉土與民族的問題／越戰後遺症／尊嚴與資本機器的抗爭／海峽東西第一人／人性、社會、文學／從辦公室到工廠

文學的思考者
【陳映真論卷】
試評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在破滅中窺望新生的陳映真／文學的思考者／海外論陳映真／「山路」讀後隨想／枷鎖上的斷裂／縫合這一道傷口／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憂鬱的台灣社會／評陳映真「山路」／欲言又止的傷口

文學的思考者
【陳映真論卷】
試評陳映真的「第一件差事」／在破滅中窺望新生的陳映真／文學的思考者／海外論陳映真／「山路」讀後隨想／枷鎖上的斷裂／縫合這一道傷口／從山村小鎮到華盛頓大樓／憂鬱的台灣社會／評陳映真「山路」／欲言又止的傷口

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的6大特點

- 1 獨一無二的陳映真**
陳映真是戰後台灣文學和知性最獨特、深刻、溫柔、啟發而又批判的存在，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為讀書界所不能不知、不能不讀、不能不收藏。
- 2 蒐集最為完整**
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編輯小組花了兩年多的時間，在陳映真鑑定下，全面收集了陳映真的小說、訪談、評論、雜文、隨想、論戰和海外士林對他的評議文章，是陳映真作品蒐集最完整的集子。
- 3 最準確的版本**
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一百五十餘萬字，都經過陳映真親自校訂，編輯小組重複訂校，是當前陳映真文學、評論文字最新、最準確的版本。
- 4 完整呈現多向度的陳映真**
在著名編輯高信疆策劃下，以有系統、有體例的編輯工程，縱軸概括了自50年代到80年代小說藝術之嬗變，和他那以孤獨的烏托邦主義對戰後台灣生活所做的反省與批判；橫軸則依文類、文體整理陳映真的小說、論評、雜文和論戰，對具有多向度的陳映真做完整之呈現。
- 5 名家的解說**
台灣著名的文學界、理論界重鎮，姚一葦、葉石濤、南方朔、詹宏志等分別為陳映真作品集寫解說、寫序，有助對陳映真文字與思想的理解深度。
- 6 精美裝幀，益讀利藏**
陳映真的知友，人間雜誌美術構成總指導李男，特別為陳映真作品集精心做裝幀設計。陳映真作品集是李男重要的書本裝幀藝術作品之一，閱讀心曠，收藏神怡。

陳映真作品集全15卷收藏辦法

- 電話預約：(02)7091920林小姐 台北市地區專人收款，可免親自到郵局劃撥
- 直接寄面額2400元至台北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人間出版社
- 煩請到附近郵局劃撥預購。劃撥帳號1174647-3人間出版社
- 收到書款後五日內，本社將寄去發票及預約保證書
- 預約優待明細如下：

售價	預約售價	節省	備註
3,000	2400	600	限量發行10,000套，前500套由作者親自簽名紀念。

- 預約優待期限：1988年2月1日起至3月31日止
- 出書日期：1988年4月1日



畚族是我國東南一帶最大的少數民族，
在閩東、浙南一帶的畚族聚居處
仍保存著獨特生活方式。



我

青年報導攝影者鍾俊陞，
攜著老祖父的「鍾氏輩序表」，
到福建泉州安溪官橋善壇外山厝去尋根訪祖，
發現自己是中國歷史悠久、人口衆多、
分佈在東南沿海的少數民族：畚族。

原來是個

畚族有完整的民族源流神話，
有獨特的衣飾和文化。《祖先來自福建、廣東，
盤、藍、雷、鍾四姓的「台灣人」，
很可能都是我的畚族同胞喇！》
鍾俊陞自豪地說。

畚族人！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畚村美麗的田園
風光。

抵達福建採訪是去年10月8日。採訪完了漳、泉、廈門之後，我才開始辦一件「私事」。在台灣，我有一位90歲高齡的祖父，從小到大，我一直聽他說起在福建安溪我們有個祖厝。這回行前，我把爺爺背得爛熟的祖家地址記在筆記本上。17日上午，乘汽車翻山越嶺，前往我們鍾家在福建的祖祠所在地——安溪官橋善壇村外山厝。

汽車離安溪祖地外山厝越來越近，新開闢的山路崎嶇不平，汽車不時地顛簸晃動，我的心情也隨著起伏不平，遐思繚繞……或許這就是古詩上頭所描寫的「近鄉情怯」吧！

我望著車窗外連綿的山嶺，一片青山綠水，景緻仿如我那出生、

成長的家鄉——台北縣坪林鄉。我忽然想到，我那高齡年邁的老祖父，我想起他在我孩童時代就一直對我叮嚀囑咐的話語，他說：「我們是來自唐山泉州府安溪縣善壇外山厝的人氏，以後有機會一定要帶你們回去祖地看看。」事實上，我們鍾家移民來台已屆五世。祖父當然是在台灣出生。但由於祖輩代代對兒孫耳提面命自己的族源，我祖父對福建祖厝的地址，能背得滾瓜爛熟。但是對出生成長於坪林的我，原鄉閩南只是模糊的情感而已。可一旦踏在歸鄉的路上，卻忍不住內心的震慄與激動。是的，我終於有機會跨過阻絕兩岸40年的海峽，回來原鄉尋根祭祖了。

我是畚族嗎？

返鄉祭祖，自然是我此行的一

個重要目的。但我心中更迫切的渴望卻是尋根——尋找自己家族的血脈根源。我想知道，究竟我是個閩南人？或是客家人？還是一個我從來沒聽過的少數民族——畚民？

這個疑問的產生，還要回溯到10天前所發生的事。10月8日，當我抵達廈門時，有一位「中新社」的採訪記者，在我表示回祖籍地安溪縣官橋鎮善壇村外山厝祭祖的意願時，馬上對我說，憑他多年在閩南一帶採訪的經驗，我「八成是畚族人！」

乍聽之下，我有點茫然！「畚族」，一個我從來沒有聽過的種族名稱，而我——鍾俊陞，竟然是一個畚族人？這是連我那90高齡，熟記祖籍地名的祖父也不知道的。何況是我！

一時之間，我的內心夾雜著懷疑與驚喜。懷疑的是，因為在台灣時沒有聽過任何長輩、親人說過我們不是漢族，而是畚族。反倒是常有一些客家朋友說：「你姓鍾，一定是我們客家人！」這我倒有些信。因為我隱約也記得我們親戚說過我們是客家人，只是我們家族中，找不到一個會說客家話的人。

然而，真相未明之前，我卻又有點希望自己真的是畚族人。我想在台灣所結識的許多爽朗熱情的台灣原住民朋友，想起了大家一起的親密情景，也想起了這些山地朋友們酒後常說我是「半個山地人」的戲稱。我想，這會不會是因為我生命裡流動的少數民族的血液使然？

然而，畚族究竟是怎樣的種族，我是完全陌生的。在廈門，我開始搜尋有關畚族的資料，探聽有關畚族的種種傳說。我的民族身份，等我回祖厝再弄個明白！



畚族的源起傳說

根據廈門大學一位畚族專家潘宏立表示，畚族是我國東南地區歷史悠久、人口最多的少數民族，分布于福建、浙江、江西、廣東、安徽5省80多個縣市。目前在全中國的人口總數接近50萬，其中福建占了58%左右，其餘地區的畚族，絕大多數也是先後從福建遷去的。

潘宏立告訴我說，畚族崇拜犬圖騰，篤信始祖槃瓠。在中國，槃瓠的傳說已有很久的歷史了。比較完整的槃瓠傳說，最早見于已經佚失的東漢應邵的《風俗通義》，此外，在《山海經》、《郭璞注》、《玄中記》、《搜神記》和《晉記》中，都有詳略不同的槃瓠傳說的記載，一直到范曄《後漢書》時，乃綜合稱諸家之說，於《南蠻傳》中把畚民族定名為「武陵蠻」。

民族學的資料顯示，今日散處在粵、桂、滇諸省的「僂」族，

及安南、東京的「蠻」也保存著同一傳說。由此看來，「畚」、「僂」、「蠻」三者，都是古代「武陵蠻」的遺種，屬於同有一圖騰的所謂「槃瓠」種。

槃瓠傳說在畚民中真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這種傳說的保存，一是透過畚民口傳，二是經由筆傳一記載在宗譜之首與祖圖之末，或者把有關的傳說繪畫成神怪的祖圖，用來祭祀。據潘宏立的調查記載，各地畚民的口傳，常有小異之點，然它的輪廓是到處一樣的。這傳說的原型與結構，大略如下：

畚民族的始祖，是龍犬——槃瓠。在上古的時代，高辛王元后耳痛三年，後自耳中取出一蟲，形像如蠶，忽而變了一隻龍犬，毫光顯現，遍身錦繡。高辛王見之，大喜，賜名龍期，號稱槃瓠。那時，犬戎入寇，國家異常危急。高辛王就下詔求賢，謂有能斬犬戎將軍的頭來獻的，必把公主嫁

穀子放在竹篾所編製而成的竹席上曝曬，既容易乾燥又方便收拾。

畬族一般都居住在海拔500—1500公尺的地帶，所以山高霧重的畬族地區是名揚四海的福建茶的主要產地。

給他。龍期便挺身而往敵國啣了犬戎將軍的頭報命；欲求高辛王履行他的諾言。高辛王嫌其不類，頗有難色。龍期忽作人聲曰：「你將我放在金鐘內，七天七夜就可變成人。」到了第六天，公主怕他餓死，打開金鐘一看，則全身變成人形，只留一頭未變。於是槃瓠著上大衣，公主戴了犬頭冠，兩相結婚了。槃瓠挈妻入山居住，生三男一女，長姓盤，名叫自能；次姓藍，名叫光輝；三姓雷，名叫巨佑；女婿姓鍾，名叫智深。」

中國畬族，以盤、鍾、藍、雷四姓繁衍於世。據一般畬民口唱的「狗皇歌」，槃瓠三子的姓氏是有緣由的：「……親生三子甚端正，皇帝殿裡去討姓。大子盤張姓盤字，第二藍裝便姓藍。第三小子正一歲，皇帝殿裡拿名來；雷公雲頭響得好，紙筆記來便姓雷。當初出朝在廣東，親生三子在一宮，招得軍丁為其婦，女婿名字本姓鍾。」

潘宏立說，這4人就是畬族盤、藍、雷、鍾各姓祖先。今天，從閩、浙、桂、粵諸省來的盤、藍、雷、鍾四姓人氏，有很大的可能是畬族之裔。客家人中有此四姓者，可能性也很大，理由留在後文說端詳。

一般說來畬族的男性已經不再穿著傳統的服飾。



回到原鄉祖地

10月17日，上午10點多，我們一行人乘坐的汽車，終於駛抵外山厝的村口。打老遠，我就聽到了燃放不絕的鞭炮聲；在山谷裡



轟然地響著。然後，我瞧見村前土台和各家屋頂上站滿了翹首期待的鄉親；車剛停穩，村裡的孩童們便趕在大人身前，在泥土路上滿臉喜悅地迎擁過來；在村口下車，我和幾位前來迎候的父老

緊緊地握住雙手，激動地說不出話來。

當時，我只感到心在震慄著，胸膛裡有股熱潮哽塞著。想到祖先渡海移台以來，間斷了一百三十多年的血脈，彷彿通過這真摯的握手而重新聯繫時，我的眼眶潮濕了。這時候，我腦子裡不斷想著的是：要是此時此刻阿公能一起來有多好……。

在外山厝族長老的幫助下，我把從台灣帶來的〈鐘氏輩序表〉拿出來一一理清，終於證實我確是外山厝鍾氏的後代。我們鍾家五世前的太祖鍾榮標是在1850年左右從這裡移民台灣的。至此，我總算實現了老祖父囑托的尋根夙願。可我心中尚存的疑問是：究竟我是不是畬族呢？為什麼？



傍晚趕著牛回村子的畬族婦女。

我是畬族人！

我們鍾家的祖籍地外山厝，是一個約有4000人口的山村。提到畬族，負責重整族譜的父老鍾火炎先生告訴我，因為外山厝漢化已久，他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是畬族人。一直到了1983年，是他在了一本雜誌上看到有關畬族的調查報導，才知道外山厝的人是畬族。族長老為此特地開過會，覺得既已知道自己真正的民族根源，便不該忘祖，於是決定向政府申請，將善壇恢復為畬族村，經過

廈門大學民族學部的一番考證後，1985年終於獲得批准，正式成立「善壇畬族村」。

在此之前，廈門大學民族研究所內專門研究畬族的老師蔣炳釗曾經告訴我，與中國許多少數民族一樣，畬族有自己獨特的服裝、山歌和風俗，甚至還保留了始祖的圖騰。一般說來，保存得比較完整的，主要是閩東、浙南一帶的畬族聚居處；其中，福建又以福安、寧德、羅源、霞浦、福鼎等縣的畬族風味最濃。散布其他地域的畬族，由於處於漢族包圍



沿海的畬族人家有的是靠養殖、討海捕漁或曬鹽為生。

之中，大多已經漢化。有好些地方因為族中長老的隱瞞，或者故意遺失族譜，以免因畬族身分而受漢族環境的歧視，因此，後代子孫也就漸漸地不知道自己畬族的身份了。

不過，這幾年來，因為中共的少數民族政策落實得比較好，站在反對大漢民族主義的立場，對漢族和少數民族的關係重新檢查，對原存漢族和少數民族間不正常關係加以調整。因此，許多少數民族的民族意識和自信心，也在這幾年很快而明顯地重建起來。79年後，於是陸續有已經漢化的畬族聚落，紛紛申請恢復為畬族村。不到10年，主動申請恢復為畬族的人口已超過10萬人，佔此一少數民族的三分之一強；而單單福建省內申請恢復為畬族的人口，便超過5萬人。我的故鄉外山厝的鍾姓山村，就是在這種背景下恢復為畬族的。終於，我確認我不是福佬人，也不是客家人，而是畬族人。

祭祖

由於漢化已久，外山厝裡頭並沒有保留什麼畬族服飾和風俗。即使是67歲的鍾火炎先生都己不會畬族語，年輕人就更不用說了。恢復為畬族村後，父老們也不覺得需要重拾這些遺失的特色，生活照舊過下去，所不同的，只是民族認同的更易而已。

祭祖對於畬族是頗為重要的。每年的農曆元月，一貫是善壇村民向祖先表示敬意的日子。

在鄉親們的簇擁下，我來到鍾氏祖祠。我喝了一杯故鄉的清茶，然後，按照習俗，手持炷香，虔誠地向我鍾氏始祖神位深深三鞠躬。然後，由父老們引領到鍾氏八世祖居塔東屋，向天公和列祖神位敬香。

根據已故台灣中研院民族所凌純聲教授於1947年發表的《畬民圖騰文化的研究》一文所載，畬民祭祖，除祭其宗祖之外，並祭祀始祖槃瓠。這一點，是畬族與漢族祭祖的最大不同。

據研究，圖騰集團的分子，達到一定的年齡，舉行入社式後，始被正式承認為民族集團中的一員，接受集團的一切權利與義務。畬民的祭祖，就是這種圖騰制的

入社式。凡年滿16歲的男子，即可舉行祭祖。

祭祖典禮在祭祖者之家舉行，在家屋廳堂上懸掛祖圖及許多神像，圖前置一神案，上擺香爐，其數藍姓為6個或5個，鍾、雷兩姓各為5個。祖杖插在神案上，蠟台一對，三牲一副，雞兩隻及菜飯等物，神水6碗，祭時需燒紙錢。

此外，已祭過祖者需另題一法名，如鍾法元、藍法縣等。祭祖之俗即將法名及祭祖的日期，寫在一紅布條，結在祖杖上。表示祭祖者已加入圖騰集團。我在外山厝祖厝祭了祖，儀式雖已省略，

但這一祭，此生此世我已正式成為畬族人民光榮的一員了。

祖圖

外山厝的風景秀麗，同坪林的鍾厝十分相似，也是山林，也有一條清澈的小溪，山坡上也是連綿的茶園，茶香處處。我想，大概當時祖先從這外山厝移居台灣時，是按照祖籍地的風土選擇在今天台北縣坪林鄉定居的吧。

祭祖後，鄉親們特地找來一棵杉樹苗，讓我親手種植在我先祖的祖厝旁，做為永久的紀念。這時，一位年近七旬的老婦人，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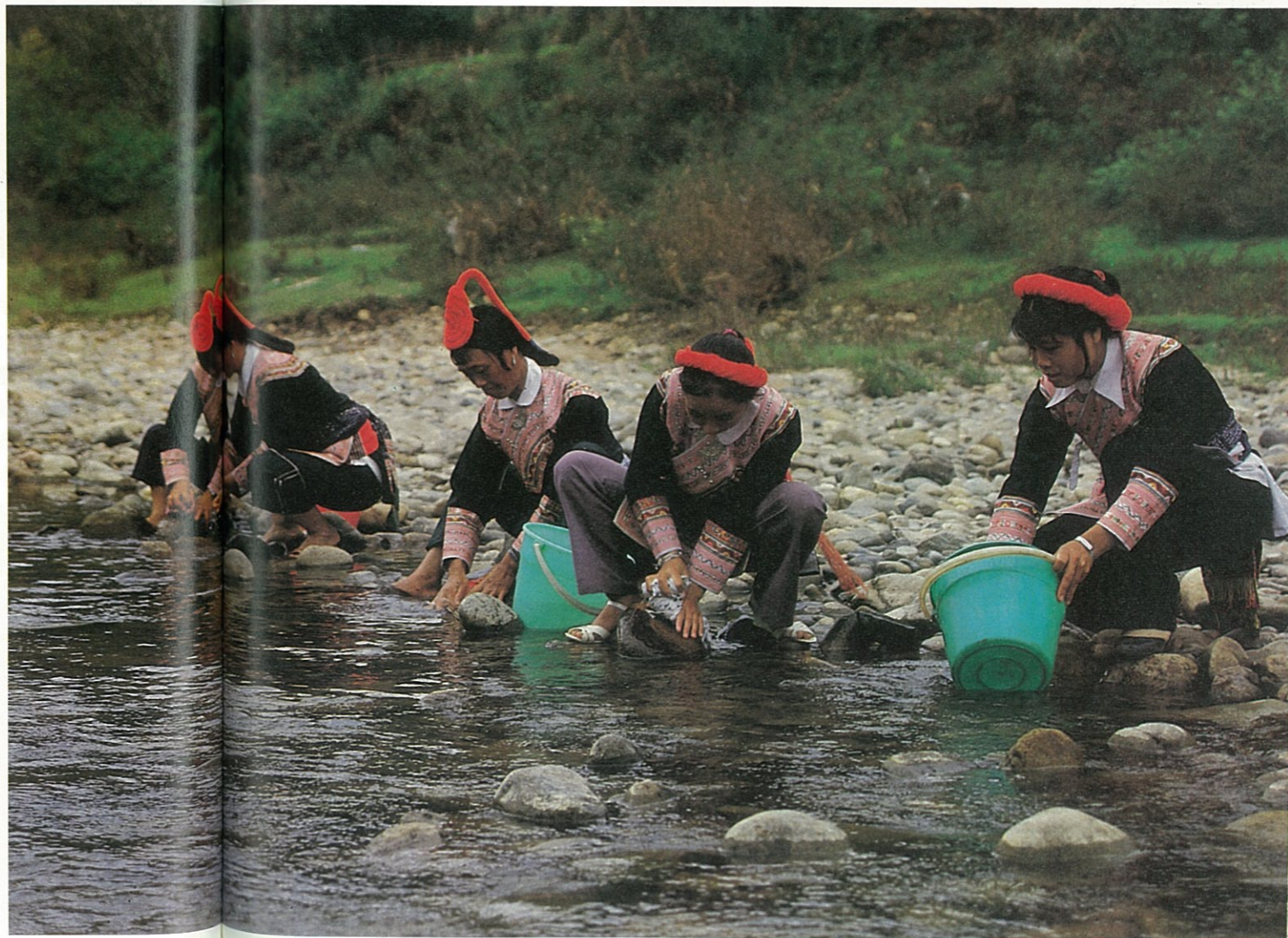
履蹣跚走到我面前，親切地拍拍我肩頭，激動地說：「你回來真好，你回來真好！」她說希望我下次回來時，一定要帶著台灣的家人一起回來。

我因為在廈門聽說了畬族還保存著祖圖，所以祭完了祖，便向族長老們提出想要一窺始祖圖騰的要求。起初，他們似乎有些躊躇，但也終於嚴肅地答應了。然而，對陪我同來的漢人記者，則明顯地有所顧忌，不肯讓他們參觀，甚至不太肯與他們談及此事。那些漢人朋友知所避忌，也就沒有再提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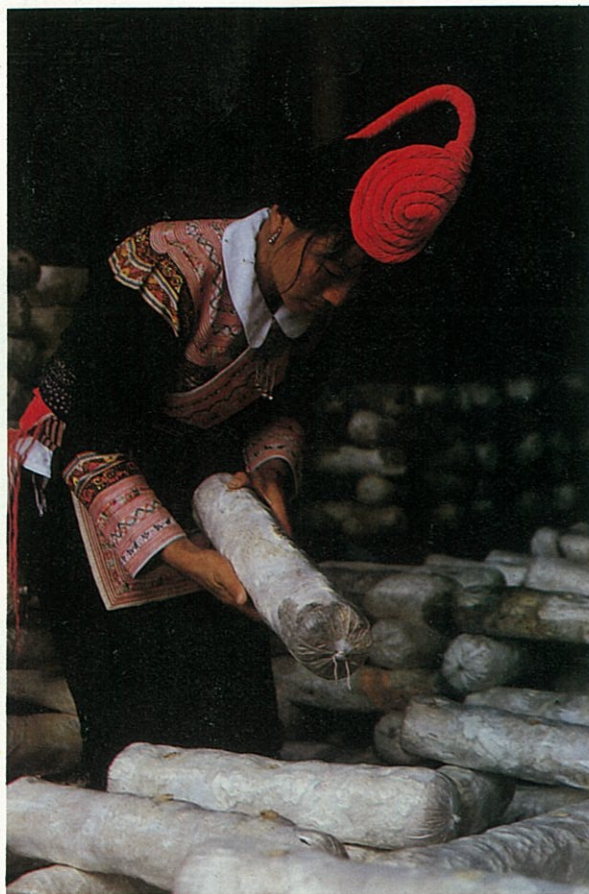
吃完午餐，我一直很興奮，急著想看看我鍾氏始祖圖騰。但陪伴我的父老們，卻執拗地一再要我靜心休息。

吃罷鄉親們特意為我準備的番薯和特產桔紅糕後，按著畬族的禮儀，他們安排我獨自在一間房裡休息了30分鐘，然後洗淨雙手等待。接著，一位長者進來，在密閉的小屋裡，燃上了香，非常莊嚴地取出一疊圖片，排放在桌上，並且為我講述畬族人民祖先的由來，和畬族崇拜的圖騰故事。

事實上，我看到的並不是繪畫，或是繡在布上的圖騰，而只是一



一般清洗較耗水的東西，婦女們都帶往溪邊洗滌，顯示出農村婦女的節儉特色。



香菇是畬族的主要經濟來源之一。乾燥后每斤可賣15元人民幣。

長幅圖騰的連續彩色照片。族長說原祖圖在漳州。他所敘說的民族源流傳說內容，倒是與潘宏立調查得來的十分吻合。

根據凌純聲在浙江處州所搜集的藍姓祖圖，祖圖內容約可分為26節，在此26節中，以圖畫繪寫槃瓠傳說，因此又名「始祖槃瓠王出身圖說」。畬民非常尊敬祖圖，通常是在祭祖時才懸掛壁上。

畬民的矛盾

由於長期與漢族接觸之後，再加上大陸文革時期在「反封建」的口號下，對祖圖及族譜造成嚴重破壞，我在外山厝幾乎已看不出絲毫畬族的傳統風貌。而我更不能釋然忘懷的是，他們在向我出示祖圖時，對漢人所表現出來的尷尬和躲閃的心態。

我回想到畬族研究的潘立宏告

訴過我，一般說來，畬族人面對自己始祖的圖騰時，有兩種反應。像外山厝我的同族人這樣，雖主動申請恢復為畬族村，但對自己畬族人篤信的槃瓠圖騰無法坦然，是一種現象；此外，對崇拜圖騰雖有比較坦然的態度，但不斷附加漢文化為中心的解釋，又是另一種情況。

就畬族祖圖而言，潘宏立的看法是，年代較早的祖圖較能保留原始的傳說。比如說，在人口稀少、交通較為閉塞、文化落後的閩北、閩西、閩南、粵東及贛東南等山區的畬族村，因為變化緩慢，只要是沒有被完全漢化者，都公開以《狗皇歌》為民族源流的根據，畫軸上描著槃瓠變身的故事，亦大都是身已變而狗頭未變。也就是說，仍然保存著「犬」圖騰的質素。

至於在人口集中、「開化」較早的閩東、浙南等畬族村，明顯而大量引入了漢文化的觀念，改變了原本的畬民族祖先傳說。

有些畬族的祖圖，受到價值觀的影響，很多早已將犬的圖騰改變成「龍」或「麒」這種漢人視為祥瑞崇聖的動物。於是，原始傳說中的狗，逐步漢化成為龍或「龍麒」、「龍頭公」了。

被歧視的民族史

從歷史發展的觀點來看，畬族圖騰的傳統和演變，以至畬族人面對圖騰的心態，都是一定的歷史條件所決定的。

潘宏立認為，槃瓠傳說在思想意識方面產生了民族及文化賴以生存發展的「民族自我中心的觀念」。因此，槃瓠傳說在畬族文化架構中，有很重要地位。槃瓠傳說，增強了畬族的民族認同和民族內聚性和向心性，也解釋了為什麼圖騰崇拜得以在畬族中能代代流傳下來。

然而，畬族的「犬」圖騰崇拜，一旦與政治上、文化上皆占優勢的漢族接觸時，漢文化中傳統對「狗」的鄙夷觀念，使一直處於政治、民族和社會弱勢地位的畬族，在長期受到漢族價值歧視下，產生了自卑感，因而出現了前面所提的逃避心態，或者以漢文化為標準，將始祖傳說改頭換面，甚至有將族譜燒毀，以求在社會立足的辛酸。

針對這點，大陸民族政策當局和民族學學者認為，唯有重新檢討漢民族與中國各族間的關係，徹底批判大漢民族主義，才能使歷來被歧視、被壓迫的少數民族，能夠坦然的面對自己種族的起源挺立生活。

就中國史籍記載來看，早在隋唐之際的第七世紀初，畬族就已

經在閩、閩粵、贛一帶繁衍和生活。在漢文史書中通常以「蠻僚」、「峒僚」、「峒蠻」等等歧視性稱呼，對待這些少數民族。

因此長期以來，作為其中一支南方少數民族的畬族，也飽受了作為統治階級的漢人的鎮壓和歧視。在唐朝初年，定居於九龍江以西的畬族，因為不願被唐統治，便遭受過苛酷的鎮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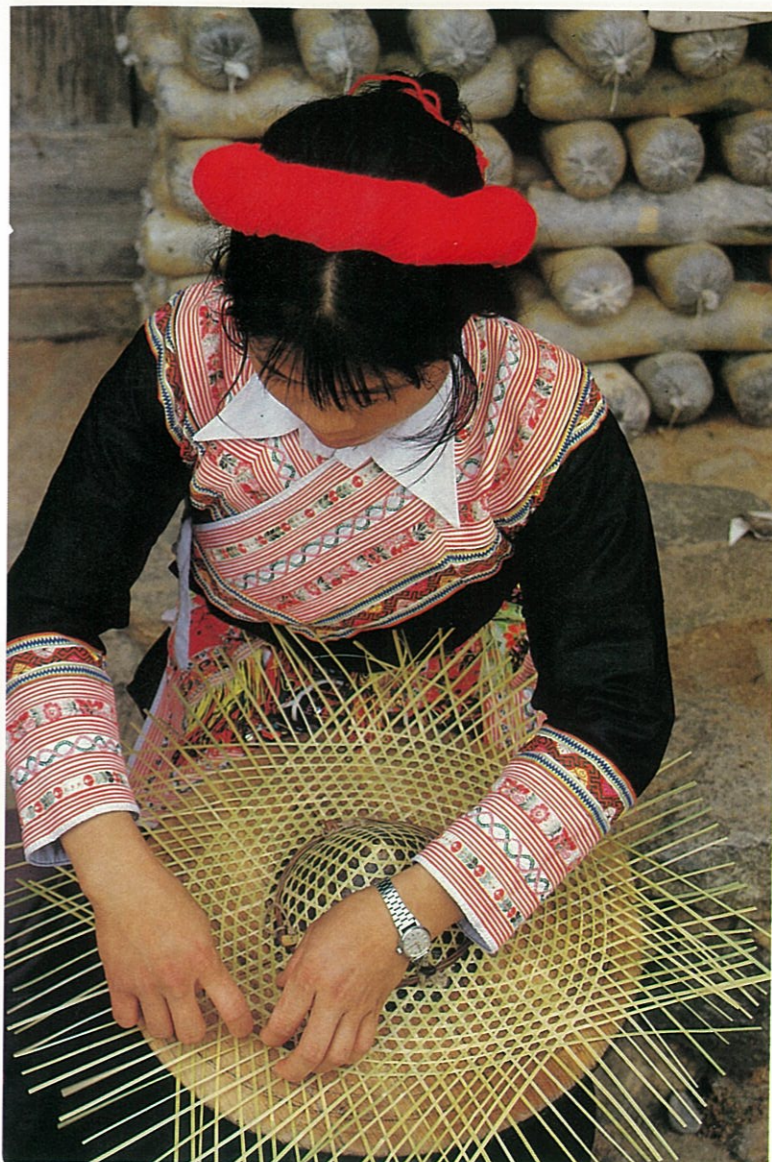
唐高宗總章二年（公元669年）時，唐朝相繼派陳政，陳元光父子率兵鎮壓今閩南一帶畬族人民的反抗。初時唐兵只能駐紮在九龍江以東，畬民抗爭多年，終究為陳元光所降。此後，雖仍有抗爭事件，陳元光亦為畬族反抗軍領袖藍奉高的部眾所殺；但陳元光之子也殺死了藍奉高。

陳元光鎮壓閩南畬民後，向唐王朝提出戍邊之策，得以在今日漳州、汀州設治，陳元光並被漢人奉為「開漳聖王」至今甚至在台灣也受到民間的奉祀。但隨著漢人的大量遷入，畬族民族文化受到強烈的文化衝擊，並逐漸與漢人通婚。然而，畬族人並不能忘懷陳元光鎮壓之仇，於是發展出結婚穿白衣的風俗，藉以悼念祖先。

畬族與客家人的關係

到了唐末，南遷的客家人進入閩、粵、贛交界地區。客家人是因中原戰亂而南逃的漢族，客家人移入畬民所據之地，也就對畬族產生了比較深刻的文化和社會影響。

據蔣炳釗先生研究，畬族語言有六成是客家語。混合了客家語族語彙的畬語，與客家語畢竟不盡相同，但其受客家人的同化，不可謂不深。1961年上海出版的《畬族翻身唱新歌》集中，有關畬族祖先傳說的〔盤古歌〕，歌



詞中就夾著大量的客家語。

至於在畬族文化的其他方面，如宗教制度、風俗習慣及姓氏等，也可找到不少客家痕跡。我這時才恍然領悟到，做為畬族的鍾家，為什麼有親人說我們「閩南安溪的鍾氏，原是客家人」了。

就我鍾家族譜上所記祖先的遷移路線來看，根據善壇畬族村的父老鍾火炎，這幾年來聚集村中老人的回憶重修的簡略族譜所記，大致是由河南而長汀，而江西，而海澄，而同安縣鍾宅，然後於五百多年前由鍾宅遷至安溪善壇

竹笠的編織是畬族主要的民間手藝之一，每頂竹笠皆是用220~240條不到0.01公分的竹編織而成的。

外山厝。

針對這條移民路線，我分別訪問過廈門市地方志編委會委員兼辦公室副主任洪卜仁先生，和廈門大學的蔣炳釗先生。他們和也是研究畬族的潘宏立，三人一致認為這條移民路線並不可靠。他們認為，河南是漢人南遷的發源地，畬族把自己的源頭推到河南去，其實怕是漢化主義下一種附會罷了。

洪卜仁先生說，由於元朝民族矛盾激烈化，許多在元朝覆滅後受到歧視的少數民族，都在明、清時期將本身的族譜「漢化」，以換取等同漢人的待遇，致使他

們原來的民族根源受到蒙蔽；而明、清時期的族譜也不太可靠。因此善壇的村民若是畬族，那便不可能是河南南遷的。

潘宏立更進一步認為，河南至長汀的前段路線，極大可能是客家族譜所載的遷移路線，因為八成的客家人都經北再移民永定、梅縣等地。畬民因為受客家影響特別深，所以在漢化自己族譜時，很可能是抄客家人族譜上的遷徙路線。

辭鄉

一天的光陰倏忽而過，臨別時，雙手接過善壇鄉長老交給我的故

鄉泥土、甘泉水和茶葉之後，我與鄉長族老們一一握手告別。臨行，鄉親們還按安溪風俗，送給我一個紅包，預祝我萬事如意，一路平安。

雖然我完成了老祖父囑託的尋根夙願，可在未竟的行程中卻不時地想著一些問題。

我想，既然河南不可能是我們畬族的來源地，那麼隸屬河南的「穎川」燈號，也不會是畬族的了。那麼，自幼以來祖父所說的我們家「穎川」的燈號，以及高懸在善壇祖廟前上寫著「穎川世澤」的橫匾，不過是一定歷史條件下所形成的「虛構」了！想到

這，心裡並不因為失去此一燈號而覺得可惜，反而為我們畬族歷代以來在漢族壓迫下，不得不藉著「高攀」漢族以求自存的命運，感到難言的滑稽與悲哀。

但在日後的中國大陸採訪行程中，我得知繼1985年善壇恢復為畬族村後，四百多年前由善壇遷往惠安的鍾厝，亦效法善壇，於同一年的稍後恢復為畬族村。

當我到善壇鄉人從前居住的地方同安鍾宅採訪時，我才知道他們也在籌備申請恢復為畬族村；這裡的父老向我埋怨，他們是受了前兩者的影響才作此決定的。

儘管這三座互相關連的鍾姓



畬族村，漢化已深，村民在幾年前還不知道什麼是畬族。但是在強烈的漢意識社會中，各少數民族紛紛高舉自己民族族源的情況，很令我感到驚異和驕傲。這當然需要一條進步的民族政策。我想起我不少台灣山地民族朋友，不同程度上以山地民族為恥，相形之下，叫我感慨萬千。

中國是一個多民族形成的國家。我希望畬族的傳說和圖騰能去蕪存精，還其原貌，長久流傳。未來的畬族能夠坦然面對「犬」圖騰的始祖傳說，不必自困於漢族的標準，認為狗不如龍而存有深沉的自卑感。

唯有藉著不斷進步的少數民族政策提供的物質基礎，才能在漢文化的強勢下，重建畬族的文化理念和健康的種族意識。也只有站在平等的基礎上，畬族文化與漢文化的融合才有意義。

經濟寬裕后的畬家
準備在新年前蓋好新房。

光陰倏忽而過，臨別時，鄉親希望台灣的畬族同胞常常返鄉紋舊。

我的下一採訪目標，是福建省羅源縣霍口鄉。因為那是一個漢化較淺的畬族村落。我要到那兒一睹我自己民族的風土、文化、衣飾和其他民族標誌。因此，我是同時懷著惜別和探索的興奮離開了善壇外山厝的……。





即日起訂閱雄獅美術月刊
將獲得一份精美的
特別贈禮

- 陳英德油繪年畫卡片
(彩色精印16幀，並附有作品解說)
每張尺寸15公分×10.5公分
- 辦法：凡訂閱(或續訂)雄獅美術月刊一年
(12期，1100元，續訂990元)，可獲贈
這份藝術贈品一套，訂閱兩年(24期，
2000元，續訂1800元)可獲贈品二套。
- 時間：自即日起至二月廿九日止，郵截
為憑。
- 訂閱辦法：
 1. 請利用書內劃撥單到郵局繳款。
 2. 請親臨本社或雄獅畫廊直接訂閱。
 3. 如欲掛號全年另加108元郵費。
 4. 服務專線：(02) 772-6311~3
- 本社接到訂書通知後，當即按址寄上
贈品。

雄獅美術

地址 / 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216巷33弄16號
電話 / 7726311 郵撥帳號 / 0018886-2號
戶名 / 雄獅美術月刊社

有心的地方就有愛
有愛的地方就有美

雄獅美術

長期以來持續的對美術之本質
作不同角度的尋思與探討。
從西方到東方，從傳統到現代，
為美的終極意義，為人在創作活動
中所創造的未知之可能，
作永遠的感性與知性之旅。



陳
英
德
油繪年畫展

展期 / 1988年2月19日
(農曆初三) ~ 3月6日



雄獅畫廊

台北市敦化南路305號10樓
(敦化南路·信義東路交口國際貿易大樓)
電話 / (02) 721-158-9
開放時間 / 11:30 ~ 18:30
週一休息·花籃憑證

斗笠

畬族婦女服飾圖案對比鮮明，
紛繁華麗而樸實大方。

小姑娘藍珠釵充滿自信的說：
「穿著自己民族的傳統服飾是一種榮耀！
我們畬族女子結婚後就一直穿著它。」

鳳凰頭

畬姑娘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畬族的民間工藝美術特點，主要表現在服飾的刺繡。並以各種花鳥及幾何圖紋形成一種美麗的圖案花紋為主。



竹子和畬族有著
密不可分的關係，所以
每個畬族婦女
都精於製作竹器。

結束在安溪善壇外山厝的尋根
行時，興奮之餘都難免些許悵然，
遺憾的是在祖地鄉親們的生活起
居間已看不到畬族自己傳統的面
貌的痕跡。為了一睹畬民的風貌，
在當地記者的陪同下，前往漢化
不深，離福州約有三小時路程的
羅源縣霍口鄉的福湖村。

接近目的地時，鄉徑上穿著畬
族服飾的婦女們越來越多，我的
心情也因為生平第一次目睹自己
民族的服飾與裝扮而興奮起來。

廈門大學，人類學系助教潘宏
立曾經對我說，畬族男子的服飾
幾乎與當地漢族無異了。至於婦
女服飾則有所不同，根據他的調
查，發現畬族婦女的服飾類型繁
多，它的區別不僅在於頭冠的差
異，而是整個服飾和髮式都因地
區不同而有差異。基本上，福建
地區畬族婦女的服飾，可分為羅
源式、福安式、霞浦式、福鼎式、
順昌式、光澤式、漳平式等7種類
型。

這7種類型，其中又以羅源式服
飾的分佈地域最廣，包括羅源、
連江、閩侯、福州全境，以及寧
德的飛鸞一帶。就人口數量來看，
羅源式分布區占全國畬族人口的
10%強。

鳳凰頭

我細心地注視著路上來來往往
的婦女們的服飾裝扮，發現這種
服飾繁縟複雜，花紋鮮豔華美，
色彩對比明快，映對協調，不但



畬族婚禮時新娘
所使用的銀製頭
飾。



美麗，而且具有鮮明的民族特色。

在一片絢麗的印象中，最吸引
我注意的是她們的髮式。我看到
她們不分老少，一般地都把頭髮
盤梳在頭上，成螺式或高帽式，
髮間還束條紅絨線；據他們說，
這種梳妝打扮的髮式叫做「鳳凰
頭」。

據潘宏立《福建畬族服飾類型
初探》的調查報告，這種髮式主
要分為少女頭，和已婚婦女的婦
女頭二種，中老年婦女與青年婦
女的梳法基本一樣，僅外形略異。

少女頭的梳法較為簡單，是用
紅絨線束從左往右將髮旋成股狀
斜盤刁頭頂。婦女頭的梳法複雜
些，事先得準備一個聳立於髮上
的彎曲飾物，一般說來，飾物內
部是竹木類或鐵絲等細長硬物，
全長約65厘米，前端三分之一處
彎曲，內包紅絨線，外紮紅布條。
梳時將髮飾固定於頭頂，並用絨
線束縮於額頂，成一前突狀或圓
盤狀。中老年婦女髮髻則不加髮
飾，直接將藍色或黑色絨線團盤
於額頂，年齡越大頭髮稀疏的，
絨線髻越小，呈扁螺狀。這種頭
髻因此被稱為「鳳凰髻」，象徵
鳳凰頭上的丹冠。

斗笠、畬姑娘、藍玉花

進入福湖村，我看到一群人悠

閒地聚坐在村口木屋的長廊下聊
天，稻田裡，三三兩兩身著畬族
服裝的婦女們正忙著打穀收割，
間或有一些挑著擔子的村民，沿
著泥土路向村口走來，更遠處的
溪邊草地上，孩童們在那裡放牧
羊群，並且嬉玩鬧笑著……。

在村口聊天的鄉親們告訴我，
福湖村共有127戶人家，六百多人；
除了其中15戶的80人是漢族外，
全部是畬族。耕地約有六百多畝，
鄉民以稻米和地瓜為主食；去年
一年的稻米收穫量是5,580擔。種
田之餘，還以編織竹器、斗笠，
或種香菇等來增加收入。

竹子和畬族的生活關係非常密
切而重要，以致在畬村普遍傳著
這樣一句話：「哪裡有一叢碧簍，
哪裡就有畬家一戶人；哪裡有一
片翠竹，哪裡就有畬族一座村。」

就拿曬稻穀來說吧！畬族人也
離不開竹器的利用。他們把稻穀
鋪在竹蓆上，以便曬穀通風，而
且散熱快，穀子容易曬乾；這樣，
無論是翻穀子、收穀子也都方便，
只要拎起竹蓆一角，一抖，穀子
就自然的集中了。

此外，編斗笠更是畬族人的一
項傳統手工藝。這種斗笠做工精
細，竹篾細度不到零點一公分，
一頂斗笠的篾條共有220至240條
之多；花紋豐富多采。由於此種



對歌是畚族的特色之一，
不只在節慶或喜事上，
即使路途相遇也會來個擋路歌，
輸者便得繞道而行。

斗笠形狀優美、花紋細巧，飽富
民族風格，而名聞遐邇。

據一位名叫藍玉花的編斗笠姑
娘告訴我，她一天可編3頂斗笠，
每頂可賣到5~6元人民幣。

美麗的羅源衣飾

村裡的建築物相當擁擠，巷道
狹窄，幾乎是門對著門，屋內的
光線不是很好，有些住家僅靠一
個小天井來採光。

在狹窄的巷弄間，我遇到一位
長得美麗可愛，身穿畚族服裝的
小姑娘迎面而來。

潘宏立的研究報告說，羅源式
衣飾是畚族最豐富多彩，最有特
色的類型之一，包括交領大襟衣、
圍兜、腰帶、汗巾、短褲、綁腿
和花鞋。

女式上衣均為黑色大襟交領式，
兩旁開深衩，後裙長于前裙，衣
衩衣裙內緣滾有白邊。盛裝時別
出於外，通身無扣，僅在右衽襟

角有二條白色絲帶。年輕婦女喜
在領口、兩襟、袖端飾寬大的機
綉花邊，盛裝時年輕婦女的胸
左右兩襟，各有一塊半圓形裝飾
用的銀「扁扣」，下方吊著5個小
鈴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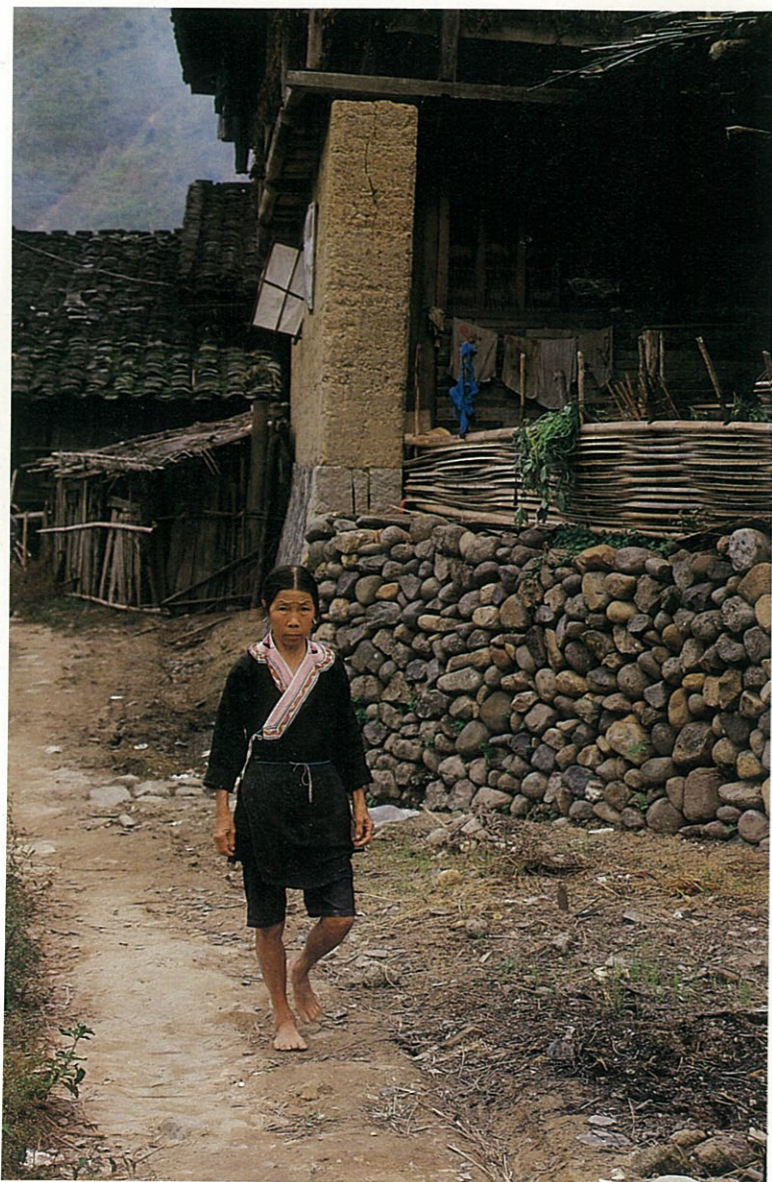
圍兜有素面和綉花二種。年輕
姑娘的綉花圍兜很講究，兜身中
央綉上下兩組分別對稱的圖案，
四個角的圖案均為扇形，中間部
位有的留出黑底，有的也綉出花
紋。兜邊滾綴了紅白相間的直線
紋，間隙鑲花邊。

盛裝時，腰間還繫有長約2米的
褐白相間的絲織腰帶。一般圍兜
上束著汗巾，畚族稱為「手帕」，
長約1.7米，深藍底，水印碎白花
紋。裝飾用的汗巾，兩端飾有20
厘米寬的花邊及彩穗。繫時巾尾
垂於身後。

傳統的民族裝束，下身是穿黑
色短褲，打綁腿，著花鞋。短褲
長及膝蓋，無花紋。綁腿扎好後



當有節慶或遊客來訪時
畚族人便會製作一種類似年糕的食品
來招待客人，他們叫它做「糕粿」。



婦女在平常也穿著傳統的服裝。

是白、黑、紅三色。花鞋頭有一翹起的倒鉤，甚至還飾有二撮彩色繡絡。後幫還有繡上盆花的台，稱為「拉」。

小姑娘藍珠釵的心願

我仔細看了小姑娘所著的服裝，發現服飾圖案多為各種帶叫花卉蔓枝紋、變形鳳鳥、蝴蝶、鯉魚和吉祥語等，色彩明度高，冷暖色對比鮮明，顯得紛繁華麗而又

不失樸實大方，給人以明快清新的感覺。

今年14歲的小姑娘，名叫藍珠釵，目前就讀于霍口中學初中二年級，家裡有母親、9個哥哥、1個姊姊和1個弟弟。

我問她：「妳們平時都穿這種傳統的民族服裝嗎？」

她告訴我說：「一般說來，婚前穿不穿這種服飾都不要緊，只是一定要紮個少女式的鳳凰頭來

區別已婚或未婚。平常時候，只有遭逢節慶或拍照時，我們才會慎重地穿上它。」

當她知道我想看看此地婦女傳統裝扮時，非常惋惜地對我表示：昨天，村子裡拍身份照，全村的人都個個穿戴整齊來拍照；她說，我要是昨天來，就什麼都看到了。

她接著說，結婚打扮與平時的盛裝也有不同，女子下身圍寬大的素面黑色圍裙，頭戴頭冠。畚族稱頭冠為「髻」〔kɛj〕。它由冠身和尾飾二部分組成。結婚時頭冠戴在裝飾頂部，尾飾插於髮飾後柄上，琉璃珠串飾分垂於兩肩。

我想到在台灣時從來沒見過原住民穿著傳統的服飾在街上走，就問她：「妳喜歡穿這服飾嗎？敢不敢穿上街？有沒有自卑的心態？」她很大方的回答我說：「穿著自己民族的傳統服飾是一種榮耀！至於上街，只要同行的伙伴有人穿，那大家都會穿。」

小姑娘藍珠釵還說，冬天時，穿這種服裝覺得很暖和。我們畚族女子，結了婚後就要一直穿著這傳統服飾。

賦別前，講得一口流利普通話的藍珠釵，還偷偷地告訴了我她小小的心願。她們在村子裡不講普通話，一般都用畚語交談，她說，在學校時她才跟同學講普通話，班上的同學都知道她是畚族人，班上還另有3個畚族人，四人之間交談都用畚語，同學們也很自然地接納她們，從來沒被人取笑，她說她很想考民族中學。

在福湖村，我第一次看到我們畚族人生活的各種風貌，它深深地烙在我的記憶深處，希望不久的將來，我還有機會帶著我在台灣的親友重訪舊地。那時候藍姑娘該上大學了吧！我想。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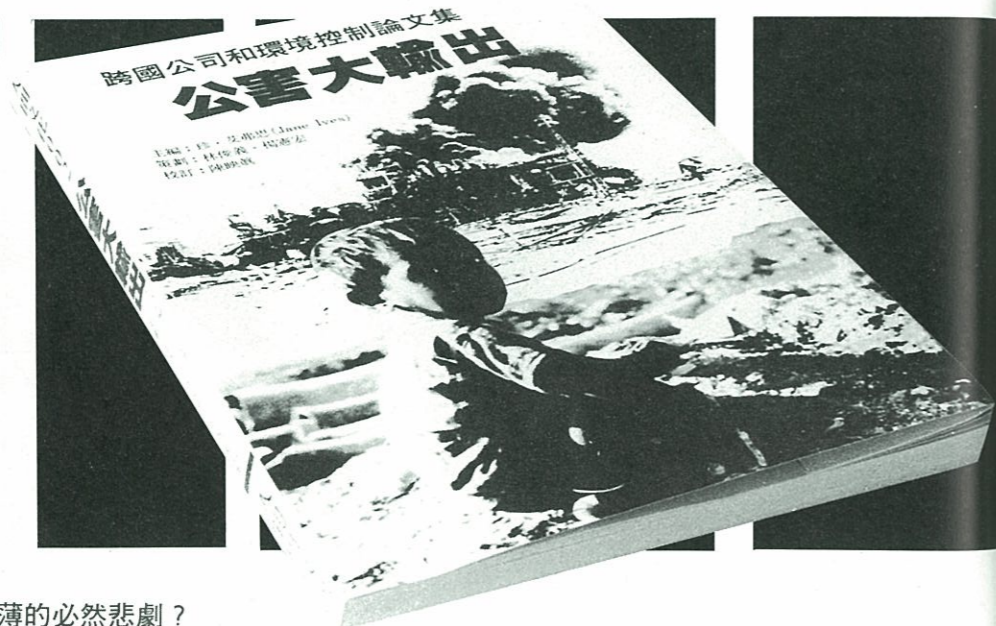


傳統的老鳳凰裝扮。

主編：珍·艾弗思 (Jane Ives)
策劃：林俊義、楊憲宏 校訂：陳映真

公害大輸出

獻給所有希望在健康、安全的環境
世代生活和工作的人們……



公害為什麼是文化貧薄的必然悲劇？

在楊憲宏(記者)、陳映真(作家)、王浩威(醫師)、林懷民(舞者)、焦雄屏(影評人)、王菲林(影評人)……的共同發現中，聯手譯出的「公害大輸出」，叫世人認真去檢視美國「出口危險工業至發展中國家」，長期以來對環境破壞的事實。

● 人間攝影 ●

非洲人間	水禾田著	定價150元
人與土地	阮義忠著	精裝400元 平裝280元
植物之美	陳月霞著	定價500元
讓我牽著你的手	李文吉等著	定價150元
影像新銳	阮義忠等著	定價190元

● 人間文叢 ●

越南棟增訂再版	陳映真著	定價100元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集一一		
(一)第二種忠誠	劉賓雁著	定價150元
(二)人妖之間	劉賓雁著	定價150元
(三)人血不是胭脂	劉賓雁等著	定價150元

金水燻	王拓著	定價150元
台北·台北(上、下冊)	王拓著	定價500元
牛肚港的故事	王拓著	定價200元
在血泊中航行	鍾喬著	定價 80元

● 人間創意 ●

創意編輯	沈怡譯	定價320元
● 人間文化 ●		
公害大輸出	楊憲宏等譯定	

● 人間傳記 ●

卓別林傳	邵君牧譯	定價130元
布萊希特傳	李健鳴譯	定價21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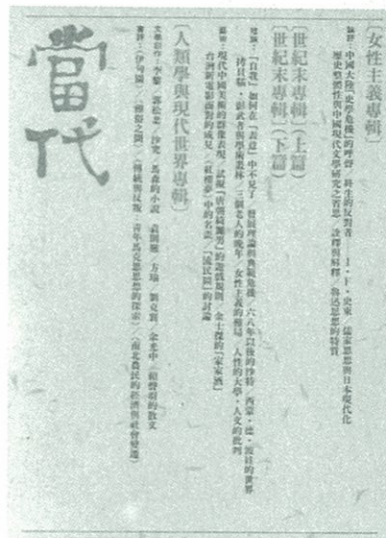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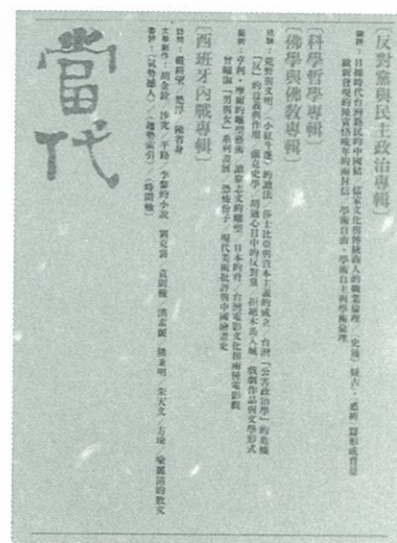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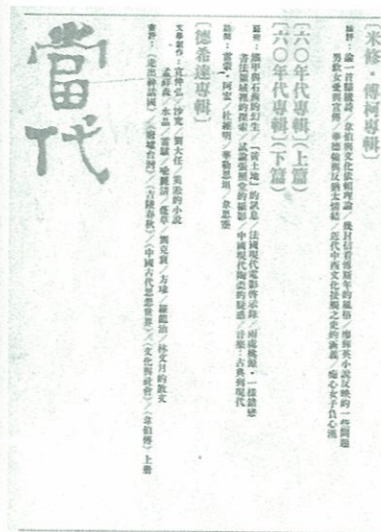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 7091920-3
郵撥帳號：1174647-3 人間出版社

郵購單冊85折，五冊以上8折，五冊以內
每本請另加掛號費8元，一律掛號寄書

現在，
還來得及
擁有……

當代剪輯了時代思潮的菁華，是一份值得您永久珍藏、品味再三的好雜誌。如果您以往錯過了，現在，還來得及擁有；如果您過去曾看過，現在，是可以完整保存、以便隨手查閱的最好時機。



當代精緻珍藏本

- 第一卷(1~4期)
- 第二卷(5~8期)
- 第三卷(9~12期)
- 第四卷(13~16期)
- 預約中)

■ 每卷訂價400元
劃撥320元
■ 一律掛號寄書

每期定價118元 訂閱一年 / 1100元，兩年 / 2000元
學生優惠價一年 / 950元，兩年 / 1800元

郵撥帳號 / 1056980-3
電話 / 561-4413

戶名 / 合志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 / 台北市南京東路3段21號11樓

當代

我

去

年12月21日，我從北京飛香港，再由香港飛台北。我一出關，就看見《人間》雜誌過去的老同事全在等著接我。雖然我為了到大陸採訪，已先辭去在《人間》的職務，但我卻感覺到我在《人間》幾年，和同事之間，從來沒有這回我出關的那一剎那麼親，那麼熱絡，那麼喜悅。

從去年10月3日從東京飛北京，到12月21日離開中國大陸，前後有81天。我在我們那個隔絕了40年的神州土地上走了兩萬多公里，到過河北、福建、廣東、雲南、陝西和黑龍江6個省。中國的幅員太遼闊了，為了完成我在初入北京時給自己立下的工作任務，每天一大早起床，忙著趕路、工作、寫筆記。在福建那一段時間，因為工作緊張，把胃搞壞了。睡不好覺，拍照、採訪求好心切，差一點把身體搞垮了。

說來好笑，工作上最大的特點，是花在交通的時間很長。在台灣，台北到屏東採訪，汽車也不過五個多小時吧。在大陸，整個地理、距離全換大了好幾號。一樣是坐汽車，甲地到乙地的距離，可能就是四天、五天。

我到福建採訪了閩南霞宅村和西濱村。這兩個地方是清初以來閩南陳林二姓移民台灣的大本鄉。我也訪問了我們台灣台北縣坪林鍾家的祖祠，福建泉州的安溪縣官橋善壇鄉外山厝——，證實了我在廈門時就聽說我這鍾家不是漢族，而是分佈在中國東南沿海的我國最大的少數民族之一：畬族。

從大陸

採訪回來

攝影 / 撰文 ■ 鍾俊陞



畬族有相當獨特的口傳民族發展史和神話、圖騰。知道我是中國少數民族，使我十分興奮。我在台灣，自小就和坪林、新店、烏來的泰雅族兄弟很要好。從事攝影報導，也對他們的命運特別關懷。我特地到福州的羅源縣去採訪尚未完全漢化的畬族村落，一睹我民族文化和風習的真貌。此外，惠安婦女，天寶香蕉、東山寡婦村，都是福建閩南很有意思的採訪題材。

離開福建，我到廣東梅縣，採訪渡台移民客家人的本鄉之一的蕉嶺。大陸開門改革以後，梅縣的建設搞得很快。在蕉嶺，我採訪了台灣現代史上抗日名門丘逢甲先生的故居。蕉嶺勤勞、朗健的客家婦女，給了我深刻的印象。

離開廣東，我到滇緬邊區的傣（音歹）族部落。那兒的小乘佛教、兒童和青少年義務出家，都很像緬泰的習俗。那裡朗淨、遼闊，一片翠綠的大自然，和醇厚的民風，叫人難忘。就在雲南，我認識了一位中國優秀的舞蹈家刁美蘭女士和她的音樂家丈夫。刁女士的（少數）民族自覺和驕傲，從容美好的風格，傑出的舞藝和她丈夫的愛國熱誠與在中國音樂藝術上的高度造詣，以及他們對我這來自台灣青年之真誠愛護，都將使我畢生不忘。

離開雲南的下一站，是我們中國的歷史古都——西安。

雲南省沙滄族的每位少女都戴著一頂別緻的小帽。



鄂倫春族是善獵的民族，陳全鐵、常玉貴與作者攝於獵途上。

有誰不知道中國是有五千年古老文化的大國呢？但是，除非你真是身在類如西安或北京長城八達嶺這樣的地方，腳底下踩的，眼裡看見的，手摸著的，全是具有實感的、幾千年的東西。在半坡，在耀州的中國考古學基地上，我用肌膚感覺到我們民族悠久、博大、燦爛的文化。

去年12月中旬，我從西安再飛北京，準備到我國北疆黑龍江省黑河的一個鄂倫春族部落去看看。這個少數民族，是中國人口極少的少數民族之一，一共只有四千人左右。北京記者協會的人說，這時候去採訪，北國冰封，很不是時候，但我還是去了。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入零下40°C、抬頭可以看見蘇聯工廠隨著寒風向中國吹過來黑烟的邊界。原本要採訪騎馬狩獵的計劃，終於因為來自南疆的我不耐高寒，加以相機在高冷中失去了電子學上的功能而無法完成。但是，中國章回小說中「大碗喝酒，大塊喫肉」的豪情，我是在這中國極北之疆域少數民族家中體會到了。

現在我回到台灣來，已經快半個月了。離開那遼闊、淳樸、豪邁和熱情的中國大陸和中國民眾；回到富裕、方便、管理化的台灣，一方面使我切身地感到大陸或台灣，海峽兩岸，都是我的祖國；一方面，對於「富裕」和「貧困」；「開發」與「落後」；「舒適」與「不便」；這些過去一直很「明確」的概念，覺得已經有些顛倒了。是物質開發，匆忙、不知鑒足才是「富裕」呢，還是對別人有興趣、熱情、善良……才是「富裕」呢？我有時覺得富裕其實就是貧窮，而貧窮卻恰恰是難求的富足……

我特別懷念和感謝我因工作所到之地的中國大陸各地方的「記者協會」……給予我最盡心、熱誠的協助。他們不止關心我的工作需要，不只是把對我的協助當做職業上的工作來做。後來，我們都成了親愛的朋友。他們為我花去許多寶貴的時間，為了使我在公共設施還不很發達的大陸順利工作，他們真是絞盡了腦汁，有時也耗去了不少體力。讓我在

這兒向他們每一位深深地俯首致謝，並祈望他們健康、順利。我的一生，絕難忘記他們每一個人給予我珍貴的友情和無價的協助。沒有各地「記協」的協助，我的採訪工作不止要大打折扣，而且甚至是不可能的。

最後，也基於對中國大陸和人民溫暖的情感，我覺得我應該說一點誠懇的「批評」。

一、商店服務員服務態度問題，應該改。我絕不是在買東西時要人家為蠅頭小利變成巴結奉承的人。但是，中國不應該不能發展出既親切熱情，樂於為顧客解決問題，絕不崇洋媚外，又有售貨員做人的光榮與尊嚴的服務態度。

二、崇洋媚外之風應該改正過來。對外賓友好，和諂媚無格，是兩回事，更不可對外國人一張臉孔，對我們中國同胞是另一張面孔。這叫人真難過。

三、中國大陸一方面讓我覺得各地路樹種得好，據說光是公路路樹種植就達八萬公里以上，一方面又覺得水土保持、森林草原的管理很不好。從飛機上看下來，幾乎每條河流都渾黃。——這是「三面紅旗」時代濫砍、濫墾的結果，希望快快種林。工業發展所造成的環境污染，千萬不能忽視。如果大陸也像台灣這樣，以今後幾代人的環境和社會品質來交換「經濟發展」，中國就絕望了。

四、新聞傳播基本上還不自由。「報喜不報憂」。台灣近幾年這方面有所進步。希望大陸上的記者「同業」更加努力。

受到大陸的朋友無限親切的協助和對待，還要不禮貌地講批評人家的意見，實在「不應該」。但是，這是我第一回心中真實地覺得中國大陸土地是我的土地，



民眾是我的同胞，為了使她更好，避免和改正可以避免與改正錯誤所說。這些話，我對大陸記協朋友，也說了很多。區區之誠，希望大陸上我認識的記協朋友諒解。

大陸上沒有好處嗎？有，而且多著。不過，其中最大的優點有三：一是中國人民的淳樸、善良、熱誠、純潔、親切……讓我在大陸81天，絲毫不覺得人是在「異國」，好些地方太像我兒時的台灣社會了。

其次，是中國在歷史、文物以及資源上的驚人的豐厚與偉大。這種豐厚和偉大，在中國各地及歷史文物標誌和遺跡中，比比皆是，讓我覺得中國人在文化、歷史、人文上的無限富有和光榮。

第三，是中國大陸的少數民族政策好。中國少數民族的民族自覺、自尊心高，有一套保存和發展少數民族語言、文化、歷史的好政策，人口不但像其它各地

境內的少數民族在銳減，甚至滅亡，反而是在增加。做為中國少數民族的我，最關心這一點。

現在我每天整理五千多張底片。每張底片都會勾起我無限的懷念、喜悅與感謝。這些作品，將逐步、陸續在《人間》雜誌上發表，以賺回我花去的旅費。《人間》出版社也積極籌劃把我的旅行採訪紀實成書公刊，因此工作很忙碌。

但我要再次向那一大片芬芳、驕傲的中國土地，土地上廣大、勤勉、善良的中國民眾，以及一路上各地給予我極大協助的朋友、同工，表示我深長的懷念、尊崇、祝福、喜悅和感謝……。

零下40°C的氣溫下，獵民們在雪地上烤「飛龍鳥」佐酒取暖。

想家， 就真回家了…

元月14日上午，台北和平東路的「外省人返鄉促進會」，早已擠滿了組團回大陸探親的團員和他們送行的親友們。滿地大包小包的行李，使原本狹小的空間更顯擠迫與噪雜，但卻洋溢著一股溫馨的、遊子回家的喜悅。

約莫下午一點，探親團的遊覽車開到了中正機場，15位返鄉團員排成一個縱隊在「外省人返鄉促進會」會旗的引導下，依序進入機場。幾位從去年初就為返鄉而到處奔走的團長何文德、團員朱文貴、魏慈英、王燦金等，依舊穿著他們過去在全省各地散發傳單時所穿的，寫著斗大「想家」二字的白色上衣。

攝影 / 撰文 ■ 蔡明德



幾位探親團成員，依舊穿著他們為「返鄉」而到處奔走時所穿的「想家」白色上衣。



今年63歲，湖南省籍的魏慈英，在前往機場的遊覽車上，揮別送行的親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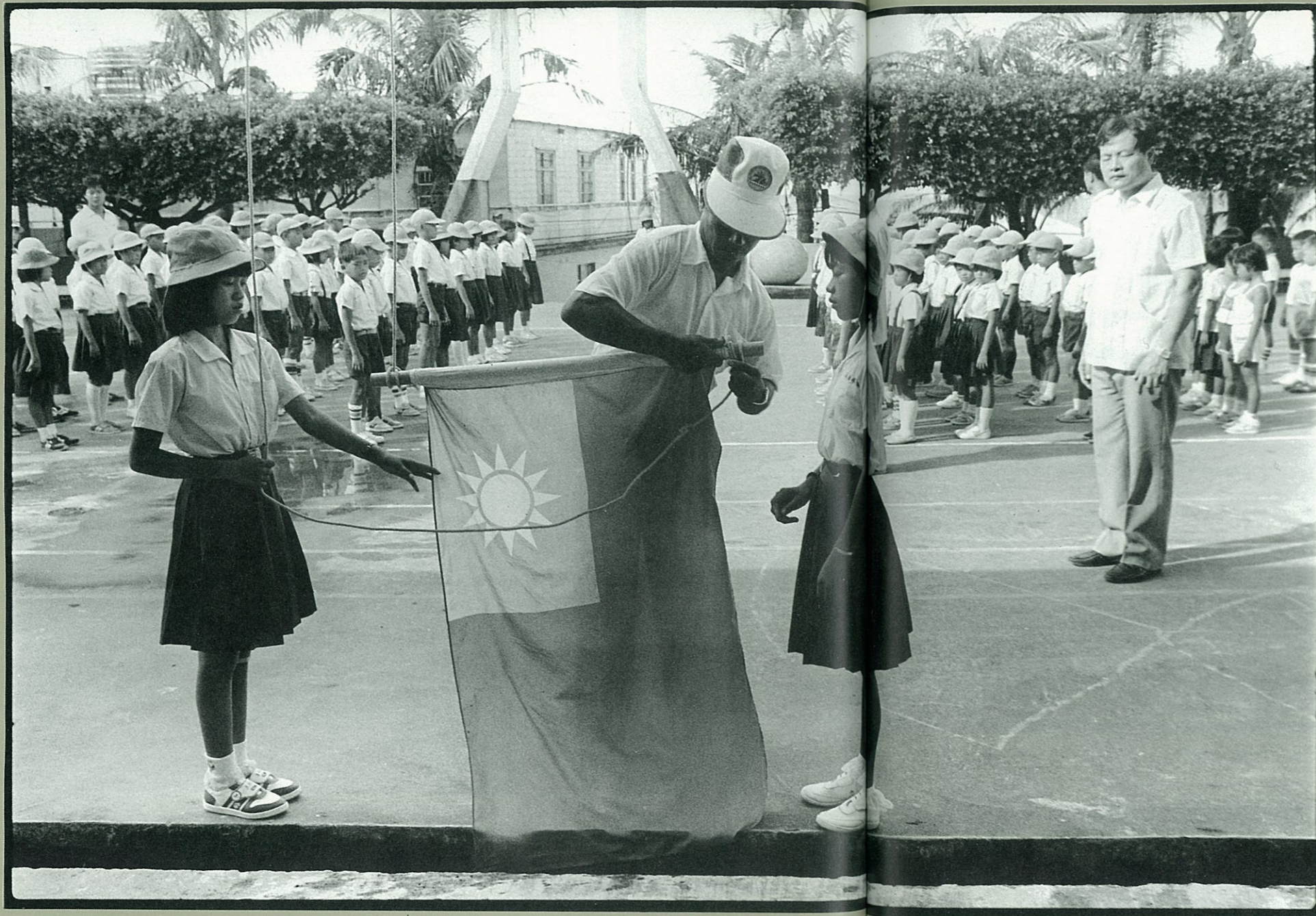
何文德與楊祖瑀挖了一袋客鄉的泥土，準備帶往家鄉，祭拜黃帝陵。



隊伍等著入關登機時，頓時引起了許多旅客的注目。有人掛著祝福的笑容在一旁觀看；有人過來寒暄問好。有一位年近60歲的旅客，很興奮的告訴團長何文德說：「我跟你們是同一個班機回大陸，我們一道走！」畢竟海峽兩岸分離40年後的離散同胞，終於可以回家團圓了。

搭機的時間到了。送行的親友將花圈一一套在團員們的脖子上，大家彼此揮著手，「再見」、「再見」、「再見」……。

「台灣返鄉探親團」在登機前合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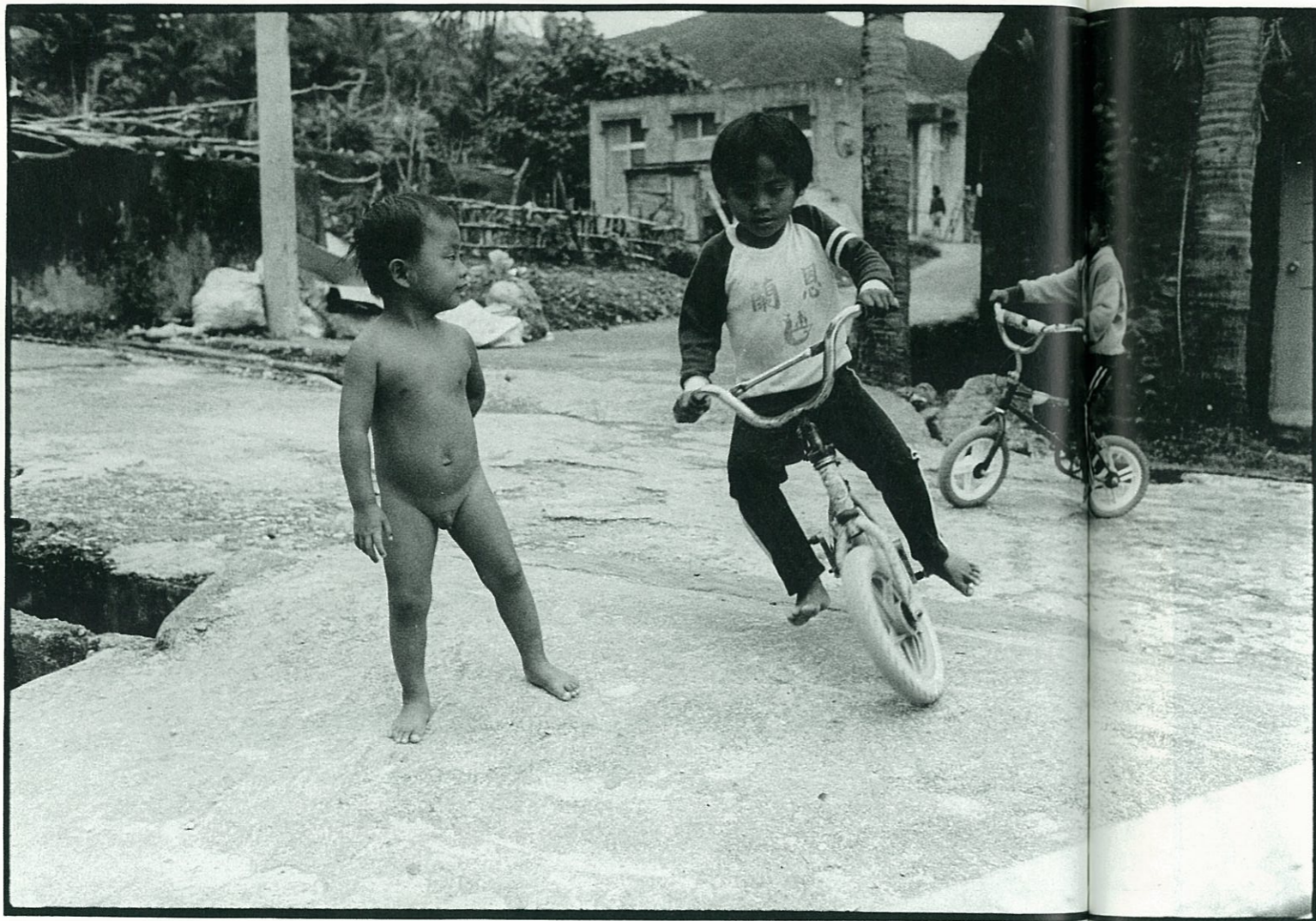


強制完全不同語系的民族幼童
學習漢語；
教育課程和蘭嶼文化生活完全脫節；
對少數民族的種族、經濟、文化歧視
沒有構造性的變革
漢族中心主義下的蘭嶼教育，
不斷地在生產著
蘭嶼人民的挫折、羞辱與絕望……

雅美人的教育隨著
統治力量而改變。

撰文 / 攝影 ■ 關曉榮

漢化主義 下的蘭嶼教育



李聖賢與幼弟觀看戰後出生的父親李秋平工作。



教育，從升旗儀式開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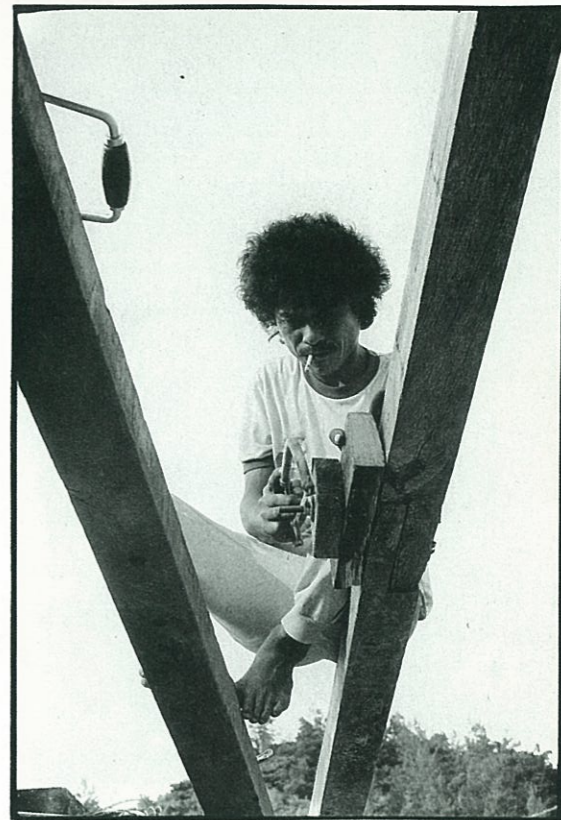
早上7時左右，位於紅頭村西北的漁人聚落，籠罩在柔和的晨光山色裡。數十名穿著國小制服的男女學童，以二、三人並列的不規則縱隊，在蜿蜒的灰色環島路面上，緩慢地朝紅頭村的蘭嶼國小走著。從高處遠遠望去，裸著黑髮與戴著橘色小帽的頭顱，隨步行中的肢體韻律起伏幌動，行進間偶有頑童脫隊追逐，使得隊伍起了小小的騷亂，不多時又復合於一致的行進規律裡。

家住紅頭村趕早到校的學童，零星地出現在校園裡。開門推窗的碰撞聲，驚醒了蜷伏於睡夢中的野狗，打著哈欠曲起後爪費力地搔著脫毛而惹人生厭的軀體。來自漁人聚落的學童隊伍，沿村道的斜坡而上，這日日相同的小隊伍，每星期兩次，每人各帶一根柴枝，路過供應營養午餐的廚房時隊伍四散，孩子們紛紛朝著雜亂空地裡的柴堆，拋擲柴枝後，拍拍雙手的木屑走向各自的教室。

早自習與晨間的校園清掃工作過後，進行曲的樂聲自擴音器傳來。學童在教師的叮嚀與喝斥聲中列隊。校長、教務主任、訓導主任與總務主任、教師等，按照各人的職務角色，鶴立雞群地散列於學童排成的方陣裡，他們偶而在隊伍中穿梭游走。校園的四角，站著小糾察隊員，戴著導護臂章的直週老師，神情嚴肅，雙眼射出刻意武裝的銳利目光，在等待升旗儀式的學童隊伍中來回掃描，彷彿對一個隨時準備犯錯的小囚犯團體宣佈森嚴戒備。

這一組成人，與成人挑選出來的班級小幹部及小糾察隊員，構成一個養成與塑造特定價值觀、知識以及行為規範的嚴密機器，並隨時對實踐的效果施加檢查、考試、獎懲和校正。象徵國家的

學齡前的雅美兒童李聖賢。



雙親早逝的長子李秋平，成家後生活在家鄉照顧祖先傳下來的土地。

旗幟，在歌唱聲中飄揚於學校的上空，集體教育的作息時間表，強而有力地支配著校內的所有活動，為造就下一代的國民而服務。

從「蕃童教育所」到水產分校的成立

蘭嶼自上一代的統治者，收起太陽旗和舖蓋敗走之後，民國35年由國民政府改組原有的紅頭與東清兩所日據時期的「蕃童教育所」。陸續又設立了今日業已獨立的椰油、朗島兩所國小，以及東清國小的野銀分校。除了漁人聚落的學童需要步行15分鐘到紅頭村裡的蘭嶼國小就讀之外，其他各聚落的學童，皆可就近在各村的小學就讀，免於遙遠路途的奔波之苦。民國57年9年國教開辦後兩年，位於椰油村的蘭嶼國中成立，給予國小畢業的雅美子弟每年九個月的公費生教育。民國75年，東港水產職校蘭嶼分班，



入學前幾天，父母自台東訂了蛋糕為李聖賢慶祝生日。

開始在蘭嶼招收第一屆水產製造科學生。

台灣光復以來，對語言、文化與生活方式，都與漢文明有著極大差異的原住民，教育當局一直採取硬性強制的全面漢化教育政策。蘭嶼的國小、國中乃至近年設立的水產高職分班等學校，其經費、師資、教材、教學方法等，率皆源自台灣的教育體制，受其行政機構的支配。由於蘭嶼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都處於結構性的台灣邊陲地位。政治上礙於原住民民權不彰，沒有參與和自主的決策權。經濟上受到台灣資本主義貨幣經濟的酷烈侵襲，陷入難以突破的依賴性困局。社會上受到觀光產業的惡質傷害，蘭嶼傳統社會分崩離析。蘭嶼的漢化、教育，就被困陷在這樣愁慘絕望的格局中，問題重重，百病滋生。

50%以上的國小新生有「國語語言障礙」

島上的5所國小，每年入學的新生，除紅頭、漁人兩個聚落擁有一所唯一的「蘭恩幼稚園」，因而培養了較好的國語能力之外，其他僅設有托兒所的村落，新生的國語程度極為低落。東清國小教導主任林杉樹估計，50%的國小新生有「國語語言障礙」。椰油國小教導主任黃能德估計；75%以上的國小新生還不會說國語。必須入學前10週施以「國語直接教學法」，發音與實物同時施教，10週後學會說與注音符號。語言能力是學習最直接而有效的工具，這項能力的養成時間遲、效果差，直接傷害了其他知識的學習成果。這個起點背後暴露了家庭與社區的學前教育問題。而家庭與社區的影響，並不因兒童入學而終止。



學校和家庭之間有很大的斷層

耳濡目染學跳勇士舞。

蘭嶼的6個聚落，由於40歲以下的人，80%在台工作，50歲以上的一代，大致上依舊維持著傳統的山海漁撈採擷勞動的生活方式，其中卻夾雜著因居住環境的新舊異變，金錢的窘境，煙與酒的侵蝕，使得社區喪失了健康社會的和諧、寧靜與活力。蘭嶼國小校長謝健全表示：「在台灣，學校、家庭與社會這三項能夠配合得比較好。在這裡，家庭在教育上無法配合，學生在學習態度上消極、被動，學校裡要求、鼓勵、競爭，回到家督導不力，就洩了氣，事半功倍。社區裡的氣氛流於懶散，分派的家庭作業，家長也未能關心。有的家長在台謀生，小孩由祖父母代為照料，觀念態度上的

第一天入學登記過後開始了受教育的漫漫長路。



差距又更大了。」教師周朝結說：「學生自動自發性的學習少，依賴老師約束要求，年輕的家長會督促，但多半無法輔導。作業不會寫，在家得不到指導，於是問題又帶回學校，家長所知，所學都有限，孩子全部托給學校。學校和家庭生活之間有很大的斷層。」

黃能德教導主任表示：「學生的上一輩正值戰後初期，那時教育還不正常，當時設備都差，以致於程度不好。這些家長還不那麼重視教育的重要性，加上經濟上的困境，要這一代家長在家庭教育上配合就更難了。椰油國小共五個年級，99位學生，家裡有書桌的每班有4位就算多了！每天家庭作業能有30分鐘就算好的了。學生溫習功課要有輔導，自學能力不足，但是孩童們傳統生活裡漁撈採擷勞動和遊戲習慣還在，有的家長要求孩子下課後去山中採集野菜等，有的又禁止，學校很為難。社區生活受到外來觀光客的物質引誘，影響也大。有了電視以後，影響比觀光客更大，更難克服。學生們傾向選擇快又容易表現自己的方式，這都是表面的東西，要有真正的成就就更難了。學校教育和環境塑造力對抗，使教育效果有相當的限制性。」

這兒的學校連雅美老師也留不住

由於東部資本主義現代化與西部有落差，台東縣的各級學校教師流動率為全省之冠。教師的高流動率，對教學的品質具有一定的負面影響。然而流動的教師當然背負了個人、家庭、前途與下一代的問題。目前在台東師專在職進修。每週六、日往返上課的謝校長說：「在職進修，交通費要自己付，學分費由政府補助一半。蘭嶼偏僻得和台灣幾乎完全脫了節，生活費、交通費都很昂貴。以校為家很難做到。我們在台的家庭又照顧不及，兩邊掛慮。師專生剛畢業沒有家累，有的樂意來這裡只是為了可以縮短一年調職年限。教師的流動大，會影響專業精神。」

黃能德認為，師專培養出來的雅美籍老師，有奉獻鄉梓的熱忱，但是畢業後就回鄉服務，與外界接觸少，在職訓練的機會缺乏，對於新的教育理念、教材教法的切磋等，時間久了就會遭遇困難。

雅美籍的東清國小教導主任林杉樹，在家鄉服務已滿13年，預定在77年外調，他認為長年在蘭嶼的老師缺乏刺激，難有成長。

入學第一天比台灣本島遲了好幾天。



祖先握的是斧柄和船槳，我抓的是鉛筆，那一樣比較有價值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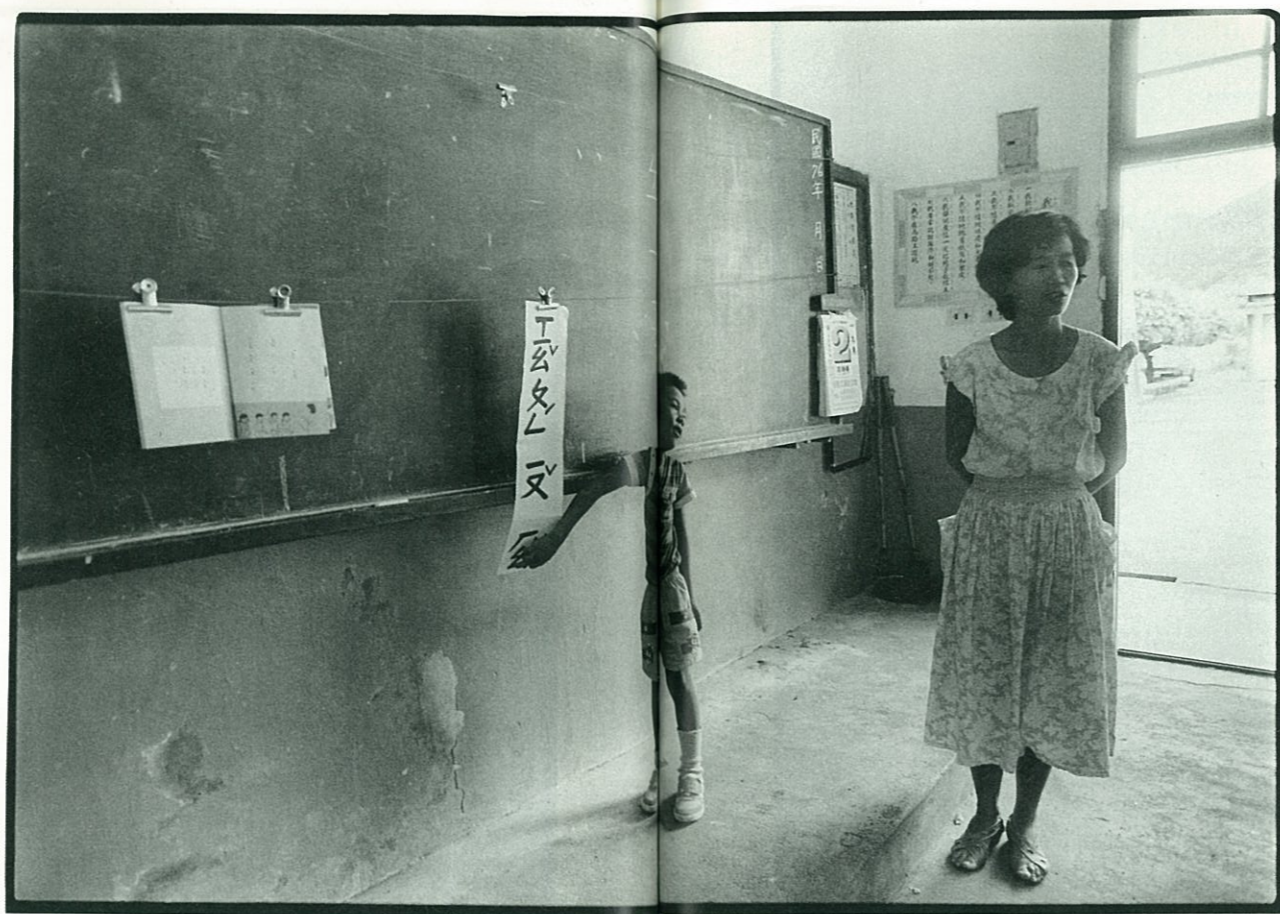


蘭嶼學校的硬體，比一些本島偏僻的山地還好一點。現在的師資大致也沒問題。「但是，這兒讀書風氣差，同學之間缺少競爭，家長與學校配合有斷層，環境氣氛與成就目標和動機，皆很薄弱，缺乏長遠受教育目標的認識。」他說：「我的大兒子在二年級的時候隨他母親遷往台東就讀，次女也隨後遷出，現在在班上都在前10名以內。雅美孩子的資質並不差。為人父親的，也要盡力為子女提供能力所及的最佳受教育機會。」

教育並沒有消除他們受到的歧視

島上年輕一代的父母，部分受過較高的漢化教育，從自己掙扎的歷程學到了台灣社會的價值與生活上的「遊戲規則」，對島上的漢化教育問題有深切的認識，對自己、家庭與下一代的處境與奮鬥的途徑較能有所選擇。結果是：除了離開故土蘭嶼別無選擇的餘地。林杉樹的例子為此做了最真確的說明。

絕大多數在蘭嶼的國小學生，沒有林家的孩子那麼「幸運」，國中或水產班大致上是國小問題



的延續，蘭嶼國中的輔導老師曾斐鈺說：「這裡的學生，臨到要畢業了，還不知道要做什麼，甚至不知道要去想這些問題。他們的出路和工作多半由家長、兄姐決定。對自己到底要升學或就業，茫無主張。高中是什麼，高職是什麼，就業要具有何種能力都不知道。對自己一生的工作生涯沒有計畫性的概念，沒有長遠的考慮，不知道如何分配安排自己的時間、精力。因此一些立即的、淺短的目標，對他們就很有吸引力，希望很快擁有貨幣，以滿足被觀光和電視文化挑動起來的慾望和需求，表現自己。當人的根本需求未能滿足時，就無法要求他接受更高的教育。」

根據蘭嶼鄉公所社工員周貴光

我剛開始學ㄅㄆㄇ，台灣的幼稚園已經教完ABC了。

的統計，在台就業的雅美青年，多半從事紡織、成衣、製鞋、沖床、皮革、傢俱木工等半技術或非技術的勞力工作。在學歷上，國中、小畢業者648人、高中69人、大專2人。他們多處於台灣社會勞動力的底層階級，並且缺乏向上層階級流動的條件。

椰油村青年謝巴岸，25歲，曾經談及他在台工作多年的經驗。他勤勞工作，卻得不到「別人」（漢族工人）那樣的報酬。他換了一個又一個工作，每個工作的報酬都差不多，他對自己賣力而又達不到願望，感到異常茫然與困惑。事實上；他既無資本，又沒有向上層階級流動的條件，只有徒然在同一底層水平流動。以上的事實，概括地檢定了光復後，

全面漢化教育的結果：教育並沒有改善雅美人受到經濟與社會歧視的現實。

無法避免的青春風暴

民國75年在蘭嶼成立的水產製造科，已招收過兩屆學生。據學生與家長表示，第一屆學生幾近國中應屆畢業的全數，因為校長余漆義扣留了他們的畢業證書，強迫每人都上水產專科。第二屆應屆者僅10人留下，其餘赴台工作。余校長為水產製造科的成立奔走，不遺餘力。他認為至少在家鄉就讀高職，可免於家庭經濟上沉重的負擔，避開他們青春風暴的青少年期，驟然暴露於台灣社會的誘惑與挑戰所引起的問題，並且習得一技之長，以便畢業後配合蘭嶼的海洋資源，發展故鄉經濟。這些構想表面看來深具意義，但是，雅美族青少年在國中畢業後，卻願投入台灣勞力市場，肇因於家庭乃至社群的貨幣需要的壓力。這壓力當然不是一個水產製造科所能解決。蘭嶼少年的青春期風暴可能引起的問題，恐怕不是單純的「強留」蘭嶼三年就能解決。經由觀光客、電視、赴台回流的青年，以及短暫的旅行、打工途徑，即使留在蘭嶼，也很難使雅美少年躲過受到台灣青少年犯罪、惡習的感染機會。只是地點、方式略有不同而已。

設立家庭水產加工廠需要資本與市場，若不留鄉從事這項工作，赴台就業，他們在水產本行就業機會如何，改行後的工作機會又怎樣？若要繼續升學，有何途徑？都是問題。問起蘭嶼青年創業可能貸得資本的途徑和可行性？海產加工製品可有預設市場？將來學生若想繼續唸書，可報考什麼學校？余校長皆支吾其詞說：「正在進行了解中……。」把設校的



等書包用舊的時候，我將學到些什麼呢？

預期效果當做已經實現的目標，在蘭嶼設水產專科，就難免淪為虛構了。

日本人的封鎖政策

日據時期日本人對台灣原住民的支配政策，一面封鎖雅美人的對外接觸，切斷一個文明經由自然狀態的對外接觸，以吸納文明再生之養料的機會，將蘭嶼的自然與人文狀態刻意地保持原樣，獨佔其地理、生物與人類學等學術研究的利益；另一方面為了利用蘭嶼做為發動南太平洋戰爭的據點，於1917和1923年，先後分別在蘭嶼的紅頭、東清設立兩所施行其奴化教育政策的「蕃童教育所」。教學內容包括講話、讀書、算術、作文、書法等科目，學校基礎較穩固後，強制青少年與及齡兒童入學，除例假外，每日上午上課，為期四年。當時教學的最大目標與成效，著重統治者的語言訓練。18、19的男性蘭嶼青年，則在日本語的基礎上接受一年餘的一般軍事訓練，配合高壓的奴化措施，使雅美男子與

台灣本島原住民一樣，俱備為皇軍貢獻戰爭勞力與生命的精神與技能。

根據受過日人教育的老者描述，當時除了被斷絕對外接觸，統治者對於自身所享用的物資，加以嚴格管制。除了配給學童的簡陋制式衣物，鮮有其他施予。

62歲的林味回憶道：「當時在紅頭有3個警察，2個日警，另一個是台東卑南族的警員；東清有兩名，一名日警、一名卑南族人；朗島村駐有一名阿美族警員。台灣山地警員好像工友一樣，負責帶我們蘭嶼人工作，還要餵豬和養牛羊，日警有兩個女眷在島上。海軍人員有12人。戰爭激烈時，調來陸軍50人。我們做工是沒有工資的，有時候找些木耳、蝴蝶蘭、烏木或月光貝賣給日本人，換很少的錢，再向他們購買最匱乏的刀、斧等工具、以及火柴和少少的衣物。除此以外就沒有什麼了……。」

觀光，解除了對外的封閉貨幣，啟開了慾望的風暴

別說「才藝班」、「補習班」。能有張書桌就不錯了。



我不懂雅美人和其他人有什麼差別，不懂什麼「結構性限制」，也不知道等在我前面的是條什麼道路，更別提把我教好是誰的責任了。

物質封鎖，使雅美族群承受奴役之餘，仍維持著傳統的生計生產經濟，固有的價值觀、社會組織、祭典儀式、曆法節令、工藝技術等文化特質，因而未遭受強大的衝擊。國民政府接管後的蘭嶼，沿襲了對外的管制，並在日人留下的行政與學校基礎上發展新的統治。除去軍公教人員像日人一樣，帶來強勢的物質示範作用以外，僅在全面對外開放蘭嶼觀光，定期的學生訪問活動也帶來同樣的物質刺激。貨幣經濟尚未全面侵入蘭嶼，雅美族人，勉強生存在一堵行將隨著台灣資本主義化腳步而潰決的堤防裡面，隱忍地接收著台灣物質的示範性

刺激。物資雖然艱困，但節制慾望的傳統文明機制，尚能發揮圓滿的功能。學校教育的內容，雖與雅美文化的傳統教育相去千里，格格不入，但當時擔負生產重任的一代，仍以傳統的方式使蘭嶼人與土地、海洋保持著直接而密切的關係，雖然感受到被另一物質水平激起的慾望及貨幣需求的壓力。青年蘭嶼人赴台進入吃重的林班勞動，也僅屬少量與單向活動，故鄉仍維繫著奮鬥據點般的具體民族精神意義。這是蘭嶼對外開放觀光前的情況。

直到民國56年，以蘭嶼為觀光開發的產業結構，納入台灣資本主義總體發展之中，撤除管制，



把蘭嶼全面對外開放。貨幣經濟的勢力隨著侵入蘭嶼的資本；觀光事業推動的人潮，和蘭嶼古文物與當地土產大量流出這三個途徑，雷霆萬鈞地潰決了日據時代以來的對外封鎖堤岸。瞬間破壞了蘭嶼人節制慾望的傳統機制。雅美族人毫無保留地暴露在貨幣經濟的風暴之中，島上的貨幣經濟利益為島外商業與島外資本獨佔，壓迫著族人流向台灣的薪資勞動市場。

和傳統生計大相逕庭的漢化教育目標

台灣光復後至民國59年蘭嶼正式設立國中前的這一階段，全面漢化的教育，由於師資缺乏專業教育職能，老師的素質和敬業精神低落，又正值國民政府百廢待舉，學校物質艱困的年代。戰後新生代蘭嶼人在這期間所受的漢化教育，又常因教育目標與內容，和傳統生計生產的教育大相逕庭，引起觀念上的自然抗拒，致使教學品質大為低落。民國34年至45年出生的雅美人，普遍地具有這樣的經歷。

據他們說，當時老一代的觀念還很守舊，釣魚的魚鈎、魚線都還有很多是自製的。漁獲量少，生活困苦。政府也窮，當時的蘭嶼人常吃聯合國救濟的世糧。政府對這裡的教育也不太重視。但老人們那裡想得到日後的鉅變？滿以為日本人沒改變我們的生活，中國人大概也是這樣。做父母的不能了解讀書的意義，只希望像過去一樣，孩子長大了是家裡勞動的好幫手。父母不重視教育，小孩也常逃學去玩、去釣魚直到三、四年級時才能說國語，到五、六年級以後才慢慢地能用國語表達完整的意思……。

有一位37年出生的青年說，「國

小三年級的時候，經常必需在上課時間，去幫老師撿柴火。有時還得抓田雞給老師吃，抓不到規定的數目還不敢回家。那時候，學校需要蓋校舍、宿舍、菜園，學生每天下午不上課，忙著整地和別的勞動，直到畢業。那時節父母親多半會阻擋子弟到台灣去唸書。民國57年，蘭嶼還沒有國中，學生借用蘭嶼國小上課。當時有位瑞士神父叫紀守常，費了很大力氣，才說服少數的家庭，由神父協助這裡的少數青年，安排在台東培質院照料學生食宿，讓他們能在台東唸書。」

侮辱母語並不能改善漢語教學成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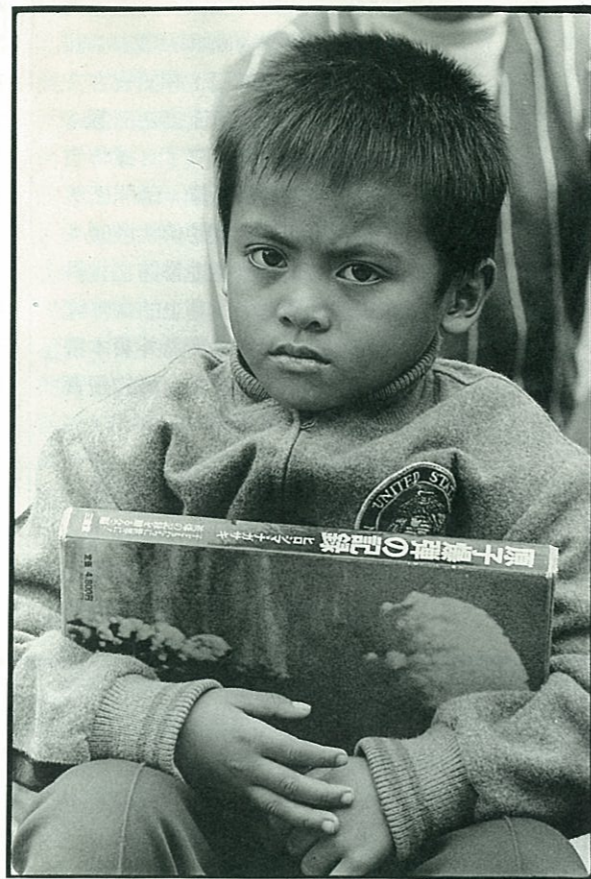
有一位居民這樣回憶，當時他進小學，根本不懂國語，一直要到國小五年級才會國語的人佔大多數。那時候，學生在校講雅美語，一被抓到，就得在脖子上掛個鳳梨般大小的石頭，重得連抬頭都很吃力，石頭上寫著「說國語」之類的字，一直要掛到有其他人被你抓到為止。這種侮辱母語的教學方法，並沒有改善普通話的教學成果。在少數民族地區，根本應該採取以少數民族語言為主，普通話為副的雙語教育政策。

雅美族尚無書寫文字，其語法與思維方式皆與中國普通話相距千里。若以一個入學前說台語的學童做為比較，至少書寫文字與思維方式是屬同一文化種源，雅美學童光是學習語言工具，就已承擔了多重的障礙和更多學習的挫折與痛苦。其他科目的教習內容，全以漢化為主旨。學童把握語言工具的困難，加上生活經驗與文化上的巨大隔閡，國小六年漢化教育的成效低落，是理所當然的結果。

旗幟下的暴行

來自台灣的漢人系軍、公、教、商賈，與一般一波接著一波湧進蘭嶼的島外觀光客，全面披掛著一層五光十色的物質誇耀。所以當雅美人民的新生代，尚未與傳統生活與生產建立關係，認識生產的艱困和風險及意義，以建立傳統文化節慾惜物的機制，外來物質的炫耀便開始強烈地挑逗著脆弱的心靈。貨幣經濟風暴大舉侵入蘭嶼的年代，正值雅美青年結束他們品質低劣的漢化教育，步入青少年時期的時候。生活上貨幣的急迫需求，與來自台灣薪資勞力市場的吸納，促使雅美文化傳承的新土壤迅速流失。

目前在30歲至45歲這個年齡層的蘭嶼人，大抵是雅美人歷史上外流台灣以勞力賺取貨幣的第一波。今日在島上受教育的一代，乃至未來的雅美新血，都將在傳統文化崩解與貨幣經濟困局的內在驅力之下，步上受到台灣資本主義勞動市場的吸納，成為台灣資本主義的龐大產業後備軍的一員。他們將毫無選擇地全盤漢化，或輾轉掙扎於兩頭落空的迷惘痛苦之中，面對被扭曲的自己，眼看著舉世無二的傳統文化，因急速而過度的失血，日漸萎縮、衰亡，回天乏術。光復後政治、經濟，與毫無文化相對價值觀的漢化教育，正是繼上一代日本軍國主義勢力之後，破壞並蹂躪雅美文明的共犯結構。



雅美人林味老先生的妻子，曾在23年前，懷著身孕牽著幼女，步行經過升旗中的紅頭國小，前往芋田裡工作。當時駐在校區裡的士兵，因其未對旗幟行禮，冷不防地將孕婦踢倒，在階梯上滾翻。如今，他們的後代已學會了向同一面旗幟行禮如儀，或許他們從不知道曾經發生在這旗幟下對母親的暴行；或許知道卻也無可奈何。但是這樣的暴行可能被歷史遺忘嗎？

♠

去年12月7日，李聖賢與父親及一些村人，參加反對行政院原委會將在紅頭段26號地興建核廢料第2儲存廠的抗議行動。

但願 我生命的 衰竭 不要來得 太快

本文原刊去年十一月出版香港「八方」雜誌第七號，是劉賓雁失去黨籍後對外發表的頭一篇重要文章。

是甚麼東西，緊緊跟隨著我像上帝的詛咒一樣，在三十年中使我兩次遭到厄運呢？

1984年秋，當《三十八年是與非》（《人民日報》1984年8月25日）激起的風波鬧得北京都不得安寧時，一位領導人對我的批評傳達下來了，其中主要一點是：「劉賓雁沒有接受1957年的教訓。」到了1987年初，我才明白，這「教訓」的內涵是甚麼了。

1958年春，當我服服貼貼戴著右派分子的帽子在開除黨籍的決定一式六份上簽完字，到山西省太行山的一個村莊裡開始勞動改造時，有一件事給了我的心靈以極大的衝擊。那就是《北京日報》上發表的一篇社論，題目是《共產黨員應該是黨的馴服工具》。

按照當時大陸已經形成的風習，對於共產黨員的要求，也便是對於公民的要求。因而，一個已經不是黨員的我便設想起作為一個「馴服工具」，今後的生活將會是甚麼樣子。這麼一想，我就不寒而慄了。

大約半年以前，當把我定為右派時，等於剝奪了我所有的一切，並被在全國人面前釘在恥辱柱上，那時我並沒有這樣恐慌。回想起來，大約是因為我心裡暗暗懷著可以重新獲得那一切的希望。「馴服工具」的要求不會妨礙一個人獲取功名利祿，但它要奪走的卻是更要命的東西——好像要挖掉我賴以生存欲望的那個命根子。當時我的第一個反應便是：這樣活下去還有甚麼意思呢？

其實，我剛剛承認過的罪狀之一，就是主張獨立思考，並用這個思想毒化了許多青年。「馴服工具」說不過是重申反對獨立思考，為甚麼竟會給我這樣大的震撼呢？

因為我實在並未真正接受那個譴責。又並不是陽奉陰違。人就是這麼複雜的一種生物：一方面，我確確實實低頭認罪了；同時，強大政治壓力下我被迫承認的那些指責，又並未真正使我信服。在我的意識深處，埋著一本「變天賬」，而主要的一頁就是我對於我獨立思考之批判的懷疑乃至否定。放棄用自己的一雙眼睛觀看世界，用自己的頭腦去判斷各種現象和用自己的語言去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人云亦云，唯唯諾諾，這樣的生活是沙漠，是一片蒼白，是自我的死亡。我不能忍受！

我第二次被開除出中國共產黨的危機種子，大約就是這樣，在第一次開除時就沒有挖掉。

「看陰暗面過多」這一條，我當時倒是願意改正的。在1960年，即「三年困難」的頂峰，當我自己也未能免於飢饉之時，我的筆記本上還抄滿了當時報紙上吹噓經濟成績與美好前景的種種數字，便是我要糾正這個毛病的明證。

撰文 ■ 劉賓雁

1958年春我似乎忘記了，一年以前我不是還在上海採訪過公私合營永大紗廠女工的罷工事件嗎？反右派鬥爭是消除還是保護了那個官僚主義呢？那位原先為工人利益曾站在共產黨一方與資本家堅決鬥爭，後來又為同一目的反過來成為工人們反對一些共產黨幹部的領袖人物的丁××，是否此時也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右派分子」了呢？對不起，我把他完全遺忘了。

這時，我能直接觸及的中國社會現實，只有那個小小的山村了。而似乎為了有利於我改正「看陰暗面」的缺點。中國的報章和文學中也再沒有令人不悅的「黑點」了，處處是耀眼眩目的光明，時時聽到祖國大地充盈著鑼鼓喧天的歡慶聲。在五十年代與六十年代相交的兩三年裡，億萬人的肚子空空如也，悅耳的聲音沉寂了一陣子。但沒有多久，就又是祖國大地一片歡騰了，還增添了新的令人振奮的聲響——「學雷鋒」、「學王杰」、「學焦裕祿」、「學毛著」的口號聲、腳步聲，同打倒各種階級敵人的怒吼聲響成一片，自然也伴隨著震耳欲聾、令人陶醉的鑼鼓聲。可是不知怎麼一來，這鑼鼓聲一敲進1966年的夏天，就不那麼令人陶醉，倒叫人上上下下都膽戰心驚了。紅太陽倒是照得空前地明亮，人們也無暇去研究那上面的黑點之大小或有無，因為（這是十年後才見諸印刷文字的）「中國上空烏雲滾滾」了。

接下來，便又是十年後的鑼鼓聲。這一次，也敲到了我們這些人身上，於是幾十萬人從長達二十二年（對於「胡風反革命集團」來說，則是二十四年）的陰影中走了出來。1979年2月，我又來到當年結束了我的合法存在的上海，好像是要重新開始二十二年前中斷了的那一次採訪。

本來，《中國青年報》是要我採寫自學成才、靠同等學歷考上中國科學院研究生的曹南薇的。這將純粹是一篇寫「光明面」的報導。可是南薇說，關於她的報導已經很多了，實在沒甚麼可談了。她是在兄長的幫助下才有今天的。哥哥要比她強得多。……她終於說服我放棄了這次採訪，同時喚起了我對她那位哥哥的很大興趣。

誰想得到我奔「光明面」而去，卻又一頭栽到「陰暗面」中去了呢？

端坐在上海市城隍廟附近一個小小弄堂中一間古老而明亮的居室中的曹天子，和那張紅木方桌另一側的我，這時都不曾想到八年後我們彼此的境況會發生多麼驚人的變化。那時我堅信自己能夠把這個中國人應引為驕傲的天才從困境中搭救出來。今天，卻是他從遙遠的西方向我寄予同情了。

五十年代中期，他是個初中生，已讀完上海市立圖

書館中「五四」以來中國現代文學作品的幾乎全部藏書。1957年，他不知怎麼捲進上海老作家許杰等人醞釀而未辦成的同仁刊物的事件中去，若不是因為他還是初中三年級的學生，也就準被打成右派了。然而檔案上還少不了要記上一筆。這就預定了他其後二十幾年的命運。搞文學不行，研究美學吧？一篇關於黑格爾美學的論文引起中國美學界幾位權威的讚賞。但是大學卻不予錄取（儘管考試成績優良）。1962年空氣驟鬆那幾個月裡，他幸運地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但開學不久，中國就進入「階級鬥爭天天講」的時代了。曹天子義不容辭地成了班主任死死盯住的思想靶子。終於，一年多後受「×」刊物的牽連，被打成「反動學生」。在東北勞改營中，他決定放棄哲學，轉而學習政治上比較安全的高能物理學。但在上海保外就醫期間，又因傳播「政治謠言」而成為「現行反革命」，幾被槍決。在街道管制期間，去圖書館讀物理書籍的自由也被剝奪了。但他初衷不改，常常偷偷地帶著南薇妹妹在天色尚暗、治安人員尚未上班時溜出弄堂，以他人的借書證冒著被識破的風險到圖書館看書。傍晚，又得等到紅袖標已回家後才能和妹妹再溜回家來……

採訪將近十天，但不能公開報導，因為他十六年來的兩大問題——「反動學生」和「現行反革命分子」的舊案還都有待平反呢。從此，我和幾位熱心的朋友便為曹天子的事奔走起來：為他爭取科學院研究生的准考證；為使他的考試成績得到承認；為北京大學給他平反；為他能有個工作……而結果是全然落空。直到1983年，曹天子已然在京娶妻生女，依然是個奇怪的公民——既不是學生、幹部，也不是工人、農民，一文莫名，不得不靠妻子的微薄收入餬口。

我的心願和努力，難道不都是消滅對曹天子的不正待遇這個於新中國不體面的「陰暗面」之一角，使「光明面」有所擴張嗎？連曹天子本人也不想讓英國人來代勞使他的境遇從陰暗變為光明呀。然而最終還是英國和美國的兩所大學看中了他的兩篇學術論文，請他去讀博士。後來曹天子成為劍橋大學三一學院的院士，這才結束了他的陰暗的存在。中國報紙作為一個民族榮譽趕忙報導。不久，又成為中國國家教委的上賓，歡迎他作一個留學生的樣版，率先歸國工作，甚麼要求都可以滿足。

這便是我恢復名譽後的第一次採訪。由於至今沒有寫成報導。故而也是最順利的一次，因為沒有得罪任何人。

現在想來仍有幾分不解……《人妖之間》這樣的作品，怎麼會出自我的筆下呢？對於王守信及有關那類現象之了解幾倍幾十倍於我，表達能力又在我以上的人，

多的是。我對於東北的農村，可以說一無所知。我斷絕寫作的念頭，已有十七年之久，不動筆則二十二年了。

分析起來，是右派生涯幫助了我。那些年，我們被封閉，被「冷凍」起來，脫離了官場的感染，對於中國社會歷史進程中發生的惡性病變，也知之甚少。因而對於別人早已習以為常的東西就大驚小怪，不能容忍了。這就是所謂寫作衝動吧。感謝右派生涯，使我在五十四歲時仍保留著三十二歲當年的那種新鮮感。營然，更要感謝那次厄運的是它把我從半空中拉到地面，不至成為高等華人，因而養成了一種平民感情。

「文如其人」的說法未必是確當的。我並不勇敢，只不過在1979年春天我對於中國前途潛在的危險，不像有些人看得那麼嚴重而已。我常偏於樂觀，但在大的估計上，事實證明我並沒有錯。有一種社會勢力極力要把中國拉回到1965年，我是看到了，但認定他們不會成功，只不過將使中國人付出更大的代價罷了。還會再來一次反右派運動嗎？不能全然排除，但運動的主持者將面對不同的局面了。人們會沈默，即消極抵制；再發展一步，就會有人出來為擬定為「右派」的人辯護。總之一哄而上的局面是一去不復返了。這種預測，看來大體是說中了。也不是沒做過更壞的準備。清醒、冷靜地計算過支出和收入，覺得最終還是上算的。人生有限，生命可能隨時因各種原因而中斷，若再給自己有限歲月的內容不斷打折扣，不能言所欲言，所為應為，豈非使生命更暫短了？十足的功利主義。

警號是當我第一次在公眾場合發言時就向我投擲過來了。1979年5月我在黑龍江省一次青年作家會議上回顧了二十幾年來的歷史，頗有節制地講了幾點自己的看法會後立即有人向省委書記們匯報了，罪名是「攻擊毛主席」、「攻擊大慶」，要查錄音帶，後來據說錄音帶還被複製送到北京審查去了。很久未經歷過這種場面，心中委實緊張一陣。但也就是只此一次。後來《人妖之間》引起大得多的風波，我倒鎮靜得多了，因為這時已經看到一個巨大的力量在我背後升起——人民歡迎這類作品。並且，只有一個執政黨真正視黨風為生死存亡所繫，有決心改變黨內現狀，這種作品對黨便是有益無害的，應該給以鼓勵。

沒有一年是平靜度過的，總有一個無形的威脅懸在我的頭頂。但是月甚一月的繁忙使我很少有時間去忖度安危。

每一篇作品，無論是刊載於《人民日報》的新聞報導，或發表在文學刊物上的報告文學，只要稍有批評性內容，便一無例外地被指控為「失實」。（那時由官方蓋章的控告信還不敢用1987年開除黨籍決定上那樣的語言，說我「顛倒是非，造謠中傷」）。

從1979年到1984年，反對我的語言都是一樣的：「我縣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形勢大好，劉賓雁的文章搗亂了我縣，縣委無法工作下去了。」「劉賓雁的文章在我市反映強烈，搗亂了幹部和群眾的思想，破壞了我市的安定團結局面，使我市的整黨和改革沒法進行下去了！」而被控的兩篇文章又都「嚴重失實」！生於斯長於斯的群眾怎麼這樣缺乏鑑別真偽的能力呢？他們應該和領導他們幾十年的縣委、市委站到一起，聲討這個顛倒是非、破壞安定團結的罪人劉賓雁呀！怎麼倒是縣委市委失了信心，使「黨的領導」陷入危機呢？1958年迄今，通訊社和報紙關於本地成績連篇累牘的吹噓、浮誇、即使有幾倍的誇大；為甚麼從不認為有甚麼「失實」，作者反而備受恩寵呢？

我悟通了一個真理：許多問題之所以不能解決、是非顛倒、真偽不分和善惡混淆釀成的愁雲怨氣之所以鬱結不散，一個重要的癥結就在於許多事情長期被捂著蓋著，不向社會公開。

於是，我從1984年夏季起，在講演中提出「公開化」的問題，並說過：有多大程度的公開，就有多大程度的民生，因為民主無非是一種選擇的權利，而無所了解，也就沒法選擇。自然，更談不上監督。

我的目的並不僅在於「揭醜」，即公開揭露各種權力崗位上有嚴重問題的人。幾年來我的一個宗旨就是：把社會生活中的一些至關重要的現象揭示出來，喚起公眾的注意，加以剖析，提高人們的認識。後來開除我黨籍的決定裡寫道：「劉賓雁說，他寫《人妖之間》和《千秋功罪》的目的，『都是為了展示一個真理，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腐敗。』」「決定」的作者竟不怕讀者會在第二天早上從《人民日報》批判我的文章中看到我那句話被砍掉的三分之二，即：「……都是為了展示一個真理，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腐敗、嚴重疏忽職守的共產黨官員，是犯罪分子所以能夠得逞，王守信之流的貪汙分子他們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土壤。」這才是我的本意。

1985對於我，是險象叢生、危機迭起的一年。先是《第二種忠誠》引起朝野某些重要人物的不滿，《開拓》雜誌被禁止發行。繼之，一位大人物對我的指責傳達到全國各縣，說我「到處胡說八道。每到一個地方就支持那裡的造反派，破壞安定團結」，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代表人物。訪問西德之行在快上飛機時被取消了。《第二種忠誠》的續篇的發表被制止。接下來便是一個高峰——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的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審查劉賓雁。這年冬季，又一位大人物在一次職工教育工作會議上指出：劉賓雁的報導失實與別人不同，他是有意的。這就構成法律問

毛澤東說我想把中國搞亂

劉賓雁（以下簡稱劉）：我生在吉林省長春市，真正的故鄉應該說是哈爾濱，因為我是哈爾濱那種文化環境和自由氣氛的產兒，父親在一次大戰期間，以華工身份在俄國待了七年，回國後在中東鐵路當翻譯。1925年我在長春出生，從小受父親影響很大。八歲那年，日本強行接收中東鐵路，父親便失業了。民族危機和家境沒落，使我從小對政治起了強烈的興趣，十四歲，我就參加了一個共產黨讀書會的外圍組織。

1940年我到北京投靠姐姐，繼續讀了一年半中學，因負擔不起學費，退學了。1943年我在天津參加了中共地下組織抗日救國聯合會，開始主要是在青年中組織小型讀書會，閱讀進步文學書籍，也印刷和散發抗日的傳單，後來就在中學課堂上傳播抗日進步思想了。

也許是由於哈爾濱和家庭的文化背景關係，我一直對外文很感興趣，花了相當多時間自學三種外語，這使我接受外國東西比別人快些，對我以後的道路有很大的影響。

施叔青（以下簡稱施）：你是何時開始和報紙打上交道的？

劉：抗戰期間，我編過小報和青年副刊，正式從事新聞工作是1951年我到「中國青年報」：那時起，我就主張在報上搞點批評，我認為光是把上面的東西往下灌是不夠的，報紙的功能也不應僅僅是「傳聲筒」，我的這種主張到了1955年就成為一條罪狀了。

報紙有人學我的筆跡寫了一些匿名信，罵胡耀邦、周恩來，說「中國青年報」總編輯沒本事，應由劉賓雁來當，差一點把我打成反革命。後來水落石出，鑑定不是我的筆跡，但是三個月的審查期間，已經把我發表的文章提到了反黨的程度。

施：打成右派的導火線，好像是你那篇「在橋樑的工地上」吧？這篇作品是如何符合你主題先行的構想？

劉：這篇後來被稱為毒草的作品，1956年四月發表時引起很多人注意。它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共產黨地區第一篇批判共產黨本身的作品，前一年我在蘭州參觀黃河大橋，就在那個橋樑工地上，發現了一個幾乎是現成的素材，和我幾年來一直企圖加以表現的思想一拍即合。我早已感覺到中國應該進步得更快些，但有的領導者思想保守、故步自封；工地團委書記介紹一起重大事故的前前後後，很合適符合我的「主題先行」的構想。回到北京，幾天就寫了出來。發表後，基本上被認為是健康的。五六年秋季我的「本報內部消息」和王蒙的「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這兩篇作品一出來，情況就有了變化，匈牙利事件震盪波

生活 濃似醞釀 小說 淡若清水

訪問劉賓雁

劉賓雁，大陸老百姓心目中的「劉青天」，
廿歲寫的報告文學「在橋樑的工地上」
批判共產黨內部，被打成「反黨反社會主義的
右派份子」，降到社會的最底層長達二十多年。
文革後繼續以筆為劍，為民請命，
挑戰官僚特權，揭露極左路線遺毒。
為有冤無處訴的中國人民打抱不平所招致的懲罰，
其中一項是開除黨籍。
十月初，我在北京兩次訪問這位
正氣凜然的作家，他神采依舊，恬然平靜，
只有在憂國憂民時，才又聽到嘆息聲。

施叔青這篇訪問，曾在去年12月23日中時人間副刊經過刪節重要部份後刊出。本文是劉賓雁被開除黨籍後第一次接受重要訪問的全文。

攝文■施叔青

麼了不起的事。

同人民對我的期望相比，同中國大陸極其豐富而多變的現實相比，我這幾年寫得太少了。今年擱筆以來，更覺遺憾。還有很多很多要說的話沒有說完。但願我生命的衰竭不要來得太快。

1987年11月2日

原刊《八方》第七輯。

題，可以追究「誹謗罪」了。

這時，我總該回味一下幾年來朋友們的規勸和高層的告誡了。懸崖勒馬，此其時也。我確是做了最壞的準備——其實幾年來也並未期待甚麼好的下場，然而卻並未改弦更張。不過也不是執迷不悟。

原因說起來也很簡單。伴隨著個人危險步步深化的，是廣大群眾對我日益強烈的要求和期望，而這又是中國現實中那些既妨礙現代化大業又挫傷人們的希望和信心的黑暗與腐朽還在發展的結果。我每年有一半時間在各省奔走，在北京也不斷有各地、社會各領域的信息向我襲來。我已深深陷入這兩種力量的包圍。同時我時時感覺到背後有日益強大的人的洪流在推我前進。一種力量使我焦慮，令我憤怒；另一種力量給我鼓舞，使我有恃無恐。我因而不能自拔，欲罷不能了。

於是，我便繼續走下去。前面等著我的會是甚麼呢？未必就是深淵吧，我想。

1987年5月；大興安嶺大火的消息公諸報端時，我的反應不同於常人。我立即想到我的辦公室中那兩尺來厚的材料，全是揭露和控訴大興安嶺黨、政和經濟界的黑暗的。現在，沒有人能夠否認人為因素在這場大火的起火和災情的發展中所起的作用。

從1980年起，就有一批又一批的大興安嶺人找我傾訴他們在反對貪官汙吏中遭到的打擊迫害了。那裡無法無天的犯罪令人髮指。我曾多次答應去採訪調查，1983年夏甚至都到了大興安嶺邊沿，但終因得不到支持而作罷。

令人悲哀的是，恰恰因為這支筆能夠起到利劍的作用，就加意對它施加種種限制。

其實，哪怕只看一看那些應受懲辦的人在這支筆的面前顯露出來的驚惶和仇恨，就足以測定它的威力了。

記者和作家們本身，也並不都願意發揮自己手中筆的力量。年年都有北京中央一級報刊的記者或作家到大興安嶺採訪或參觀，讚美那裡森林的詩文也不少見。但是對於森林瀕於死滅的危機及其人為的原因，卻很少有人觸及。我曾問過一位比較年輕的記者：你既然去了大興安嶺，何不過問一下那裡的嚴重問題呢？那是一個黑暗王國呀！他說，他不願意陷到那裡去，拔不出來。

令人振奮的是畢竟有一批有才華又富於社會責任感的年輕的記者和作家衝破重重障礙生長起來了。我無法歷數他們的名字。僅在報告文學界，蘇曉康、賈魯生、麥天樞、李樹喜、錢鋼、沙青等人，已經稱得上是一支精幹的隊伍了。只有當你對中國新聞界與報告文學界1981年以來日益艱難的境況有所了解，你才不至低估這些人有勇氣拿起筆來並至今沒有擱筆是件多

開拓》雜誌上，因這篇文章，雜誌被迫「暫緩發行」，你也受中央最高層的批評，1986年秋天，又盛傳你退出文壇。

劉：其實從1979年我第一次講話、發表首篇作品起，哪一年也沒太平過。

1984年以後，作品愈來愈少，和所受到的阻力不斷增大有關。1985年在《人民日報》上只寫了一篇報導，是關於貴州一個大學生的，這青年畢業後不要鐵飯碗，不願成為國家的負擔，找志同道合的人去搞經濟，完全是正面的，因為好些題材限制我不能寫了。從1984年秋後，我揭露陝西省問題的文章，就不得不把正面、反面人物的真實姓名隱去了，連地名也是假的了，但告我狀的照告不誤。1985年，情況進一步惡化，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派了一個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調查我好幾個月，我只好為自己寫了一個申辯書。

施：《我的檢查》就是這時寫的，你的《古堡今昔》揭發了西北電力設計院黨委書記魏榮章，近三十年來不斷迫害該院知識分子：自殺的、被開除的、正常人被迫送進精神病院的、強迫勞改的數不勝數，令人髮指，更可怕的是這樣的壞人卻是「刀槍不入，所向無敵」，還得到「一級黨委」的支持，用了中央的黨組織機關報整版篇幅為自己辯護，又指稱你的《古堡今昔》嚴重失實，簡直無法無天……

劉：我的《人血不是胭脂》就是為反駁而寫的，《古堡今昔》發表之後，引起強烈的反擊，有人還進一步提供揭發和控訴材料。前面說過，我在揭發魏榮章時，還手下留情，隱去他的名字。

施：可見你用心不只侷限於為數目可觀的受害者伸冤，這回開除黨籍，會不會和西安有關係？

劉：這只能猜想，可能有關係。他們對我恨之入骨的。這次批判我，陝西省委書記的《陝西日報》也最積極。

施：在新聞自由的國家裡，就不可能有為民請命的「劉青天」存在，你同意嗎？

劉：如果報紙有更多的新聞自由，各種事件、問題都可以在報上披露，喚起社會輿論，只有在既然見不了報，又不能訴諸法律的情況下，老百姓求告無門，才只好找上作家，用報告文學方式揭露冤屈。上訪找到我的，不少是二、三十年歷史的冤案，你聽了都要掉淚的。

施：報喜不報憂，似乎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傳統，蘇聯、東歐也一樣嗎？

劉：過去也是這樣。中國模仿史大林那套作法，盲目接受，這只是一個因素，另一個原因是過分自信，以為有了錯誤，自己會發現、糾正，還可透過《內部

延安曾有個牆報，叫「輕騎兵」，後來遭到批判。

我說過，很多人勸我洗手不幹，八年來壓力一年大似一年，我是被一個強大力量推著往前走的，那就是人民的期望和囑託。常常是清晨一早開門，上訪的人坐滿樓梯口，中午回來，又有人在門口等著，晚上剛端起酒杯，敲門聲響了……我常常在想，即使是一個外國人，對這些人的遭遇也不會無動於衷的，所以實在是欲罷不能，今後條件允許，還是要寫，希望他們不會剝奪我寫作和出版的權利太久。

施：總不至於再把你關起來吧？

劉：到1987年1月為止，我估計最壞的可能就是不允許我發表作品，沒想到坐牢。這次開除黨籍，這個危機就來了。開除決定中有這麼一句話，說是我的很多報告文學作品都「顛倒是非、造謠中傷」，這就觸及到法律了。其實，從1985年就有人到法院告狀，由於我的文章構不成毀謗，法院不肯立案受理。現在我的政治地位變了，又有人暗示和撐腰，那些人便又告個不休。縱使我的作品有些枝節上的小錯誤，但在主要事實與情節上從無差錯，從來沒把好人寫成壞人，或顛倒過來，甚至從未把問題寫過頭，總是寫得不夠，根本不應存在毀謗、誣蔑、陷害的問題。

施：開除黨籍的罪行之一，是說你寫《人妖之間》、《千秋功罪》等，「都是為了展示一個真理，就是中國共產黨的腐敗。」

劉：1986年11月底，學運前夕，我到天津南開大學講演，場面的熱烈比南京大學有過之無不及，台下根本站不住了，聽眾擠到講台邊，我說上台吧！一直坐到我腳下來。那次演講，我的原話是：「我寫《人妖之間》和《千秋功罪》的目的，都是為了揭示一個真理：就是共產黨的腐敗、嚴重疏忽職守的共產黨官員，是犯罪分子所以能夠得逞、王守信之流貪汙分子能夠存在和發展的土壤。」

開除黨籍的決定上把這句話砍斷，只用了前面的三分之一句。其實，在1979和1982年，我還既不認為中國共產黨的腐敗是非常嚴重的，也不認為是普通的，我是為了療治那些病態才寫那兩篇作品的。

甚至到了1984年，我對整黨仍然非常熱心，那是我最活躍、最繁忙的一年。我收到的讀者來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說：看了你的作品，感到振奮。中共中央既然允許這樣尖銳揭露性的文章發表，就證明它是有勇氣正視自己的問題和有決心改正的。前幾天還有一位讀者說：「我懷疑開除你黨籍的人是否看過你的作品。」

施：這幾年來，你麻煩不斷，1984年清除精神汙染，你就開始受到壓力，1985年《第二種忠誠》發表在《

成中國人民，特別是勞動人民的一份子。假如不是反右，我不敢說我現在的思想感情是這個樣子。反右以前，我已經開始過上層生活了，物質上、政治上都很優裕，而人民的生活那時已經開始出問題。到五八年以後差距更是越來越大。

打成右派後我一下子掉到社會的最底層。在農村，假如我想吃肉、吃白麵，要農民有肉吃有麵吃我才吃得到。大躍進時浮誇老百姓什麼時候可吃到牛奶、水果、豬肉，我都相信，還記在筆記本上。處在那樣的地步，你不可能有任何別的奢望。

被一個強大的力量推著往前走

施：劉先生，你好像每十年就要被批判一次，這回被開除共產黨黨籍，是個沉重打擊吧？

劉：是打擊，但也不認為是很壞的事。透過這件事，看到中國進步了。1957年七月一日宣布我是右派，便再沒有一個人敢和我講話了，這一次廣大群眾都認為這樣做是錯了。素不相識的人寫信、寄錢、寄藥來給我，有的還怕我像1957年一樣沒有工資，跟朋友商量好了，如果我被關到牢裡，每個月將合起來承擔我家用……大陸人一般寫信不多，這一次又擔心好不容易寫了信給我，怕我收不到，信封上註明「不許扣壓劉賓雁信件」、「這封信是受憲法保護的，不許拆看」，幾千人衝破對他自己和對我都可能不利的障礙，仍然寫來那麼多信，三分之二以上還署了真實的姓名住址，這是很令人感動的……我一點也不後悔，幾個月中間，我幾乎成為全中國人的話題（包括海外同胞），得到那麼多人的關注、同情和支持；收到十五、六歲的中學生的來信，受到七、八十歲農民的關心，實在有些受寵若驚。我覺得我得到的遠遠超過我付出的，更遠遠超出我失去的一切。我一點也不後悔，我覺得我做對了。對我的懲罰愈重，愈說明這幾年我多少對促進社會進步起了一點作用，所以我很欣慰，一點也不懊喪悲哀。

施：在你之前，有過為民請命而同樣遭殃的前例？

劉：有。我所知道的最早一個事例是1947年，蘇北一個縣搞土地改革，一個幹部看中地主一件皮襖，還有其他貴重物品據為己有，以當時的紀律是不允許的，一個叫滕天羽的年輕記者把這件事揭發，在《鹽阜日報》登出來，記者的父親遭到報復，捏造罪名給槍斃了。滕天羽開始告狀，搜集很多冤案的證據，四十年過去了，官司還沒打贏，那幹部後來在安徽當大官，告狀的記者受到壓制迫害，這是據我所知，最早公開批評不正之風而遭到打擊報復的。

作家寫批評文章的，早期的丁玲、蕭軍等人，當時

及到中國，空氣開始不同了。1957年一月，「中國青年報」討論我和王蒙的作品，會前每人發一份王實味的「野百合花」，這一來，等於給我一種無形的壓力，說明人家把我們的作品和王實味的同等看待。我從此悟出一個道理，「反右運動」有它的歷史必然性。

1957年四月我應命到上海採訪永大紗廠工人罷工。共產黨的報紙能報導反對共產黨幹部的罷工，這是唯一的一次。我對上海的大鳴大放活動很關心，採用兩個熟悉上海文藝界情況的記者所提供的情況，寫了一篇「上海在沈思中」，觸及了黨對文藝的領導，也激惱了市委書記柯慶施。毛澤東親自過問此事，說我想把中國「搞亂」，結果舉凡我在上海的講話、文章都已構成罪狀，成為第一批黨的右派中的一個，在報上公開點名批判達幾個月之久，名聲被搞得很臭。反右開始，我擔心自己可能受波及，從沒想到自己是一個反黨社會主義的右派份子。回想起來，罪名和這次開除黨籍是一樣的。這一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也沒想到自己會被開除出黨，可見我是一個不可救藥的樂天派。

施：被劃成右派後，你變成一無所有……

劉：可以說是被剝奪了一切，我的革命資歷、水平、地位、貢獻、工資、黨籍全沒有了，一個月給個人生活費二十元。我因為歷史沒有問題，雖定為「極右」，但是沒有被開除公職，而是「留用察看」，並且是「中國青年報」唯一一個享受「高級知識份子」待遇的人。下農村勞動將近四年。打成右派之後，最痛苦的是兩件事：第一件，你是賤民，不是人，不是一個平等的人，誰都可以罵你，甚至侮辱你。第二個痛苦是你想做點好事，也不讓你做。

施：文革一來，你的境遇更不堪吧？

劉：我的右派帽子直到1966年三月才摘除，比北京絕大多數右派晚了五年。「五〇一六」通知一下來，文革開始，又內定把我重新打成右派，才過了兩個多月的好日子……後來又懷疑我是蘇修特務，懷疑我是叛徒，重新戴帽，隔離審查，把我關押起來。1968年到1972年四年不准回家，不准同家人說話。「五七幹校」時，我愛人、兒子也下去了，見面都不能說話，女兒來幹校探親，也不准見我。

在幹校最後幾年，人走得差不多了，只留下我們一些問題嚴重的廢人。既然分不出去，就幹點翻譯吧，手頭有本二十多萬字的日本-俄國歷史書，明知不可能出版，還是把它譯完了，就這樣在幹校待到1977年。

施：二十幾年下放勞動，一定改變了你原有的人生方向？

劉：這是不容置疑的。這段艱苦歷程，使我真正變

參考》來解決。他們認為不能公開，一公開就渙散了人心，使人們失去對黨的信心，被敵人所利用。

施：你之所以不願聽別人的勸告，寫個「內參」，或由紀律委員會去解決，是因為……

劉：我認為報紙、電台大眾傳播的功能，是任何其他東西代替不了的，一定要公開，我1985年就提出「公開化」的問題，比戈巴契夫提出的公開性還早上1年。列寧早就這樣做，我們現在看做黨的高層機密，他也公開，黨內的分歧拿出來公開討論，在黨的報紙公布。

沒有政治改革，就不能保障……

施：當前中國最大的問題還是在政治改革？

劉：首當其衝還是政治改革。幾年來的歷史證明，經濟改革不與政治改革同步進行是不行的，本來1980年8月鄧小平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做一次演說，就提出了改革政治制度的問題。當時我沒想到鄧會那麼早提出問題，所以十分振奮。不料後來又攔下來了，不是鄧不願意改革，而是遇到困難。光是工廠推行廠長負責制，削弱黨委書記的權利就鬥爭了7年，到現在還沒完全解決。政治改革勢在必行，鄧小平也看到了，實行起來阻力重重。

施：你說「沒有政治改革，就不能保障經濟改革的前進」，可不可能反過來，經濟改革來推動政治改革？

劉：當然經濟非改革不可，經濟上不去，一切無從談起。你給老百姓民主、選票，他還不一定有這要求。嚴格的說，1979年以前，中國農民沒有個人利益可言、既然甚麼都是公家的，過著兵營式的生活，幹得再好，一個勞動日還是分那幾毛錢，沒有個人利益需要他去維護。

施：可見制度本身有缺點，一切公有制，吃大鍋飯，不必競爭，一味求同，經濟當然上不去了。

劉：人民公社就是以毛為首所犯的大錯誤，中國太落後了，盲目模仿蘇聯式的社會主義是不行的，其實蘇聯的集體制度的弊病，在1950年初期就被蘇聯作家提出來了，1958年我愈看人民公社，愈不贊成。它違反了基本理論，經濟發展還沒達到那個水平也是違背群眾意願的，應該允許私有制，或是自願的合作制，不是強迫的。

史大林式的社會主義，過分強調無產階級專政，階級鬥爭愈來愈尖銳，中國受了它影響，不是發展自由，而是限制自由。社會主義有很多不同的做法，都還在摸索嘗試階段，南斯拉夫、匈牙利都出了問題，反過來說，資本主義也有不少缺點。

施：你最近對蘇聯、東歐的政治、經濟極為注意，是否因它們的體制與中共類似？

劉：我懂俄語，五十年代先後去蘇聯四次，也到過東歐。中蘇兩國相互影響，改革成敗相關，在政治改革上，戈巴契夫走在前頭，經濟改革卻不及中國。他們個體企業有很多限制，僱工也受限制，深圳等特區更是蘇聯望塵莫及的。

幸虧文革之後有了覺悟，從前我們死也不肯承認資本主義社會也有長處。五十年代中國連西方科技成果都不肯承認，那年我到波蘭訪問，看見《工人論壇報》，介紹西方的發明，當時很驚訝。現在不同了，但基本上仍然限於多學習西方的科技、企業管理，至於西方政治、文化領域的東西應不應該借鑑，仍然是個問題。

現時西方資本主義和我們概念裡的不一樣，吸收了某些帶有社會主義性質的東西，遠遠不是馬克思當年筆下的資本主義了。

施：這次「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是否影響到經濟的增長？

劉：相當多的人對共產黨改革的穩定性本來就不放心，賺了錢，不敢存到銀行去，不敢用於擴大再生產，一搞反自由化，就更不放心了，證明他的顧忌是對的，於是轉而揮霍浪費，像修祖墳、比賽誰的房子高，這就既妨礙了生產力的增長，又助長了通貨膨脹。此外，自由化又使許多從事改革的幹部和企業家提心吊膽，生怕也犯這種「錯誤」，因而裹足不前。

施：對這次運動，你是否覺得突然？

劉：不算太突然，七九年以來就是改革與保守兩種力量的爭持，從來沒平靜過。你若仔細端詳某些人的面孔和論調，還能看到文革甚至反右運動的影子。

經濟改革釋放出來的力量，將使企圖把中國拉向倒退的人更難如願，但是改革中不可避免會出現一些消極現象，如因失誤（以及敵視改革所造成的障礙）而造成的損失，又可能被人用來歸咎於改革。比如物價上漲，真正的原因不在於改革，甚至往往是由於改革不夠徹底、改革受到束縛。

總的說來，大陸在進步，這進步是不可阻擋的。誰也沒有力量把中國拉到1965年去了。然而進步的速度如何？還要付出多少代價？會不會出現新的曲折？這就很難預測了。

我把重點放在貧困與愚昧

施：你對你本人的前景怎樣看？

劉：同樣是樂觀的。固然，我的幾本書和別人寫我的幾本書目前還不能出版，我也不能出國（劉賓雁於1987年底獲當局批准他在1988年訪問美國，編者按），但我相信這都是暫時現象。並且，它們都不影響我研

究我所要研究的問題，和準備我以後要發表的作品。我只恨自己時間已經不多，工作條件也不理想，我如再年輕10歲就好了。

在目前條件下，我不想發表作品，將來會寫些什麼東西呢？大概不會大變，「一個人只能寫自己熟悉的東西」，這句話，我認為還不如「一個人只能寫引起他內在衝動的東西」更有理。我相信遺傳基因的力量，一個人的命運在娘胎裡就基本上定下來了，所謂「秉性難移」是也。在有些方面，我知道我很低能，比如寫愛情我就不行。好幾個女性說：「你不瞭解女人」，我承認，好在有很多作家在寫。

寫政治，又確實很難，政治不同於生死、愛情這類題材，它不直接觸及人性，故不易感人。我要寫的小說，不會很寫實的，還可能有一點魔幻，然而又會是對中國人有點震撼性的，這一點和台灣作家陳映真的觀點很一致，我欽佩他、喜歡他，可是偏偏接連三次錯過見面的機會。

施：聽說上回你訪問西德，德國人自我批評納粹的精神，令你頗有感觸，你曾將它和文革來比較。

劉：1956年西德總理、社會民主黨首腦布蘭特第一次到波蘭，在無名烈士碑前，雙膝跪倒，為納粹暴行懺悔。日本人特別是很多政治家和實業家就沒有這種氣魄，對中國沒罪衍感。

德國人不厭其煩的自省，使我愈覺得反右、文革要好好來思索。1957年至少有幾十萬知識分子被打成右派，某些縣裡小學教員，幾乎沒有一個能倖免，這對教育是個極大的摧殘，後來民辦教師，程度太差，影響了幾代人的教育，怎麼可以小學畢業教小學、初中畢業教初中？但是從後來的歷史發展看，反右雖然已經付出了很大代價，但左的一套並不臭。第二年的大躍進不是照樣萬馬奔騰嗎？1960至1962年的困難時期大飢荒仍沒使人們覺醒，到了可以吃飽肚子了，不是又掀起了「學雷鋒」、「學王杰」、「學焦裕祿」嗎？要不是文革這場浩劫，中國仍然不會拋棄那一條左的路線。

文革的起因，到現在還沒弄清楚，太複雜了，不僅僅是個人迷信和一群年輕學生的幼稚，剛開始時我也是擁護的。反官僚腐化，搞了多少運動，始終沒能解決，當初以為文革不失為一種解決的方式。

施：到目前為止，反映五七反右、文革的大作品仍未問世，不少作家認為是距離感還不夠所致，你同意這看法嗎？

劉：絕對不同意。歷史上寫當代、甚至寫眼前發生的事件的作品而成為世界名著的還少嗎？何況歷史顯然加快了速度，從前要蓋棺才可論定，現在功過是非

活著時已經很清楚了，給我條件，我馬上可以寫出一部反右、文革的文學作品。我相信有些作家現在正在埋頭寫這類小說。

施：你的報告文學，一直把重點放在批判官僚、體制上，而且近年你很著急地想反映腐化不正之風，思想深度似乎沒多大提高，當然影響力比以前更大，但是否應該從文化、民族性問題去反思，這樣寫出的作品才會更龐大精深？

劉：我一向把重點放在貧困與愚昧，這是極左路線造成的，又是那條路線的基礎。至於更深一層的歷史文化、心理結構有很多小說家在寫，我沒曾去細思。我仍然認為政治、經濟制度是中國主要問題。

《關東奇人傳》可能開始觸及你所說的那個層次，我寫了一個非凡的人在中國的的地位，他的活力、積極性、創造力和聰明才智怎樣長期受到壓制，其中就寫到土改以後，中國貧苦農民的自私與貪婪怎樣破壞集體經濟和殘害真正為他們本身的利益而獻身的人。

以後我想分一部分精力來寫小說。報告文學受材料限制，只能觸及到一個局部。小說概括社會的總體，可以寫得更深刻。

施：你寫過小說嗎？

劉：寫過幾篇。一篇是《警告》，結尾太直露了，1979年底我看到左的勢力還很強大，我受了一件事的啟發：康生的骨灰盒本來放在八寶山很重要的地位，「四人幫」垮台了，很多人朝那個骨灰盒發洩自己的仇恨和憤懣，這才被扔到一個小房間裡去，還朝它吐口沫。《警告》是寫這些人的下場，想像了幾個鬼魂，警言後來者不要走這條路，遺臭萬年。

生活濃似醞釀，小說淡若清水

施：你的文學觀直承五四以來知識分子的傳統，強調作家必須介入、干預生活，談談你對近兩年大陸文學風潮的看法？

劉：我頭一個感覺就是近兩年小說創作同生活不大諧調。在評論界和非評論界的提倡下，小說愈寫愈「淡」。人物要「淡化」、情節要「淡化」、甚至「淡」到完全消失的程度。現在作家中多年來流行一種說法，主張作品離社會、政治題材愈遠愈好，彷彿文學只要一沾到社會、政治，藝術性就自動消失了。這其實是對文學史的無知。就以拉丁美洲文學為例，它在世界文學史上創下新的高峰，這些作品不僅政治性強、藝術性也強，寫政治、社會性很強的題材，不見得就會損害藝術性。

我不反對作品中藝術性、技巧上的提高，也不排斥學習某些現代派技巧，但決不能捨本求末，犧牲內容，

這是沒有前途的。我主張面對現實，在藝術上提高自己。

施：聽說你對近年來風行的「尋根」作家很有看法？

劉：上海《收穫》雜誌創刊30週年，我寫了幾句話：「大時代有權向作家索取大作品，中國畢竟有很多事是作家沒有權利迴避的，我就不信這樣的作品寫不出藝術的魅力。」中國面臨的是出現震撼人心的大作品的時代。我敢說，世界上沒有第二個國家，像今日中國這樣經歷如此廣泛、深刻、充滿戲劇性衝突的前所未有的大變革過程。從政治、經濟、文化到社會心理，每一個方面都在發生變革，今後幾年、幾十年中，歷史將不斷以出人意表的形式推出一些使人驚喜、使另一些人擔憂的現象。

就這個意義而言，中國作家是富翁，如果哪個中國作家會苦於找不到新鮮而有意義的題材，那也是一百年以後的事。生活愈來愈濃化了，實在是生活濃似醞釀，小說淡若清水。這種現象，恰恰發生在文學尋根熱的時候，但是我並不反對作家們對民族文化傳統與民族性格的探索時，近年來也有一些作家如賈平凹、韓少功、鄭義、朱曉平等寫出了很有價值的作品。

我甚至不反對有少數作家「為藝術而藝術」，只要態度是嚴肅的。我覺得大陸文學界最令人擔憂的問題還不是熱衷於形式和技巧，而是某些頗有才華的作家失去了對人生和對藝術的嚴肅態度，不自重也不尊重讀者。

大陸刊物多，出版社也多，較易成名，而一旦成名，生活條件便優越起來，出國的機會也多了。這本來也不是壞事，但如果因此而滋長起高等華人意識或貴族意識，和生活、和群眾的距離愈來愈遠，那就可能埋葬自己的才華。

我最近常想起俄國貴族作家托爾斯泰和屠格涅夫對於平民的感情。如果中國平民出身的作家對於本國平民的感情還比不上一百多年前外國的貴族，豈不可悲？從美學的意義上看，可以說藝術是人類的一種遊戲（非功利性），但是如果作家個人對人生、對創作的態度像遊戲那樣輕率，恐怕就走上邪路了。照說作家們表現一個民族的特性就離不開那個民族生存其中的社會現實的特性，從而也是那個民族作家的特性，表現於他們的作品。硬要在20世紀80年代的中國培養出一個喬布斯，固然不是不可能，然而中國畢竟是今天這樣一個中國，距20世紀20年代以前的歐洲很遠。

施：據你看，作家們遠離生活，不關心社會，追尋個人，是什麼樣的背景促成的？

劉：青年作家遠離社會這種傾向，我並不完全責怪他們，他們也有苦衷。從八〇年起，青年作家中認真關注現實的，明顯的減少，是由於一種無言的提倡。

寫我這類作品會帶來麻煩，有一定的危險性，寫一些促使人們思考的作品就會導致我今天這樣的下場，中央領導不是沒有人支持我，還是搞到我焦頭爛額，說明這類作品是不受某些人歡迎的，既然如此，作家們不如寫些安全又高雅、有藝術性的作品，再說，社會責任感的度數也難掌握，低了不好，高了又麻煩，加以常有「此一時也，彼一時也」的氣溫變幻，自然不利於把人們的視線引到決定中國前途的鬥爭上來。早就有聰明的作家發出過警告：你干預生活，看生活怎麼來收拾你。

況且，據說在黨的領導下的社會主義社會裡，生活中的一切一切都早已安排得妥妥當當、合情合理，即使出點什麼問題，你那支筆又管什麼用？

施：這就觸及到文學的功能問題了。

劉：這是個幾年來大家討論不休、見解不一致的大問題。我也不主張狹隘的功利主義，一篇作品要達到什麼現實的目的，要能解決什麼問題。幾年來中國文學主題多樣化、形式多樣化，我認為總的趨勢是好的。有些作家不是沒有感情，而是有一種看透了幻滅感，看得愈多、愈覺自己無能為力，於是便走入象牙塔。我不這樣看，我作品本身說明了這點。在中國，各種年紀、身份、農村、城市的人，這次出事後，對我很大的同情和支持，他們也許只看過我一篇作品、甚至沒看過，為什麼會同情我呢？我認為生活教育了他，天天目睹的很多現象使他感到中國需要有人來把這些現象公諸於世，來為老百姓說話。我的作品印數很少，一共出了7、8本書，加起來不超過20萬冊，靠著傳閱，從上到下，數不清的人讀我的報告文學，原因是我寫的是全國人民普遍關心的問題，可惜這類作品還太少。

報告文學的質與量都不夠

施：你在作品中揭露黑暗、不公平之處，使讀者認識事實真相，達到交流共鳴目的，但對整體體制的影響，畢竟有限吧？更不用說改變它了。

劉：文學本身是有侷限性，我不是政治家，不能參與決策。中國的作家地位，和蘇聯不一樣，蘇聯一系列作家對解決現實問題起了直接作用，還在史大林時代，有位女作家，叫沙姬娘吧，用報告文學的形式，反對一條南西伯利亞鐵路的興建方案，結果政府接納她的調查和理由，終於改變了這計劃。50年代以後，特別是戈巴契夫執政以來，作家對生活的干預發揮更大的作用。中國還做不到這點，從作家本身的職能來說，這也不是最主要的，真正偉大的作品，應該透過社會和政治寫出人性，報告文學要做到這一點很難，這是小說家和戲劇家的任務。

近年來報告文學特別受歡迎，並不僅僅是讀者口味問題，而是大家對社會所面臨的問題感到焦慮。

施：以比率來說，寫報告文學的，還是太少了？

劉：質與量都不夠，應該有更多人寫、更多人關心，有些問題不能寫，能寫的，寫好了，有些刊物不敢發表，空氣稍為寬鬆，發表了，接下來便是被批評者糾纏不休，後患無窮。

令人高興的是有一批中青年報告文學作家起來了，比較突出的，北京的蘇曉康、賈魯生、麥天樞、李樹喜等人，最近蘇曉康連續寫了十幾篇，很有影響力。他的《洪荒啟示錄》報導1975年河南一個水庫崩了，一次大水災，十年後回去，災區跟原來的一樣，絲毫沒改變，災民還睡在大堤上，還住土房子、睡土坑，桌子椅子也是土的，國家的很多救濟款都被幹部瓜分了，作品發表，河南省委就告他，告得很厲害。

我不主張每個人都寫我這類的作品，只希望有十分之一的作家多花點心思、愛心，覺得有些題材應該寫、值得寫。中國作家可寫他愛寫的小說，與現實無關的，但總該拿出一點時間，那怕接見一個上訪的人，一年寫一篇這一類的文章，對他沒甚麼損失，特別是名氣大的，沒有人敢動他的。

施：1987年第一期的「文學評論」雜誌，臨時撕下你的《門外談小說》，顯然是因人廢言，哪一點觸犯了當權者，需要臨時撕下這篇文章？

劉：就我所知，1987年大陸上大約有十家刊物在一月號上發表了我的文章、講話或別人寫我的。我的事情一出來，凡是沒來得及銷毀重印的刊物，都受到追究。在大陸上，這是一種慣例，一個人出了問題，他的名字就不能再在報刊上出現，除非是批判他。拿《文學評論》這篇說，之所以必須撕掉，也主要因為作者是我。

至於文章有甚麼問題，據說劉再復在追究責任時指出過這一句話：

「在生活的某些領域裡，我們正經歷著歐洲中世紀到文藝復興的那種性質的變化」，但當場就被人駁了。我還要附帶說一句，《文學評論》是中國報刊中唯一一家應發表批判我的文章而頂住沒有發表的。主編、著名文學理論家和文學研究所所長劉再復起了決定性作用，在文學界傳為美談。

我所認識的劉賓雁

撰文 ■ 李 黎

「劉賓雁是中國最後的恐龍」

寫下這個題目，不免停下來想了想。我認識劉賓雁嗎？應該算是吧，從1980年起，8年了，在美國和北京的幾次見面、幾天相聚、加起來也有幾十小時的談話……然而我真的認識他嗎？我是怎樣的「認識」他呢？

常有人提醒我：「劉賓雁是個共產黨員——而且是最忠實的共產黨員！」

沒有錯。但我覺得不僅止於此。（當然，他現在已經不是了——被開除出黨，成了「黨外人士」了。）像每一個人一樣，劉賓雁也有他的幾個層次：首先，作為一個人；其次，作為一個中國人；再其次，才是一個中國共產黨員（或「前黨員」）。第三個層次在他所生活的那個環境的實質上也許很重要；但在心靈上，尤其在一個人作為他遙遠的朋友的心目中，他的第一個層次和第二個層次就足以構成他的幾乎一切了。

作為一個人，他既誠且真。作為一個中國人，他愛中國愛得叫人幾乎鼻酸。但是當他用同等的、幾乎是宗教性的虔誠去生活他的第三個層次，去期望他獻身的組織能如同他理想般的美好——結果當然不是。他還沒氣餒，他的組織卻已先對他不耐煩了。

在這個古老大國的古老土地上，一切令人傷心扼腕的反反覆覆顛倒，將許多曾經是被肯定的、被珍惜的價值摧毀了。廢墟中的倖存者多半是聰明、強悍而冷漠的，只有極少數的心頭還有一朵純真理想的火苗。劉賓雁便是這樣的少數傻子之一，在遍體鱗傷力竭聲嘶之餘還要站在亮處大聲疾呼。他的朋友、小說家劉心武曾對我說：

「劉賓雁是中國最後的恐龍。」

我懂他的意思，不過「恐龍」這個形象太不可愛，不是個很好的比喻。我建議用更合適的象徵：獨角獸。那個中世紀藝術品中常出現的傳說中的珍獸，潔白駿美、矯健不馴，可是只要貞女（聖母的象徵？）素手一觸，便馴服了，而牠的那隻獨角，是極珍貴的辟毒藥材……

恐龍也罷，獨角獸也罷，總是注定絕種的生命。（在20世紀末葉的世界上，許多地方，理想主義者恐怕都是。）不過以獸喻人總是不太恰當，何況喻的這個人，劉賓雁，又是個極有人味的人。

他對民族的前途一直是不可救藥的樂觀

像許多他的海外讀者一樣，我第一篇讀的是1979年的《人妖之間》（是指「人」和「妖魔」——大陸不用那個另有涵意的「人妖」一詞）。初讀完只覺得這是一篇藝術性相當高的新聞報導文學。等到知道了許

多關於他的事迹、他的處境、他刀筆直書在當時的環境中所特別具有的意義……才領悟到他比一般中國作家具有更高度的勇氣和更深沉的信念。

1980年冬天去北京第一次見到他。本來以為那年秋天在愛荷華就會見到他，因為聽說他已經在整裝預備上路了，卻橫生阻撓，未能成行。從那時認識他起，記憶中好像他從來沒有安安穩穩過日子，總是接連不斷大大小小的「運動」，或明或暗的中傷、打擊、阻礙……七年來（其實當然是更久）幾乎沒有停過。

記得第一次見面，他就很坦率地告訴我：他本來從不讀海外華人作家的作品，因為覺得跟國內沒有什麼關係，但現在他改變看法了……。他不疾不徐的聲調裡有一份令人信賴的沉穩。我本以為那位寫《《人妖之間》的「良心記者」是個只可敬佩卻不可親的「高大形象」，及想到他雖是個高大個子，卻有一種令人立刻感覺得到的自然親切。我提出對他作錄音訪問，他毫不遲疑地答應了，只因為他相信我是個關心中國的「同胞」、一個文字的「同行」，便誠懇懇地與我對談了兩個多鐘頭，讓我錄下他的每一句話。然而待我回美後重聽那些錄音時，卻怎麼也寫不出一篇訪問記來——當時實在說不上來為什麼，也許是不想使他的誠懇變為讓別人傷害他的口實，且覺得他已是心中的一個朋友，不知該怎麼整理出朋友間拉雜親切的對話？

這以後，更沒辦法跟他作錄音訪談了。這些年來有無數篇劉賓雁訪問記，都沒有了一篇是我寫的。

1982年秋天，他終於和妻子朱洪到了美國愛荷華。一直馬不停蹄地奔波、採訪、寫作，這下可以歇一口氣了——他天真地以為可以輕鬆了，放出豪言要在公寓裡天天游泳。結果是，四個月下來一回也沒游過。人忙心更忙，他幾乎無時無刻不忙著觀察美國這個新世界，比較他心中那個多苦多難的祖國。別的作家笑他成天「憂國憂民」，他還不知道人家在笑什麼。

他們夫妻倆回國之前經過加州，在我家小住了幾天。他也不遊山玩水，除了見人、談話，便是埋頭苦讀美國報章雜誌，把要留的資料剪存分類。這是最後機會了——他好像不抱任何期望會再來美國。很奇怪的，他對民族前途一直是不可救藥地樂觀，但對自己的前途則正好相反。

偌大的中國難道就靠一個劉賓雁伸張正義？

八〇年代初期的中國大陸的年輕人，跟現在的可能不大一樣吧。我聽過幾則當時他們如何盛大隆重地以英雄式場面禮遇劉賓雁的傳聞。也許故事傳久了不免誇大走樣，但核心還是差不多吧。可是私下裡這位「英

雄」是很天真的。朱洪曾對我們半好笑半憐愛地說：「賓雁這個人啊，人家對他說什麼他都信。」順便舉些不由你不信的小例子。大家笑，他也笑，笑得有幾分不好意思、幾分無奈——當然還有幾分天真。怎樣也難想像他的另一面，那嚴厲地對不平不義嫉惡如仇，絕不妥協的一面。他一笑，臉上的溝紋更是縱橫深刻。聽說他年輕時是個百分之百的美男子，而今那英雄的輪廓還在。這個魁梧的東北漢子，在他五〇年代風華正茂的年頭，就被扣上「右派」的帽子而失去了許多最基本的生活的權利。然而他始終沒有失去自身一些最美好的品質。真是個小小的奇蹟。

1983年底我再去北京時，正逢「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雖然「運動」師出無名虎頭蛇尾，身在其間膽子小些的人已是大氣不敢出，見面可免則免了。劉賓雁卻還是他的一派天真，不但見我，還邀我到他的「人民日報」報社辦公室裡去聊天。那是隆冬，偌大的水泥辦公室實在冷。那間房簡直就是他的宿舍，看來他吃、睡、休息、工作、思考、會客全都在那裡進行。各類各樣的紙張、書籍、冊頁、信件等等，堆得像小山高。愚公移山要靠子子孫孫或者靠神助，劉賓雁要移這座紙山大概也要借助奇蹟。（後來據他說：1987年春天大興安嶺的大火災，其實早自1980年以來，就不斷有人或團體找他、提供材料、控訴當地官僚幹部欺壓好人、侵佔、破壞公家財物的事；他手中這方面的材料積了兩尺厚！）我算是見識到了這位「良心記者」的工作現場和工作量了。但同時也產生了疑問：偌大一個中國，難道就靠一個劉賓雁在伸張正義嗎？

歷史總是不憚其煩地重覆不已

這個悲哀的問題始終追隨著我不去。除夕那天我離開北京，乘夜車下蘇州。夜晚的月台上，送行的劉賓雁隔著車窗依依向我揮手。他還是那麼挺拔，寬寬的肩膀上絲毫沒有被沉重的擔子壓迫的模樣。車開了，我還在想那個問題，而他的身影愈來愈遠，終於消失在冬夜裡。想到即將到來的年頭是「1984」，簡直像個惡意的玩笑。

以後便是偶有的片紙隻字，他來我去的空洞的許諾、輾轉托人攜帶的問候、以及報章雜誌上的消息和文章……唉，竟是這樣一種好像存在時空之外的友情！

然後便是1987年。一開年便是劉賓雁、方勵之、王若望三名肯關心、敢說話（而又偏偏說中痛處）的知識分子被「開除出黨」。歷史總像是不憚其煩地重覆不已，其實是人們在不憚其煩地重複前人的錯誤，而偏自以為是對的——直言敢諫者總以個人悲劇下場，殺直言敢諫者又常以全民悲劇下場……於是一幕又一

幕，讀史的人也得不憚煩才行。

各種各樣的傳聞謠言：他被軟禁了、被監視著、要吃刑事官司了……。我拿起電話來便撥到他家。總該有些不同吧？五〇年代、六〇年代，那真是呼天不應的時候。現在我可以在幾秒鐘裡聽到朱洪的聲音。許多人都打電話去，打完再打。到底要完全回頭到二、三十年前暗無天日的年代是不可能的了。

聽到朱洪的聲音我就覺得好多了。她的語氣總是那麼平靜、鎮定。這樣的妻子。若沒有她，可能劉賓雁也會有些不一樣吧。許多年前當他們最困難的時候，他在鄉下吃苦，朱洪在家獨力撫養他們的一子一女之外，還撫養他姐姐的兩個孩子，因為他姐姐也因他而受累。什麼大風大浪都過來了，然而還沒有完，朱洪當然還焦慮、擔心，因為賓雁有可能以文章內容被誣告，吃刑事官司而坐牢，受變相的「文明」的政治迫害。電話那頭是朱洪壓抑住情緒的、清清楚楚的聲音，清楚得像靜夜簷下的雨滴。

唉，他還是那麼無可救藥的樂觀

半年後，夏天，我一到北京，便迫不及待打電話給他們。又是朱洪的聲音。像是又歷一劫歸來，平靜的聲氣裡還是有著喜悅和酸楚吧。賓雁在香山。她說，因為家裡太熱太擠，但他就要回來了。「我什麼時候可以見到你們？」我幾乎是對著電話在嚷，並不全因為北京的電話太不清楚。

站在約好碰頭的地方，夏天北京黃昏的路邊，看他倆從路那頭走過來，夫妻倆都是高個子，搖著鷄毛扇，一副乘涼的打扮，怎麼也不像歷盡劫難的同命鳥……也不及多想，只覺得高興、真高興，那麼高興看到他們，胡亂地抓著他們的手搖著，笑著——

靜下來才有說不完的別後種種：這回來勢真兇險啊，以為要見不到你了。健康怎樣、胖了、胖多了，動脈硬化、血脂過高，中老年人的毛病啊。沒有工作了，收入呢，過得去的……。新添了孫子，住處真擠啊，九個人擠四間房，熱死了，過幾天兩老要上大連去，然後杭州、福建，減輕「住房危機」啊！出事之後，函電交加的，有人寄信、寄錢、寄禮物來，甚至提出要供養他們。三分之二以上的來信人用了真實姓名地址，甚至寫在明信片上。根本不怕。到現在每天家裡都還有3、5起訪客。……30年前宣佈他是「右派」時，一下變成癡瘋病患般沒人敢理會，30年後宣佈開除他黨籍，當天就有27名客人上門。

「30年來就是這樣進步的。」劉賓雁說。唉，還是無可救藥地樂觀著。

西安電影廠廠長、導演吳天明，放給我們看他那時

剛拍完的新片《老井》。（這部電影後來在幾個國際影展都得了大獎。）電影沉重感人得叫人說不出話，劉賓雁從頭到尾就是嘆氣個不停。我說你別嘆了，他嘆得更大聲算是答覆。看完了電影，我們四個人一起到吳天明下榻的飯店去聊天。只看那兩個惺惺相惜的漢子與高采烈地聊天就夠感動人了。拍電影的那個比手劃腳地說，寫文章的那個邊點頭感嘆邊掏出小本子手不停地記。真是本性難移——說了不能寫了，還是在寫，起碼準備著以後寫。

好乾淨的一個人

沒有了工作、不准發表文章，這個自稱永遠忙得在過「非人生活」的大忙人總算可以喘口氣了。他說過去幾年來，手邊永遠有十幾件「非做不可」的事，精神負擔重極了。到後來實在不能支持：答應了的事食言，積了一年半載的信回了一半便撂下，有的信連拆的時間也沒有……。而現在有時間了。竟然閒到可以與我一同看電影、吃飯、聊天、出門郊遊一整天……。人生真是充滿反諷。一直期盼著與他們的相聚，竟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得以實現的。

送我一本《告訴你一個秘密》，定價一塊九，黑市賣到二十元。他和方勵之的《言論摘編》（供處長以上幹部閱讀批判用）複印件賣到四、五十元一冊。聽起來像荒誕劇的故事，正是「荒誕寫實」。

我問他：「連你這樣的人都要開除出黨——對這個黨，你覺得像是兒子被老子逐出家門、教士被開除教籍逐出教會嗎？還是——」我幾乎是殘酷地說：「還是就當作是一個早就煩你、討厭你、不愛你的妻子，把你離掉了?!」

他有些愕然地看看我，苦笑一下，然後把自己罩在香菸噴出的煙霧裡。沉默。

離開北京的前一天又見他。我要去西安，他要去大連，一西一東，一聚又散。此後又是天涯海角。握別時的反覆叮嚀是些什麼已記不清，只記得他仍然是鼓舞我，眼睛深深地看著我的眼睛，大手掌握著我的手。好乾淨的一個人，身上沒有有一根俗骨，沒有一根媚骨。

對了，他說，他希望能再工作個十五、二十年。但是——一天，他已經60歲了，我忽然想到。

我常會忘記他的年齡、性別、籍貫（包括黨籍）——有意的忘記。這樣我才更容易記得他，那個人，一個真正的人。我願意去全心全意認識、去與他做朋友的人。而且，更要緊的，讀他那用血和著墨蘸筆寫出來的書。

（1987年12月 於美國加州）

♀

榮譽膺選去年台北金石堂系書店舉辦

「年度文化·知識界票選十大最具影響力的書」之一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全三冊》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一)

劉賓雁報告文學精選(二)

關於劉賓雁文學的評介及其他



國際知名中國大陸最重要的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的精華作品；已經在台灣結成兩巨冊堂堂出版！

在人類漫長的歷史中，文學、歷史和思想中所表現出來的真實，往往招人忌恨、疾視和逼迫。

但歷史上却總有一些不避自身的慘禍、堅持說出真話的文學家、歷史家和思想家。

劉賓雁正是這樣一個現代中國最受尊敬的報告文學家。

在官僚主義、贖職、特權泛濫，理想和信念枯頹的時代，懷著對人間性最深的信賴；

懷著對信仰、理想和愛最後的執念，

劉賓雁孤獨地撞擊一道愚昧、自私而殘酷的冷牆。

劉賓雁的勇氣、道德與正直，使他的作品

發散出不可逼視的光芒與魅力。

深深相信民衆書寫和創造歷史的劉賓雁，

向一個日益與民衆異化的社會發出最尖銳而悃誠的控訴。

從來還沒有典範性報告文學的台灣文壇，

劉賓雁的作品集中表現出報告文學的思想、道德與藝術的典範，為台灣「非小說」的思考與創作，開啓了遼闊的道路。

第二種忠誠

計編收：關東奇人傳／告訴你一個秘密／路漫漫其修遠兮／畢竟有聲勝無聲／第二種忠誠／一個人和他的影子／好人啊！你不該這樣軟弱／艱難的起飛等，計367頁，24萬字左右。

人妖之間

計編收：人妖之間／本報內部消息／本報內部消息(續)／川行隨想／在橋樑工地上／傳貴浮沈記／風雨昭昭／在罪人的背後／千秋功罪等，計367頁，24萬字左右。

人血不是胭脂

計編收：我所知道的劉賓雁／我的日記／時代的召喚／關於《人妖之間》答讀者問／劉賓雁的血淚歷程／人的解放和言論自由／路子還可以更寬些／人血不是胭脂(上)(下)／自我檢查／劉賓雁和他的時代／劉賓雁：撥開迷霧、現其真相的勇士／劉賓雁—我的朋友／「做人還是要傻一點好！」—訪劉賓雁／劉賓雁談文藝與改革等，計320頁。

- 每單本訂價：150元，(三本合購定價：450元)
- 郵撥85折／優待：單本／128元，三本合購／384元。
- (以上價格均含掛號郵費) 郵撥帳號：1174647~3號

人間出版社

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7091920~3

南方叢書出版社

地址 台北市樂業區興隆路二段196號8F之1
電話 (02) 9343174 · 9343732 · 9312662
傳真 / 1159975-7 南方叢書出版社
總經銷 / 學英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新學問叢書 9

愛欲與文明
EROS AND CIVILIZATION

馬庫色 / 著
羅麗英 / 譯
定價 / 170 元



新學問叢書 10

文明及其不滿
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

佛洛伊德 / 著
賴添進 / 譯
定價 / 90 元



□ 各類叢書郵撥九折。

□ 南方雜誌訂戶一律八折優待。

□ 學生個人、團體一次訂購十本以上者，另有優待辦法。

請洽發行部9312662顏小姐。

新藝文叢書 5

文藝社會學

羅·埃斯卡皮 / 著
顏美婷 / 編譯
定價 / 210 元



新藝文叢書 6

符號學導論
ELEMENTS OF SEMIOLOGY

羅蘭·巴特 / 著
洪顯勝 / 譯
定價 / 140 元



新藝文叢書 7

當代文學理論

T. 伊格頓 / 著
鍾嘉文 / 譯
定價 / 210 元



當代文學理論

人間出版社

● 理想 ● 知性 ● 信譽

八五年後，包括台灣在內的全中國改革開放的總趨勢下，人間出版社決心以她的理想，知性與品質，和讀者一道，共同建設優秀、豐富的出版文化。

- 郵購單冊85折，五冊以上8折，五冊以內每本請另加掛號費8元，一律掛號寄書。
- 歡迎親自駕臨選購，人間地址：台北市敦化南路737巷8號1F 電話：(02) 7091920-3
- 另徵義工及駐校代表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通信欄

<input type="checkbox"/> 非洲人間	水木田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與土地	阮義忠著	定價280元	郵購238元
<input type="checkbox"/> 植物之美	陳月霞著	定價500元	郵購425元
<input type="checkbox"/> 讓我牽著你的手	李文吉等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影像新銳	阮義忠等著	定價190元	郵購162元
<input type="checkbox"/> 留下來的影象	洪裕正著	定價300元	郵購255元
<input type="checkbox"/> 趙南棟增訂再版	陳映真著	定價100元	郵購 85元
<input type="checkbox"/> 第二種忠誠	劉寶雁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妖之間	劉寶雁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人血不是胭脂	劉寶雁等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金水孀	王拓著	定價150元	郵購12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台北·台北(上、下冊)	王拓著	定價500元	郵購425元
<input type="checkbox"/> 牛肚港的故事	王拓著	定價200元	郵購170元
<input type="checkbox"/> 在血泊中航行	鍾喬著	定價 80元	郵購 68元
<input type="checkbox"/> 創意編輯	沈怡譯	定價320元	郵購272元
<input type="checkbox"/> 公害大輸出	楊憲宏等譯	定價120元	郵購102元
<input type="checkbox"/> 卓別林傳	邵君牧譯	定價130元	郵購111元
<input type="checkbox"/> 布萊希特傳	李健鳴譯	定價210元	郵購179元

請您在欲購之書前方格打✓，謝謝！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請注意：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明，以免誤寄。二、紙幣兌換存摺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日，存入入帳，必要時，可請存款局先以電話通知櫃檯中心局，俾其通知到帳中心局，俾其通知到帳。三、因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四、電話掛號等原因無從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

本聯由劃撥中心存查

工作站號

登帳編號

手續費	元
次	元

日期

存款金額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局郵號	
帳號	11746473	戶名	人間出版社
寄款人姓名	住址	電話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末加一零字)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局郵號	
寄款人姓名	住址	電話	

收據號碼：

局號：

經辦員：_____

經辦員：_____

主管：_____

主管：_____

手續費	元
次	元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局郵號	
帳號	11746473	戶名	人間出版社
寄款人姓名	住址	電話	
新台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末加一零字)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局郵號	
寄款人姓名	住址	電話	

◎存款後由郵局製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此聯不必填寫，但請勿撕開。

也，這當然是必要的資金，也是信譽的基礎。有建立在理想上的高度信譽，值得你依賴和支持。

3. 信譽

好書的原點是好的著作。人間出版社和台灣、北美、香港、大陸最優秀的作家、思想家、政治家、藝術家的聯繫。

2. 知性

出版了出了劃分，人間出版社的理想到底是什麼？

1. 理想

人間出版社

理想 • 知性 • 信譽

國外訂閱價格：

地區	年份	1年	2年
港澳區	NT: 1696元(水運) US: 60.6	NT: 3232元(水運) US: 115.4	
	NT: 2404元(空運) US: 86	NT: 4648元(空運) US: 166	
亞洲區	NT: 1900元(水運) US: 68	NT: 3640元(水運) US: 130	
	NT: 2644元(空運) US: 94.4	NT: 5128元(空運) US: 183	
歐美區	NT: 1900元(水運) US: 68	NT: 3640元(水運) US: 130	
	NT: 2872元(空運) US: 102.6	NT: 5584元(空運) US: 199.4	

Ren Chian Magazine

NO. 8, LANE 737, TUNG-HWA. S. RD., TAIPEI
TAIWAN, R. O. C.

● 國外訂閱人間雜誌，請將地址與姓名以中英文書寫清楚，連同劃撥單寄回本社即可。(支票抬頭請指名Ren-chian Magazine)

請存款人注意

- 一、如須限時存款請於存款單上貼足「限時專送」資費郵票。
- 二、每筆存款至少須在新臺幣一元以上但存款尾數不在此限。
- 三、倘金額誤寫請另換存款單填寫。
- 四、本存款單不得附寄其他文件。

新訂戶 續訂戶編號 _____

訂戶姓名：

訂閱日期：從 _____ 年 _____ 月起 至 _____ 年 _____ 月止。金額 _____ 元

電話：

地址：

職業：

請開收據 不開收據

收據地址：

收據抬頭：

統一編號：

●一年訂費1480元 半年訂費750元
掛號投遞(每期另加郵費10元,全年120元)

此欄係備寄款人與帳戶通訊之用，惟所作附言應以關於該次劃撥事項為限。否則應請換單另填。

重事業，也要重健康！

勞心勞力，工作過度，體力消耗，身心疲乏；
充沛活力，請吃克補！



克補*

膠衣錠



台灣氰胺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南京東路二段137號8樓
電話：5063222(10線)

總代理 / 曜立股份有限公司

台北市光復南路204巷2號2樓之2
電話：(02)7312266·(04)2240311
(07)2215423



當您工作繁忙緊湊，勞心勞力，體力透支容易身心疲乏之時，克補能促進體內新陳代謝，使你活力充沛，迎接工作挑戰。



讀完這一期人間，如果您有一份激動和感銘，請立刻採取行動，訂閱人間，實踐您的理想·愛和希望。

- 訂閱全年12期1480元，半年6期750元。二年訂閱特價：2800元
- 台灣地區學生優待：全年1380元 / 半年700元
請附學生證影本直接寄本社。二年學生訂閱特價：2600元
- 永久訂戶：16,000元

◎存款後由郵局掣給正式收據為憑，本單不作收據用
◎帳戶本人存款比號不必填寫，但請勿斷開。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通知單			
收 款 人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1 0 0 8 7 9 1 0		
戶 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名	郵局郵號 (郵遞區號)	
	住址		
	電話		

主管：

經辦員：

本聯經劃撥中心登帳後寄交帳戶

手續費 次 元

登帳

郵政劃撥儲金存款單			
收 款 人	帳 號	帳號未滿八位數者，帳號前空格請填0。	
	1 0 0 8 7 9 1 0		
戶 名	人間雜誌社		
新臺幣： (請用壹、貳、參、肆、伍、陸、柒、捌、玖、零等大寫並於數末加一整字)			
寄 款 人	姓名	郵局郵號 (郵遞區號)	
	住址		
	電話		

主管：

經辦員：

經辦局號 帳 號 日 期 存 款 金 額

登帳編號

工作站號

手續費 次 元

請注意：
一、帳號、戶名及寄款人姓名住址請詳細填寫，以免誤寄。
二、抵付交換票據之存款，務請於交換前一、二天存入，必要時，可請因電話故障等原由無法及時通知者，應由存款人自行負責。